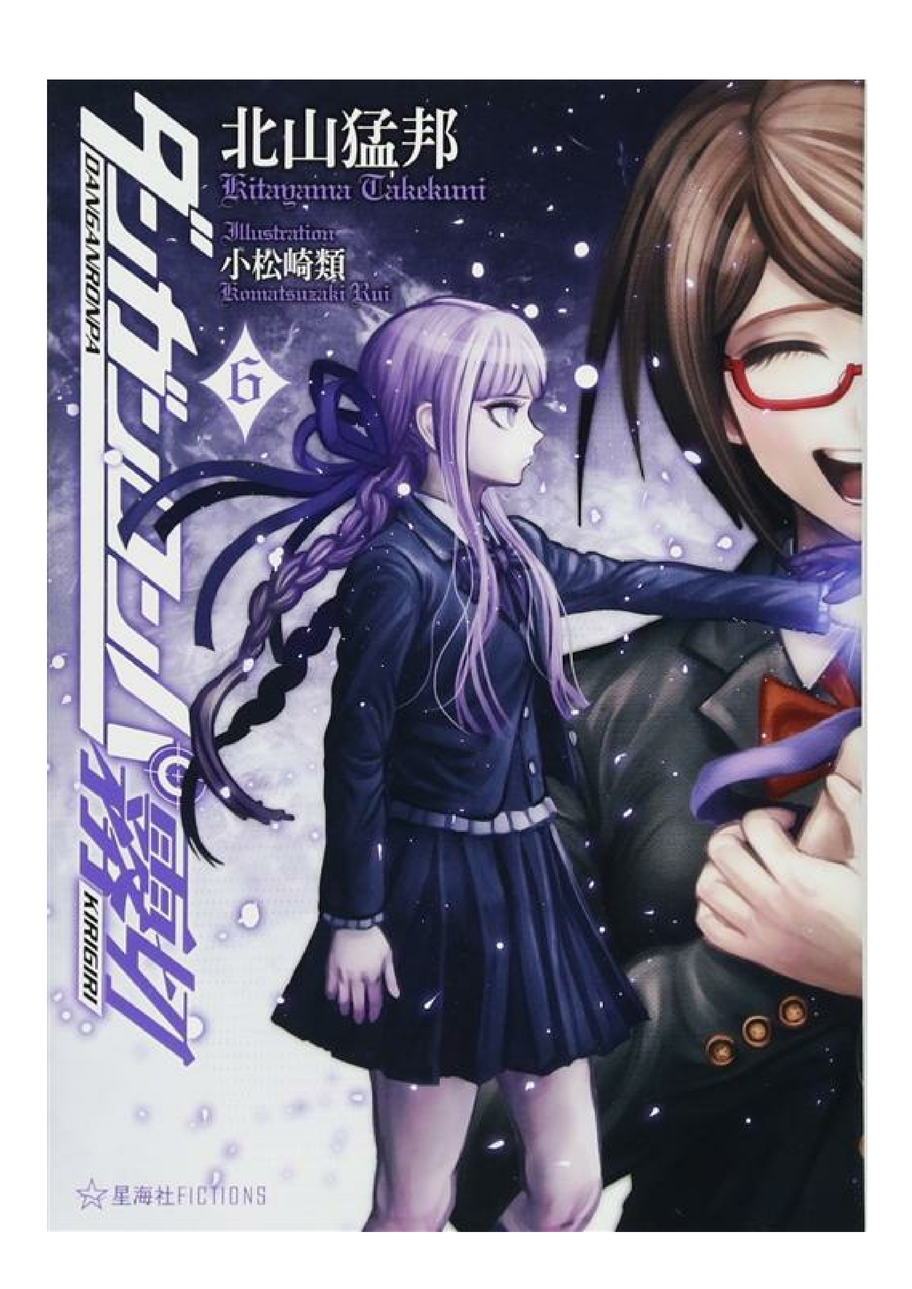


ダンガンロンパ霧切
DANGANRONPA KIRIGIRI
北山猛邦
Kitayama Takekuni
Illustration
小松崎類
Komatsuzaki Rui
6
星海社FICTIONS


北山猛邦
Kitayama Takekuni
Illustration
小松崎類
Komatsuzaki Rui
6
DANGANRONPA
KIRIGIRI
星海社FICTIONS

目录

录入信息

《弹丸论破 雾切6》

ダンガンロンパ霧切 6

著：北山 猛邦

イラスト：小松崎 類

翻译：Fragrance

博客：行寒录

排版：我

https://fraha.lofter.com/tag/%E5%BC%B9%E4%B8%B8%E8%AE%BA%E7%A0%B4%E9%9E

第一章 Shoot down the angel

敬告侦探

倾听黑之呐喊

地点 魏德伦山庄 3亿

凶器 绳 索 1000万

凶器 小 刀 500万

手法 脚 印 2000万

其他 密 室 2亿

其他 滑雪用具一套 500万

总开销 5亿4000万

以上述开销，召唤以下侦探

铃枪元介

现在——AM 06:30

距离目标292米。

气温零下5度，湿度72%。

顺风，风速7米每秒。

黎明将近之时下起了小雪。

雾切披着白色外套，匍匐在雪上，从目标那边应该是看不到这边的，但考虑到对方的能力，绝对不能疏忽大意。

“雾切妹妹，手。”

我牵起她的右手，用双手包裹住。她的指尖几乎跟雪一样冰冷。

我就这样焐了一会儿她的手指。

“谢谢……结姐姐大人，已经可以了。”

雾切的手从我手里抽走了，回到枪的旁边，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注视着那只手。

“——上弹。”

她把枪栓拉柄一推。

命运的子弹被送进了膛室。

然后她小小的手指扣在了扳机上。

“随时可以开枪了。”

不久之前——AM 04:44

暖炉的火势开始变弱，聚在待客室里的男人们脸上蒙上了乌云，其中也有人因为撼动着窗户的风声而畏怯不已。

雪还在下个不停。

“已经没有木柴了，到了这个时候，只要是能烧的东西什么都可以，总而言之至少要保证暖炉的火不灭。”

男人们纷纷站起，开始把之前坐在身下的椅子用力往地上摔，把它们弄坏，破坏的声音回响在静谧雪夜之下的山庄里。摔得七零八落的木头碎片接二连三被扔进暖炉里。

与此同时，一名女子抱着膝盖坐在沙发上望着他们，一副觉得这种力气活就应该交给男人干的样子。男人们环绕在暖炉周围，他们的狂躁身影映在地板上，看在女子眼中显得尤为滑稽。

然而这名女子的兴趣并不在他们身上，而在一个跟她一样蜷缩在沙发上的孩童身上。

这孩童的性别和国籍都令人难以分辨，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印象。

身材娇小，手脚纤细，皮肤苍白得几乎让人感觉不到血液的流动，本以为这孩子可能是太冷了，但这孩子的上衣却没有披在肩上，而是叠起来抱在怀里。孩子身上的西装背心和领带显得不合时宜，让人联想到外国老电影里面上流阶层的儿童。

他——也有可能是她——察觉到了女子的视线，报以柔和的微笑。

一个充满了谜样气氛的神秘笑容。

“……你不冷吗？”

女子尴尬起来，向他抛出一个问题。

他只是点了点头，用深邃泉眼一般的眼睛回望着女子。

“你从哪里来的？”

“一个很远的地方。”

他第一次出声了。

即使如此，这孩子的性别还是让人难以分辨。

“名字叫什么？”

“有这个必要吗？”

“咦？”

“我的名字。”

“……是啊，其实也无所谓，照这个情况能不能活着离开都难说。要是有希望离开这里了，到时我再问你吧。”

女子半开玩笑地这么说，他则只是天真地微笑着。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还能露出这种笑容啊，女子想道。

“说起来之前跟你一起的那个人呢？喏，就是那个外国人，刚才就没看到他了……难道说，那是你爸爸？”

“怎么会呢，要是让你产生这种想法的话，那我深感遗憾。”

他动作夸张地耸了耸肩。

——原来不是吗。

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说要去找点可以在暖炉里面烧的东西，走了之后就再没回来了。我去看看情况如何。”

他站了起来。

隐约有一股香气。

“啊，嗯，是啊，这样比较好。这么暗，你一个人没关系吧？”

“嗯，我有这个。”

他像变戏法一样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个笔形手电。

然后一个人消失在了昏暗的走廊上。

“……这孩子真是古怪。”

女子一边给烟点上火一边目送他的背影远去。

他——御镜灵打着笔形手电沿着走廊往前走。

这座山庄直到数十年前还是一家对外经营的私人旅店，但现在却不复当年模样，彻底荒废，化作了一座无人废墟。滑雪热退潮之后，雪山上散布着不少类似的建筑物，此地也不过是其中之一。挂在这里的一块招牌还保持着当时的样子，告诉人们待客室里有纪念钥匙扣出售，但不知是谁干的恶作剧，“绝对好评热卖中”的字样被涂掉了一部分，并且还被改写成了“绝望中”。

御镜灵沿着狭窄的楼梯上了楼，敲响旁边一间房的房门，没有回应。房门是锁上的，但他拿出了嵌在领带夹里的撬锁工具，五秒钟不到就打开了门锁。

他关掉笔形手电，确定没有人跟在他后面之后悄然无声地溜进了房间里，迅速反手把门锁上。

这是个小小的空房间，原先应该是给留宿的人用的客房，现在却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只有靠里面的窗户旁有个衣柜横放在地上。

一名男子把这个衣柜当成台子坐在上面。

他立起膝盖，两腿形成一个三角形，手肘拄在上面，拇指和食指圈成一个圆，正透过这个圆往外看。乍一看这个姿势很孩子气，但这其实是一种用膝盖支撑手肘的狙击姿势，是他搜寻目标时候的习惯。虽然现在枪不在他手上，但他投向窗外的目光锐利无比，那无疑是狙击手的眼神。

他正是有“法律执行官”之称的三零级侦探——乔尼·亚普。

“门记得锁上啊。”

他头也不回地说。

“锁上了。”

“good.”

“终于有点跟惨剧相称的气氛了呢，七名男女误入无人山庄……这要是什么都不发生应该不可能吧。呼，我开始心跳加速了。”

御镜对着乔尼的后背说。

然而他却没有反应，仍然面对着窗户。

“有看到什么吗？”

御镜也跟他一起盯着窗外看。

外面几乎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

“我在看雪啊。”

乔尼说。

“您就像个诗人呢。”

“没错，把160格令的火药当作墨水画出的弹道，那就是我写的诗。狙击手必须像诗人那样学会用身体去感受天空和大地，触及肌肤的风向、风力、空气密度、温度变化、重力以及科里奥利力——狙击就是整个宇宙。”

他那生着胡茬的嘴角露出了笑容。

“要说宇宙的话我也很喜欢啊。”

“灵，你是个好相处的搭档啊，”乔尼把手指形成的圈松开，竖起大拇指。“当然，我不是在看着雪发呆，你看，雪花结晶的角开始变钝了，这证明上空的气温升高了。天气预报说雪会下到天亮，但照这样子，黎明时分应该就会停了。”

“……您能看到雪花结晶？”

“你看不到吗？”

乔尼一副很不可思议的样子反问。

——一个人眼力再怎么好，那也不至于能看清飘舞在夜空中的雪花结晶是什么形状吧。

御镜至今为止亲眼目睹过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乔尼这个人本身似乎也可算是其中之一了。

“别说这个了，灵，我觉得差不多是时候把胡子全都剃干净了，你觉得呢？那样看起来是不是比较酷？”

“您现在已经很酷了。”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乔尼摩挲着胡茬说。“看起来是不是像个狼人？孤傲的狼人一族。”

“呵呵，狼人先生，话说回来，与其冷酷到底，不如添点热情吧？”

御镜从搭在手臂上的上衣下面取出了一个真空保温瓶，把里面的液体倒入杯中，黑暗中升起一股热气，醇厚的香气弥漫开来。

“哦，咖啡吗？很细心嘛，灵，应该不是那种让美国人喝美式咖啡的笑话吧？哈哈，我事先声明，在我的国家可是没有这个传统的啊？Umm……挺好喝的嘛，让我想起爷爷泡的咖啡，我们家里的人都说那是‘亚利桑那干燥的风的味道’——”

“看来距离事件发生还有一段时间呢。”

御镜像是在糊弄乔尼一样转换话题。

这次“黑之挑战”打开信封之后已经过了大约28小时。

事件尚未开始，出场人物总算全都登上了舞台，还在这个阶段。

距现在大概两个小时之前，一辆载着滑雪客的巴士轮胎打滑，在崖顶中途抛锚，幸好没有人受伤，车身也并未受损，但巴士向着山崖外倾斜，状态很不稳定，因此乘客们不得不从巴士上下来。外面正是暴风雪天气，视野相当糟糕，但在雪山中徘徊了一阵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了一座无人山庄，然后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赶紧冲了进去。

当然，这一切都是让复仇者有机会实现完美犯罪的组织——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安排好的，巴士司机想必不是组织成员就是被组织雇来的。实际上，在去往山庄的路上，司机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踪影，毫不知情的乘客们还以为司机是在暴风雪中不幸跟他们走散了。

逃到山庄里的乘客有七个人。

御镜和乔尼假扮成滑雪客，成功混进了他们中间。

“话说回来，这次扮演侦探的铃枪元介就在游客当中，您发现了吗？”

“那个看起来像个长毛野人的家伙对吧？要是放到雪山求生比赛里他应该能拿一等奖，不过破案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就很难说了。话说那家伙是不是跟我角色设定有点重复？主要是野性这一方面。”

“按照侦探图书馆分类法，他的等级是‘5’——一般来说还算有点能力。他接到挑战书之后并没有忽视它，而是来到了这里，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是个比较可靠的侦探了。乔尼先生，也许您多加小心一些会比较好，要是在此之后真的发生了杀人案，大家第一个就会怀疑您，因为您看起来非常可疑。”

“哈哈哈，你说的挺有意思嘛，灵，”乔尼咧开大嘴笑起来，但他的视线并没有离开窗口。“事件发生之后怎么都会有办法的，不是吗？对我们来说，climax就是现在这个瞬间，只存在于事件发生前的静寂之中。而在这种静寂之中，我们应该做的只有一件事——狩猎小鹿，仅此而已。”

雾切响子和五月雨结两个人一定会出现。

把枪挎在那小小的肩膀上。

她们的目的是阻止“黑之挑战”进行，为了保护人的生命，也是为了维护侦探的尊严。

——一定会出现。

这种事不用多说。

所以乔尼正在等她们。

他混进事件相关人员当中也是为了这个：抢在想要阻止事件发生的雾切她们之前到达现场埋伏，来个反狙击。

任意选定一场“黑之挑战”作为舞台，在幕后展开狙击战，事关“黑之挑战”的中断还是继续——这就是乔尼的游戏“Shoot down the angel”。

作为舞台的“黑之挑战”，对其事件内容，雾切自然不用说，就连乔尼也未被告知。为了保证公平性，游戏将会选择一个对双方来说都同样未知的战场。

双方所能得到的情报只有挑战书的文字内容。

当然，从挑战书的文字内容是可以推理出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以及谁是案犯的。

而这番推理就是决定狙击战命运的关键所在。

“响子小姐的狙击技术是什么水平？”

“很不巧，完全是个未知数。我教她摆弄枪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她还是个小不点，小得就像刚从保育箱里出来一样，能用的枪最多也就二十二口径。要是让她用一把更大的家伙开上一枪，搞不好会因为反作用力飞出大气层，绕着火星飞来飞去呢。”

“话是这么说，既然您发起了这么一场游戏，那就应该对她的本事有信心吧？”

“准确来说，是很看好。无论怎么说那可是我教过的学生啊？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对手只有自己映在湖面上的影子——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敌人，那就只有受过我指导的人了。”

乔尼龇牙一笑。

雾切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说不定她们现在正在这片暴风雪的白色混沌中暗中活动，寻找着最佳的狙击点。

“天亮的时候小鹿们肯定会开始行动，在此之前就休息一下吧，灵。”

“开枪的是您，监视的也是您，根本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吧。”

“你去找待客室里的那些人撒娇啊，我负责帅，你负责可爱。”

“这种工作会让我无聊死的。”

御镜从包里取出双筒望远镜向窗外望去。美国军用标准的热成像仪将雪山的景象以黑白影像的形式显现出来，这种双筒望远镜能够感知温度，将温度较高的部分以浓烈的色彩显现出来，但周边一带并没有发现有体温的生物。

山庄周边被一片白桦林所包围，视野并不大开阔。建筑物正好位于一块洼地的中央，从侦察敌人的角度来说这边比较不利。

“难道她们就不会趁天还没亮之前开枪吗？她们应该也准备了夜间装备。”

“那是当然，所以我才会像个坐在公园长椅上回味人生的老大爷一样一动不动地待在这里啊。但是她们肯定会等到天亮的，她们应该不会那么蠢，没有必要冒这个险，让自己的命中率降低。”

“如果是她们俩的话说不定真做得出来。”

“到那时我会拍手叫好的。”

乔尼动作夸张地拍起巴掌。

“有一件事我想向您确认，乔尼先生，您是真的不知道这次‘黑之挑战’是什么内容吧？”

“哈哈，你在怀疑我？那你就想想别人都怎么叫我的吧，我可是伟大的‘法律执行官’乔尼·亚普啊？就跟这个名字一样，我是个严守规矩的人，用这个国家的谚语来说就是‘Call may

say die’。”

“那不是谚语，是四字成语，准确来说应该是‘公明正大’（译注：日语中“公明正大”发音与“Call may say die”发音相近）。”

“总而言之，我一开始就说过，对于事件内容我一无所知。”

“那么我们就趁现在来分享情报吧，关于目前已经了解到的事实。”

“分享情报？这又是个四字成语？”

“或者可以说——一个简要的解谜篇。关于在此之后事件将如何发展，我觉得让我们彼此对照一下对方的推理会比较好，毕竟我们的对手是响子小姐和结小姐她们两人组，要是我们不能像她们那样步调一致，那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马失前蹄了。”

“你这种对于对手不忘respect的态度，简直跟我一模一样，这一点我不讨厌。”

“那么，首先关于案犯——”

“那个穿红色滑雪衫的家伙对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凶器’绳索就在隔壁房间里。”

“隔壁房间的窗外对吧？”

“exactly.”

“吊在房檐上冻住了是吗？”

“yes.看上去基本就是根冰柱，长度大概1英尺（约30厘米），宽度最多1英寸（约2.5厘米），因为表面覆盖着冰层，乍一看没人知道是绳索。”

“因为就那么一根冰柱大得很不自然，我一直很在意。”

“进山庄之前你就发现了？”

“因为我带着好用的双筒望远镜。”

“完全冻住的绳索甚至可以拿来锤钉子，全力一挥击打人的头部也足以造成致命伤，当作钝器来看的话跟伸缩警棍很接近。”

“绳索不是用来勒死人的，而是用来打死人的呢。”

御镜和乔尼对于“魏德伦山庄”杀人案是这样推理的——

委员会所准备的那件奇妙凶器由案犯事先从屋檐上取下来，藏在室内，在这个气温下冰不会马上融化，不至于用不了。

随后，案犯把目标叫到房间里，乘对方不注意把对方打死。

接下来要用的牌就是“脚印”的手法。

案犯杀害受害者之后，把受害者的鞋子脱下来，然后把滑雪杖套在鞋子里，把鞋子固定在滑雪杖前端，不管是用绳子还是用胶带固定都可以。

这样一来，案犯就得到了一个长度一米左右的脚印印章。为了让滑雪杖进一步延长，案犯把它跟其他的滑雪杖绑在一起，一只鞋需要三根滑雪杖就够了。

案犯从二楼的窗户把这个脚印印章伸出去，按到地面的雪面上伪造脚印，看起来就正好像是被害者一个人从后门出去，走在屋檐下一样。

脚印印好之后，案犯把印章拆开，把鞋子穿回被害者脚上。

接下来只要把尸体从窗子推出去就可以了。

最后，案犯用滑雪杖把屋檐下剩下的冰柱和雪戳掉，让它们对着尸体掉下去，这个手法就完成了。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这样的情景："被害者从后门出去，正在屋檐下走的时候，不幸被从屋檐上掉落的冰柱击中而死"。

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场突发的意外死亡。理所当然会有人怀疑这种事故究竟有没有可能发生，但实际上在寒冷地区，的确有过从屋檐上掉落的雪或冰柱引发事故的例子。对于当地人来说，屋檐下是个危险的地方，这是一种常识；然而从城里来的滑雪客怎么会知道呢，一时的疏忽大意导致了这次意外事故的发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很自然的，本来尸体周边除了本人以外就没有其他人的脚印，不会有人想到被害者是被人打死的。

伪装成意外事故的手法本身放在第一命案中可以说效果尤其显著，毫不知情的客人们丝毫不会怀疑这是一桩杀人案。侦探理应会心生一丝狐疑，但由于挑战书上所写的"凶器"和被害者的死亡状况不符，侦探一定会感到困惑不解，怀疑这可能真的只是偶然的事故，思考受到局限。

如果说有什么物证可以成为破案的关键，那就是犯案后留在案犯手上的"凶器"了，上面应该还沾有血迹。

然而等到侦探想起有这么一样东西存在的时候，案犯肯定早已把它丢进暖炉里了。

"除了我之外大家都带着滑雪包，但只有那个穿红色滑雪衫的人有好几根滑雪杖，案犯应该就是那个人没错了。"

"你不觉得这个数额的开销之下手法未免太简单了吗？"

"主要应该是另一个'密室'的手法吧，从开销数额来看也很明显。然而第二命案之后的事情跟我们的狙击战已经没关系了，所以也没必要验证——"

"你有没有看到这栋建筑物附近的'独栋'？看上去只是间普通的山中小屋，但那应该全部是冰做的，完全可以变成一间壮观的'密室'了，很有委员会的风格啊。"

"唉，真是的，"御镜不悦地叹了口气。"您这不是重大的泄底吗，难得的'密室'都被糟蹋了，我本来打算接下来慢慢想的。"

"是你说要分享情报的吧？"

"我是喜欢把最好的留到最后的那种人。"

御镜撅起嘴。

这场狙击战的交战双方分别是试图介入并打断"黑之挑战"的"进攻方=雾切队"，以及打算设法保证"黑之挑战"顺利进行的"防守方=乔尼队"。

如果第一命案按照当初的计划顺利完成，出现了被害者，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计划"防患于未然"的雾切一方将被视为挑战失败，乔尼一方获胜。因此，第二命案之后的事件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御镜本来是打算在之后走过场的时候玩玩的……

“响子小姐她们自然也能推理出‘脚印’的手法是第一命案吧，虽然不知道这和写在挑战书上的顺序有没有关系……按逻辑来考虑，‘脚印’这个手法需要在雪停后不久，也就是尽量在地面还没有被踩乱的时候实行。从伪造意外死亡的内容来考虑，这个手法也必须在所有人还没有开始互相猜忌的阶段实行，否则就没有效果了。”

“你觉得小鹿们能推理到这一步？”

“嗯，不会有错。”

“good……我得出结论了。如果她们打算靠一发子弹就让‘黑之挑战’整个泡汤，那能够想到的地方只有一个。”

本来只要狙击案犯就完事了，但她们不惜杀人也要获胜的可能性近乎为零。

既然如此——

“破坏‘凶器’——外面的冰柱对吧。”

回到现在——AM 06:30

御镜向窗外查看。

跟乔尼预报的一样，雪已经下得小了，看起来随时可能会停，周围亮了起来，可以看得很远。天还是阴沉沉的，虽然算不上一个清爽的早晨，却是非常适合狙击的天候。

乔尼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滑雪包里取出了枪，以刚才那种坐姿射击的姿势把枪架好。他架着安装有高精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身姿如同雕像一般无可挑剔，保持彻底静止，甚至让人感受不到一丝呼吸的波动，可说是一种完美的平静。他这个人跟枪组合在一起之后，就像恢复了本来面目一样，周身笼罩在静寂之中。

子弹已经上膛，手指扣在扳机上。

被雾切她们当作目标的“凶器”就在隔壁房间的窗外。乔尼没有选择那个房间作为狙击点，而是留在了隔壁的房间。

关于其中的缘由，乔尼并没有特意解释，但御镜大概能够推断。隔壁房间的窗前立着一棵很大的白桦树，正面的视野范围大概有百分之十被遮住了，因此乔尼应该是为了尽量确保视野的开阔而特意选择了隔壁的房间。

还可以想到其他几个原因。之后案犯会为了准备“凶器”而进入隔壁房间，乔尼他们不能占领那个地方。现在雪已经停了，很难说案犯为了实施杀人会在什么时候开始行动，无论如何都绝对不能影响对方的计划。

御镜他们的目的是保证“黑之挑战”顺利进行，所以他们需要不让案犯产生多余的疑虑。比如说，由御镜他们事先把室外的“凶器”收回保护起来，防止受到雾切她们的狙击，这种计划是用不了的，有其他人移动了本该在外面的“凶器”，若是被案犯发现，毫无疑问他一定会方寸大乱，他的举棋不定会导致犯罪行为向后推延，搞不好甚至会在这种情况下一直拖到168小时的最后期限到来。

要想打败雾切她们，玩些小动作是没用的。

只要单纯把精力集中在如何实施反狙击上就够了。

然而——

御镜放下双筒望远镜，拿起测距仪，警惕地观察窗外。

视野自左向右缓缓平移。

依然没有见到她们的人影。

差不多到了该出现的时候了。

当然，她们应该披着迷彩伪装，让自己跟雪山融为一体。

然而御镜仍然很有自信，如果有什么动静肯定逃不过他的眼睛。

不过没有丝毫会活动的物体的迹象。风从林荫道上吹过，雪片闪烁着微光飞向空中又渐次消失，恍如幻影一般。

他观察着林荫道更远的前方。

直线上几乎没有遮蔽物，因此可以说对于对方而言，这里是最适合狙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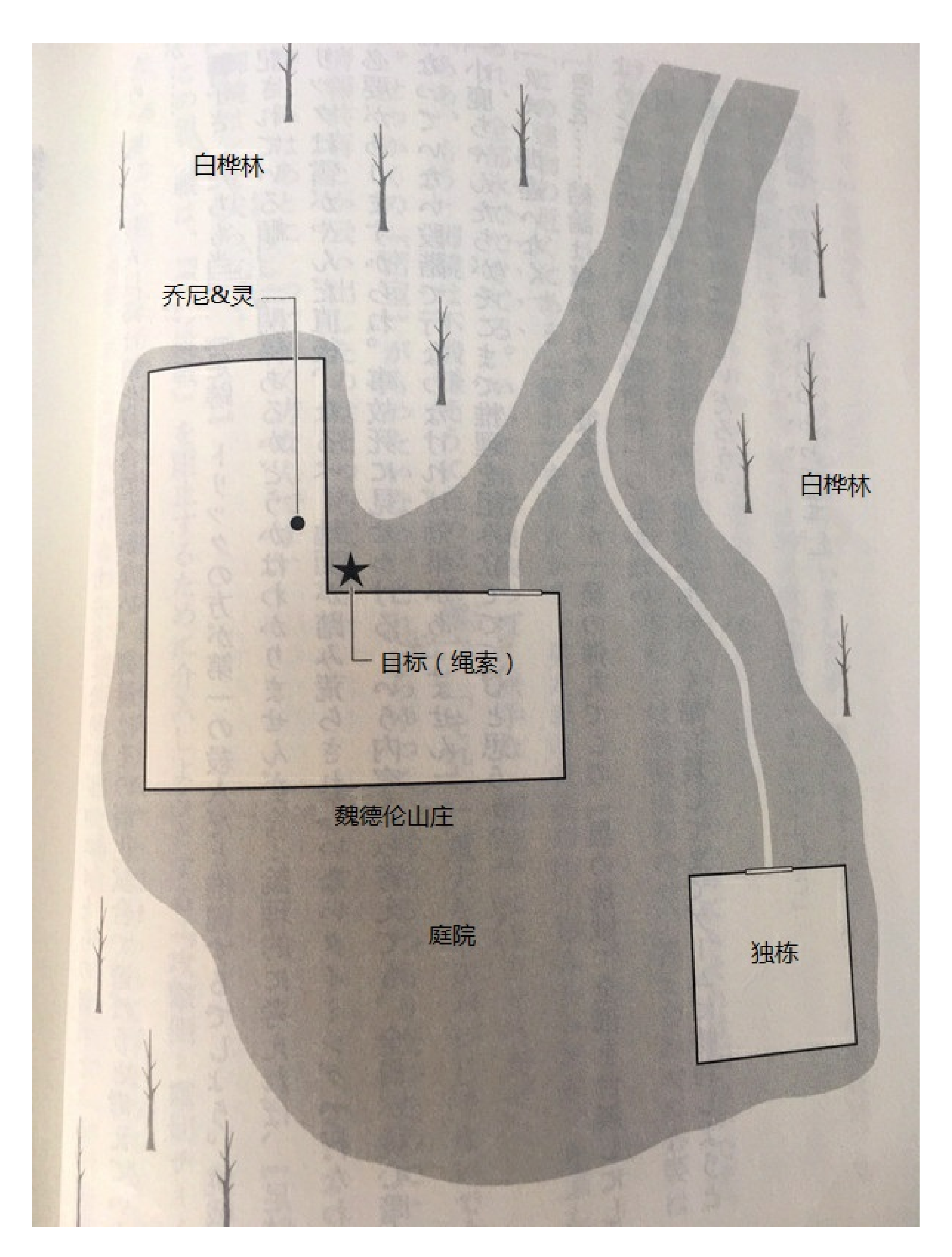
不过反过来说，从这边看来，这个地方也比较容易狙击对面。在这里，再微小的影子也无处遁形，但仍然没有见到人影。

道路之外是一片白桦林。

要是对方是藏身在树林之中移动的，那雪上应该会留下痕迹，不过附近一带并没有类似的痕迹。

山坡脊线的后方从这里是看不到的，对方有可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移动到那里。距此约300米远的山脊线——可以说这条线就是对方可能接近的边界了。

此外，考虑到建筑物的构造，能够狙击的地方范围进一步缩小。这座山庄是“L”型的，冻着绳索的冰柱位于靠近内角的地方，因此，视觉上能够确认到冰柱位置的只有内角一侧的九十度开口方向，除此之外的地方都会被建筑物挡住，本身就不可能成为狙击点。



在这种极其有限的条件下，雾切她们究竟能否逃过监视，成功击中目标呢——

御镜放下测距仪，用肉眼眺望窗外。

乌云笼罩，一派清冷景象。

就像风景画一样，一切都是静止的。

雾切她们不见踪影。

“黑之挑战”很快就会启动。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她们却不在应该在的地方。

这就是说。

“不出您的意料吗？”

“嗯，领教一下她们的高招吧。”

就在这时——

外面有什么东西爆裂开来。

短短一瞬过后，枪声如远雷一般响彻整片天空。

由强渐弱，余音袅袅。

“好了，开始了！”

乔尼开心地说。

放眼看去，外面建筑物附近的白桦树枝受到了严重损伤，木屑在空中四处飞散。

——AM 06:31

“好可惜！还要往下5、6厘米！”

我用固定在三脚架上的双筒望远镜确认目标情况。

子弹打中了白桦树枝，在上面开了个大洞。

剩下的子弹还有两发。

“做一下修正，下次就能打中。”

雾切拉了一下枪栓。

空弹壳飞了出来，冒着热气落在雪上。

紧接着雾切一推枪栓，第二发子弹被送进膛室。

这一系列动作流畅无比，仿佛在演奏乐器一般。

她屏住呼吸，再次恢复射击姿势。

静寂——

扣动扳机。

击针撞击雷管。

这个过程仅需千分之三秒。

7.62毫米的子弹高速旋转着飞出。

细碎的雪屑在冲击波的作用下翩翩飞舞。

雾切的身体包裹在一片雪白之中。

跟深深陷进她肩膀的枪托给人那种无机质的印象正好相反，这一幕无比纯洁，充满幻想色彩。

——同时

“我给您开道！”

御镜迅速把门打开。

与此同时，乔尼面对窗口的身体一转，架着枪回过头来。

既然敌人不在正面——

那就在背后。

尽管事先没有商量过，两个人却配合得十分默契。

由于门已经打开，乔尼枪口的前方——从室内经过门口——穿过走廊——从打开的门穿过另一个房间——透过更靠里面的窗户通向外面——产生了一条弹道。

窗外是一片白桦林的山丘。

瞬息之间，如同拂晓的晨星一般，一道光在雪中一闪即逝。

对于狙击手那说那就是指引方向的光。

是敌人的枪口焰。

“Lock on roll——”

乔尼扣动扳机。

乔尼的子弹划破空气，在对面房间的窗玻璃上开了个洞，然后一路撕裂清晨寒冷的空气飞去。

这次射击几乎是跟对方的枪口焰同时发生，然而在这场超音速的战斗中，几个瞬间的延迟将会拉开难以填补的差距。

双方的子弹不但不会彼此交错——

并且在那个时候，对方的子弹早已击中目标。

御镜他们的背后，紧靠着建筑物的外面，有什么东西爆裂开来。

——同时

“命中！”

我不由得叫出声来。

子弹再次击中了白桦树枝。

树枝根部被剜掉了一大块，树枝末梢只剩一层皮连着，不停晃悠，然后很快就承受不住自身的重量掉下去了。

——同时

是白桦树枝。

按逻辑来考虑，她们的目标毫无疑问就是冰柱。

然而她们没有把狙击位置定在建筑物正面，这就意味着，她们的计划不是直接将目标击落。

她们打算从建筑物背面间接把冰柱弄掉，所以才会瞄准白桦树。

她们越过屋顶瞄准长在建筑物旁的白桦树，只要把延伸到屋顶上的树枝击落，树枝落下

时带来的冲击和重量将会令屋顶上的雪发生雪崩，由此让冰柱掉下来。

她们应该是认为正面的狙击战无法与对手匹敌，因此才绞尽脑汁反复推敲作战计划：究竟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从建筑物的另外一侧将“凶器”击落。

结果她们发现了一棵正合她们意的白桦树，并且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狙击。

跟她们推测的一样，御镜他们的头顶，屋顶上传来了东西掉落的声音，堆积在屋顶上的雪很快就发生了雪崩。

裹挟着冰柱的雪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落在地面上。

“凶器”绳索大概已经用不了了。

胜负已分。

一下子就结束了。

然而乔尼射出的子弹——

用双筒望远镜一看，子弹似乎击中了山丘脊线上的白桦树，但周围没有发现雾切她们的踪影。

“我抓住了那条cute的小辫子，”乔尼满意地说，开始收拾枪往包里装。“她们应该已经收到我的问候了。”

“真的吗？”

“这个世界上怀疑我的只需要我自己就够了。好了，别说这个了，灵，听到枪声之后客人们都会过来的。”

乔尼背上滑雪包，然后把之前坐在身下横放在地的衣柜抬起来，把衣柜翻了个身。

里面藏着一辆小型的雪地摩托。

“哇，居然藏在这种地方。”

“来，上车吧，我不会说些什么只让女人上车之类的小气话，小鬼也好总统也好杀手也好，想上车的我都会让他们上车，我可爱的搭档自然更不用说了。”

“这次事件会如何发展，您不看到最后吗？”

“应该继续不下去了吧，Round 1已经结束了。”

“您转换得真快啊。”

“灵，教你一条战场上的铁则，”乔尼跨上雪地摩托，把发动机钥匙一转。“装弹速度快是再好不过的了。”

随后雪地摩托的履带从地板上疾驰而过，它载着乔尼和御镜两个人，撞破山庄的后门，消失在了雪中。

——AM 06:32

乔尼发射的子弹从我们头顶掠过，打中了附近一棵白桦树的树枝，树枝末梢折断了，落在雪上。

“从哪里开枪的？完全没看到他们在哪里啊。”

“建筑物的窗户有一扇破了，”雾切一边看着步枪瞄准镜一边说。“似乎是从室内射击的，应该是枪口焰暴露了我们的位置吧。我们赶紧撤退吧，趁第二发子弹还没射过来。”

她这样说道，保持着匍匐在地的姿势向后退，在确定安全之后，才抬起身体。

我们选择的狙击点是一个被山脊线遮蔽、可以俯瞰山庄背面的地点，在这个地方只要姿势放低，就不用担心会被发现。即使如此，乔尼仍然注意到了雾切枪口一瞬间喷发出的火焰，击中了如此接近我们的地方。要是再多给他一点时间瞄准，说不定我们已经遭到反狙击了。

但这次是我们赢了。

我们打赢了那个三零级侦探。

“好厉害啊，雾切妹妹，没想到我们也能取胜！对方自己提出要跟我们决胜负，结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照这个节奏下次搞不好也可以轻松取胜！”

“我觉得不会那么顺利。”

“一定会的！因为这两个星期里你不是拼了命地特训过吗，手心的皮都快磨破了。雾切妹妹你的射击才能肯定已经开花结果了，就连那个尾巴翘到天上去的笨蛋都会吓到腿软呢！”

对于我的赞美之词，雾切似乎没什么兴趣，她像平常那样面无表情地收拾着枪。

她最后环视了周围一圈，确认没有东西落下。

她的视线忽然停在了雪上。那里落着白桦树枝，是刚才被乔尼击落的。

雾切把它一捡起来，脸色马上就变了。

虽然她努力想要掩饰，我还是从她的表情中读出了慌乱。

“什么事？你怎么了？”

我问道，她沉默着把树枝递给我。

树枝表面有无数像是擦伤一样的痕迹。

开始我还以为那是树枝中弹时留下的痕迹。

但是仔细看来并不是。

那是用小刀刻的字。

上面是这样写的。

“NICE SHOT!!”

“什么啊这是？”

我莫名其妙地一歪脑袋。

“是他们的留言啊。”

“咦……假、假的吧！”

这怎么可能。

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意味着他们在我们之前就来过这里，把留言刻在了树枝上。

这不就像是他们早已预料到我们会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狙击点吗。

“这算是让我们一手吗，”雾切的表情阴沉下来，她看起来很不甘心。“还是说是在试探我们？不管怎么说都很傲慢啊。”

“等、等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这第一场只是练习赛，说是教程可能更方便理解一些吧，下次才是正式开始。”

“练、练习？怎么会这样……”

感觉刚才得意忘形的自己简直跟个白痴一样。

仔细想来，我们的对手可是拿到侦探中最高级称号的三零级，绝不是能够轻易打败的对手。更何况，对方不止一个人，还有利科——御镜灵这另一个三零级做他的搭档。

“000”乘以“000”到底能得出多少？这种问题学校里从没教过。

“算了，这次胜利我们就心怀感激地接受吧，”雾切取下白色的毛线帽子，把刘海往上一撩。“然后下次一定要让他们后悔。你说是不是，结姐姐大人？”

“唔、嗯……是啊。”

我帮她拍掉肩膀上的雪，再一次用我的手包裹住她彻底冰冷的指尖。在她右手的手背上，前几天事件中留下的一道伤痕还未消去，看起来令人心痛。就算这是一个侦探光荣的勋章，对于她那纯洁无瑕的手来说也实在太不搭调了。

“你怎么了，结姐姐大人？”

雾切的声音让我回过神来，我这才发现自己一直在盯着她的手瞧。

“你很努力了。”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脑袋。

“还没结束呢。”

雾切重新背上装着枪的包，开始在雪中向前走。

我赶紧跟上她。

前一段时间——两周零一天前

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家庭餐厅里，我和雾切并排坐在餐桌旁的沙发上。

放学后的时间段客人并不太多，座位上稀稀拉拉的几个客人无非是些聊天聊得正开心的带孩子的家庭主妇，或是面前摊开参考书的学生。店内算不上太过吵闹也算不上太过安静，这种环境令人感觉很惬意。

然而对我来说，这种日常景象却似乎有几分虚伪，仿佛是从别处剪贴来的一块，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脱离现实的感觉。这也许能够证明我也开始踏进了身旁的她所在的世界吧。

我稍微犹豫了一下之后，点了甜点中价格最贵的豪华芭菲。雾切只点了一杯咖啡。

看到送来之后摆在桌上的巨大芭菲，雾切睁圆了眼睛。

“……这么大，吃得完吗？”

“这点儿东西一下子就吃完了。你吃不吃？”

“会吃撑的。”

“那我们分着吃吧？雾切妹妹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剩下的给我吃。”

“不要。”

“其实你明明就很想吃……来，张嘴。”

我用勺子舀了一勺奶油，往雾切嘴边送，她把头别到一边，坚决表示拒绝。

“你们两位还真是一点儿都没变呢。”

听到这个声音，我看向正面，隔着餐桌的对面座位上，不知什么时候利科已经坐在那里了。

“利科！”

惊讶、疑惑，以及重逢的喜悦，还掺杂着一点愤怒，我怀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叫出他的名字。

他像平时那样一身装腔作势的打扮，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只要他人在那里，不知为什么这个地方就会有一种仿佛跟周围不在一个次元一样的气氛。雾切虽然也有这种气质，但利科给人的感觉却更加异样。

“我可以坐在你们两位中间吗？”

“这边没你的地方，”我直截了当地说。“你就坐在那儿吧。”

“好吧……”

“你是什么意思？”

雾切的表情仿佛将一切感情都抑制住了一样，她牢牢盯着利科说。

利科却露出沉稳的笑容应对她的目光。

“情书应该已经收到了吧。”

“一辈子的真爱看了这个都会心凉了。”

我从包里取出了粉色的信封，几乎是丢到了他的面前。

邮戳是附近邮局的，既然都到这里来了，干脆直接送来不就好了，偏偏要特意扔进邮筒里。收信人是我，五月雨结，寄信人的名字是乔尼·亚普，字写得歪歪扭扭的，简直像是出自小孩子的手笔。

信封里面装着一张便笺纸。

“敬启者：

已是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的季节了，

不知五月雨女士最近过得如何呢。

在即将到来的一月二十日，请在您学校附近的家庭餐厅集合。

乔尼 妾身顿首拜上”

我收到信是在昨天，十九号。

也就是说，与龙造寺月下一战之后只过了短短一个星期，另一个三零级马上又发来了邀请。

不过乔尼在走之前好像的确说过会给我们写信……

说起乔尼·亚普，他是个具有野性气质的英俊美国人，从外表看来也很受女性欢迎。他在侦查机关内部有“法律执行官”之称，其猎杀能力也颇具盛名，同时还拥有特殊的地位，得到官方允许可以携带枪械。

“乔尼·亚普这个人，看来他的古怪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呢，”我叹口气说。“这封乱七八糟的信是怎么回事？好多地方都不对……等着人纠错吗？”

“他应该也是很用心写的，不是故意的，所谓的脑子缺根弦吧，就是这种保持本真的感觉。”

“哦，是吗，就是那种专门给有趣的老外留的位置是吧？对此我深表同情，你干脆赶快跟这种麻烦的人散伙，回到我们这边来怎么样？”

我半开玩笑地这么说，利科却突然一脸伤心地低下了头。

“……要是我说想回来，结小姐你们会接受我吗？”

“咦？你说真的？”意料之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这、这要怎么办才好，你说呢，雾切妹妹？”

“结姐姐大人，别被他骗了，利科玩得正开心呢。”

“呵呵。”

利科露出恶作剧的笑容。

唉，真是的，烦死人了。他也同样是超越人类智力极限的三零级其中之一，以普通人的感觉，是既不能理解他，也不能跟他产生共鸣的。

“然后呢，”我说，没有掩饰自己的烦躁。“乔尼·亚普他人呢？”

“马上就来。”

他这样说道，与此同时，我背后，也就是餐厅靠里面的方向传来了玻璃碎裂的巨响，就好像发生了一场爆炸。

我回头一看，面对着道路的那扇大玻璃窗被打碎了，一辆黑色的大型摩托撞了进来。

餐厅内的客人一片哗然，躲得远远地观察情况。摩托发出野兽咆哮一般的引擎轰鸣声，看样子似乎没有客人在它撞进来的时候受到波及。摩托排出的尾气味道开始在周围弥漫开来。

一个穿着牛仔夹克的高个男子把引擎关掉从摩托上下来，脱掉头盔随手一扔。这是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不会错，他就是乔尼·亚普。

“您、您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女侍应生向他跑过去问道。

“I'm   fine.”他牵起女侍应生的手吻了一下。“请你为我泡一杯热咖啡吧，然后给我来份炸薯条，多放点盐。”

“好、好的……”

女侍应生红着脸慌慌张张回到厨房去了。

乔尼看到了我们，举起手神情悠然地向我们这桌走近。可以的话真希望他不要靠近我们。

“让你们久等啦，”他微微一笑说。“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乔尼指着我和雾切之间。

“开玩笑的。”

然后他马上这么说，坐在了利科旁边。

他跟雾切相对而坐。

紧绷的空气让一瞬间的沉默漫长得像是好几个小时。

然而乔尼似乎对此并不在意，带着外国家庭剧里面父亲一般的笑容，指着雾切说：

“这条缎带真是可爱啊。”

“把我们叫出来的理由是？”

雾切面无表情地直奔主题。

乔尼耸了耸肩，像是很无奈的样子，冲利科使了个眼色。似乎面对雾切连他也没办法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喏，之前我也说过啊，想跟你们玩个游戏。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标题就是——乔尼的游戏‘shoot down the angel’！”

“又是个把人命当作玩物的游戏吗？”

我代替沉默的雾切问道。

换成不久之前的我，要是那个乔尼·亚普就在眼前，我肯定会战战兢兢，但现在我却非常镇静，真是不可思议。

“表情不要那么严肃嘛，游戏本来就应该开开心心的不是吗？要是不开心，不好玩，那就不是游戏了，”乔尼一边说一边自顾自地喝起了桌上的咖啡。“这怎么回事啊……加了不少糖吧，看来你要喝黑咖啡还太早了，响子。”

“一直以来你们可把我们害惨了，听到您说什么‘来玩个游戏’，我们怎么可能会高高兴兴地答应啊。”

我连珠炮似地一口气说道。

“‘你们’是指？”

“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您也是其中一位干部吧？事到如今就别想隐瞒了。”

“我的确会接受委员会的工作，但我现在之所以在这里并不是出于委员会的安排。”

“咦？”

“我本来就对他们的宗教一点兴趣都没有。”

“您说宗教……”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描述委员会。的确，也不是不能说他们就是以一名最高领袖为中心的邪教集团。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说到底，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不过就是帝纯粹的spirit膨胀起来之后形成的单一结构体，其中没有掺杂任何其他人的意志和意图，组织里的所有人都只是将帝的大脑当做master的slave。”

“我不大明白您的意思……既然您说自己和委员会没关系，那就是说您不是我们的敌人？”

“真是个直接的问题。我喜欢你这种直接，sweetheart。”

乔尼手托着脸向我暗送秋波。

一瞬间我有那么一点心跳加速，但还是强作镇定狠狠瞪了回去。

这时女侍应生送来了咖啡和薯条，乔尼塞给她一张百元美钞说是小费。

“那个……那边的摩托车要怎么办……”

“能不能请你让它在那里休息一下呢。”

“好的。”

女侍应生鞠了个躬走了。

周围的客人时不时地偷偷往这边看，但他们都没有离开的意思，仍然若无其事地保持着刚才的日常景象，他们应该是认为并没有什么危险，所以还是决定以和为贵吧，真是怪异的一幕。

“你们这两个小女孩，和委员会的帝，要问我到底支持哪一方的话，那当然是你们了。从这层意思上说，我反倒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

“这种话谁会信啊！”

我不假思索地反驳，事到如今就算听到这种话我也绝不会相信。

“哈哈，人家不信呢，灵。”

乔尼笑着转向利科。

利科耸了耸肩，露出有些困扰的表情。

“考虑到你们两位至今以来遇到的那些侦探以及种种事件，这种反应也是很自然的，”利科说。“但是请好好想想，且不提乔尼先生，你觉得我是会按照委员会的命令行动的人吗？我现在来到了这里——这本身就能够证明这次的事情跟委员会毫无瓜葛。”

“唔……的确……”

他从来不归属于任何组织，只是想要自由地解谜，因此才会一直东躲西藏，这样一个人到了现在怎么可能又突然加入委员会呢。

他们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这究竟是不是真的？

我再次观察一番并排坐在餐桌对面的两个人。

他们俩都笑容可掬，一脸纯真。

——果然还是一点儿都不可信。

“既然你们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那为什么还要玩什么游戏？”

“真是个奇怪的问题呢，”乔尼用吃了一半的薯条指着我说。“朋友之间玩游戏不是很正常吗，游戏本身就是为了开心才玩的。”

“你们的目的是？”

雾切简短地问道。

“我都说了，目的就是为了开心地玩游戏……”

“我来解释吧，”利科打断乔尼接着说。“响子小姐和结小姐可能很难理解，关于这件事，其中真的没有任何内幕，没有任何秘密，没有任何隐瞒。你们不妨认为这次的事情和龙造寺月下的例子正好相反，只有唯一一个非常简单、很孩子气的动机——只是想大家一起玩游戏而已。”

“真是没想到会被你说‘孩子气’，”乔尼不服气地插嘴说。“享受pure的策略交锋可是大人的特权，游戏原本就是具有高度智慧的生命体才有资格玩的——”

“看吧，这下明白了吗？他就是这样的人。”

利科稍微把双手一摊。

原来如此……我感觉多少有点了解乔尼·亚普这个人了，“就是这种保持本真的感觉”。

“既然和委员会没关系，那就没理由跟你们对战了。”

雾切面无表情地这样说道，打算站起来。她今天尤为淡然和冷漠。

乔尼慌慌张张地想把她按住。

“wait,wait——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这么说，所以也准备了丰厚的奖品。小姑娘总是什么都想要，真是让人头痛啊。想不想知道奖品是什么？是现在你们最想要的东西。”

“最想要的东西？”

“我问。

“接近帝的捷径的通行证。”

乔尼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黑色信封，虽然也是早已看惯的委员会的信封，但上面没有以前的红色火漆。

“这是什么？”

“等到赢了我们再告诉你里面是什么。怎么样，有兴趣了吗？”

“真令人失望，”雾切微微摇头。“我们用不着这种东西也能靠自己找到新仙。我们走吧，结姐姐大人。”

“wait,wait——”

“看，我就说吧，”利科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她们不会因为这种东西就上钩的。”

“至少听我把话说完吧。如果你们身为侦探也有自己的尊严——”乔尼终于站了起来，想

把我们按回去。“那就一定会挑战这次游戏的。”

“身为侦探的尊严……？”

“愿意听下去了吗？总之先坐下吧。”

我们各自重新落座。

乔尼喝了口咖啡，歇了口气。

“哎呀哎呀——好了，接下来我要解释游戏的内容了，不过在此之前有件事要向你们确认。交给你们的那把枪有没有好好保管？”

我点头。在与龙造寺月下一战之后，乔尼扔给我们一把步枪，现在正塞在我宿舍的床下。

“good.要像对待捡来的小猫咪一样好好对待它啊，睡觉的时候可以抱在怀里睡。你给枪付出多少爱，它就会回报你多少——接下来，灵，把那个拿来。”

“是。”

利科从搭在一只胳膊上的上衣里面取出了两个扁平的银色小匣子。应该是那种雪茄盒吧？

两个小匣子并排摆在餐桌中央。

利科就像打开宝箱一样，轻轻打开了其中一个小匣子。

里面并排摆着九根末端尖锐像是七号干电池一样的东西，我马上就想到了那是什么。

是子弹。

“.308温彻斯特弹，非常常见的步枪子弹，当然你们手上的那把枪是可以用的。”

放在家庭餐厅餐桌上的子弹夹在咖啡和薯条中间，很奇妙的是看起来并不会让人觉得格格不入。

“你们应该差不多也能想到了，这场游戏里要用到枪和子弹，不错，就是狙击战。”

“请等一下，这算不上什么游戏吧，”我叫了起来。“您是枪械专家对吧？我们这边可是完全的外行，这就好像小学生跟职棒大联盟选手比赛一样，根本谈不上什么输赢。”

“她会用枪，”乔尼指着雾切说。“没错吧？”

“嗯。”

雾切点头。

“雾、雾切妹妹……”

“接着说吧。”

“good.那么我来解释规则！”乔尼用兴奋的语气说。“这场比赛分成观察手和狙击手两人一组进行，当然你们两人是一组的，没有反对意见吧？”

“没有。”

“good.我们这边就是我和灵一组。”

“呵呵，我们不会输的。”

利科露出刻意的笑容说。

“游戏的舞台就是接下来将要进行的‘黑之挑战’的现场，有可能是孤岛，有可能是封闭的大宅——数名男女集中在那里，杀人案马上就要发生，杀人犯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这个人从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那里购买杀人手法，意图藉此复仇，正屏住呼吸等待着那个瞬间的到来。当然根据开销金额也相应会有侦探被召来。”

“我们不用扮演侦探吗？”

我问。

“没错，你们完全是局外人，同样我们也是局外人，这一点就是这个游戏最有趣的地方。”

乔尼开心地说。

我真搞不懂这到底哪里有趣。

“我接着往下说。接下来的几天后，你们会收到‘黑之挑战’的挑战书，这种情节发展对你们来说已经很熟悉了，但有一点跟平时不一样，那就是挑战书上没有你们的名字，受到召唤的侦探是个素不相识的人。那么你们会怎么办呢？反正跟自己没关系所以就当作没这回事吗？”

“接下来就要发生杀人案，那怎么可能当作没这回事啊，”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既然手上有挑战书，那就可以到上面写的现场去，也可以从文字内容推理出作案手法。就算规则上不是扮演侦探的人，但也可以以侦探的身份去应对事件。”

更何况每解决一桩委员会的案件，也能够更接近他们一步。

“回答得好，sweetheart.然而与此同时，同样的挑战书也会送到我们手里，我们也是这个时候才第一次知道挑战书的内容。游戏首先就从各自推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件开始。”

“第一次知道挑战书的内容？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您可是委员会的人啊。”

“这没什么奇怪的啊，我在委员会里的任务主要是善后工作，制裁那些违反规则或是输掉游戏的人，就算不知道事件内容也不影响清扫工作。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也只能赌上‘法律执行官’的名誉请你们相信我不会作弊了。”

“好吧，请您继续。”

“now then——接下来才是一决胜负的时候。关于‘黑之挑战’的推理本身你们已经相当熟悉了，到现在已经不算什么了吧。你们将以侦探的身份潇洒地出现在案发现场，但对于案犯来说这是个大麻烦，因为他的敌人又变多了，不管怎么看都是不公平的。于是这时就轮到我们出场了，我们将会成为案犯的守护天使参与进来。”

“就是说要帮助案犯吗？”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sweetheart.不过不要误会，我们保护案犯不是为了委员会，说到底只是游戏内的立场使然，红队和蓝队。如果说你们是为防患于未然来到现场的‘进攻方’队伍，那我们就是在现场排除一切障碍保证事件顺利进行的‘防守方’队伍。”

“我大概理解了，”雾切说。“不过如果只是防患于未然，那根本不需要枪，我觉得应该不会如你所愿发生狙击战。”

“说得没错，你们想必会抢先一步把案犯制服，或是想办法让杀人手法失效，用一些非常聪明的办法防止罪案发生。然而这次游戏的主题说到底还是狙击，我想让它成为一场用一

发子弹决定命运的战斗。因此呢，灵。”

“是。”

利科从上衣里面取出了四个像是小型收音机的东西，并排摆在桌上，其中两个绑着红色胶带，另外两个绑着蓝色胶带。

“这是定位器，不同队伍颜色不一样，一人一个，游戏过程中要随身携带，丢到一边或是藏在某个地方都视为违规行为。”

“这有什么用啊。”

“这台机器能够告知你两支队伍之间的距离。同一个颜色的定位器之间不会有什么反应，但红和蓝，不同颜色不同队伍的定位器要是距离接近到200米之内，它就会发声发光提醒你，根据LED闪烁的位置也大概可以推断对方在哪个方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要是靠近200米以内就会被你开枪击中。”

雾切不动声色地说。

“exactly.那么接下来终于要解释胜利条件了！你们胜利的条件是防止‘黑之挑战’的事件发生！仅此而已，只要是挑战书上预告的杀人案，哪怕是让其中一桩陷入无法完成的状态，那就算你们赢。不论用什么手段！也就说想对什么开枪都可以。”

“对案犯开枪也可以？”

雾切问。

“当然，只要你下得了手，”乔尼笑着说。“只不过能够使用的子弹最多三发。”

乔尼从雪茄盒里取出三枚子弹，每枚子弹的尖端都浅浅涂上了一层颜色。

红、绿、黄。

“本来我很想让这场战斗one shot one kill，但为了你们，我把子弹增加到了三发。子弹染色是为了保证双方都不能作弊，只要从中弹的地方把子弹挖出来一看，就知道这是第几发子弹了。当然，我并不打算这么费事，每发子弹都一一查看，不过规则就是规则，你们要记得，如果发射的子弹多于三发马上就会被发现。第一发子弹是绿色，然后是黄色，最后是红色，跟交通灯是一样的。但愿情况不会发展到要用红色子弹的那一步。”

“你们的胜利条件呢？”

雾切这样问道，于是——

乔尼用手指比了个枪的形状，缓缓对准雾切。

他们的目的是排除一切障碍——

那就是说——枪杀雾切？

不行！

这场游戏果然还是太危险了。

也许我们的确可以防止案件发生，也许我们的确可以救回来几条人命……但那也犯不上让我们自己的性命面临危险。

不，如果是她的话，她一定会去的。

正因为如此，我必须拦住她。

“雾切妹妹，我们还是不要答应他了！”

“我们的胜利条件是——”乔尼对我的话听而不闻，接着说道。“成功实施反狙击，反狙击就是消灭敌人的狙击手。哎呀，表情不要那么可怕嘛，sweetheart.就跟刚才我说的一样，归根到底我们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委员会的想法我们一点儿都不在乎，只是想玩一场有意思的游戏。所以，我们不会杀死游戏里的对手。”

“那么……”

“要是我开枪击中了响子的缎带，那就算我们赢吧。”

宽度仅有数厘米的紫色缎带就垂在她两耳后面一点的地方。

要从200米开外用小指指甲那么大的子弹击中它？

这种事怎么可能做得到？

不，要是对方真能做到的话，那我反倒希望他能够打中，否则就麻烦了。要是子弹稍微偏离那么一点就会伤及头部，一个搞不好甚至有可能直接在头上开个洞。

“我们没必要陪他们玩这么危险的游戏！雾切妹妹！”

“对他们来说可能的确是游戏，但对于那些直面杀人案的人来说，这可是攸关性命的大事。”

“话是这么说……”

“解决事件是侦探的任务，”雾切撩了一下搭在脸上的头发。“应战的理由有这么一条就足够了。”

她说得非常理所当然。

然而我知道，在她那寒冰一般凝固的表情后面，隐藏着烈火一般燃烧的激情。

应战的理由——

对于生来就是侦探的她来说，应对事件跟活着是一回事。说什么应战的理由，只要事件存在就够了，其他什么都不需要。

的确，也许至今为止都是这样没错。

但在和委员会斗争的过程中，她实在失去太多了。事件的被害者自然不用说，还有侦探同伴们，以及家人……

虽然我觉得她肯定不会承认，但到了现在，她应战的理由已经不再是仅有的那一个，其中还包含着对于自己的失去所感到的懊悔和愤怒，以及对于那些失去的东西的祭奠和赎罪。不过她是绝不会把这种心绪表露出来的。

“规则我解释完了，”乔尼手心向下把手放在桌上。“对了对了，有件事我忘了说，这里三色子弹有三组，合计九发，相信你们看了也能想到，这场狙击战是三局定胜负，跟网球比赛一样，先拿下两局的一方获胜。”

“要是我们赢了，您会把新仙的情报告诉我们对吧？”

“是啊。”

“那要是我们输了呢？”

“怎么还没开战就先想输了之后怎么样啊，这可不像是牛仔女孩的风格。”

“我本来就不是牛仔女孩。要是我们输了，您打算提什么要求？”

“我没什么要求，”乔尼动作夸张地一耸肩。“看来你还是没听明白啊，我不要钱，不要勋章，也不要奖状，更不用说你们的性命，你们的未来，你们的希望，这些我都不要，只要能开心地玩游戏就够了。”

“嗯——……”

我不由得沉吟起来。

乔尼·亚普这个人相当不好对付。要是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恶意或是敌意向我们发起攻击，那还比较好理解，然而现在我只能看出他的动机好像真的就是想开开心心玩一场。他之所以选择“黑之挑战”作为游戏舞台，也只是想利用事件作诱饵钓雾切上钩吧。只要是为了自己开心，连委员会都可以利用，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可以为此出卖自己的老板。

——就是那种完全不顾会不会给别人添麻烦一个劲儿想引起别人注意的家伙？

“既然您说想玩游戏……那我们一起到游戏厅去玩难道不行吗？那里也有那种用枪玩的射击游戏……”

“oh，这也不错啊，我们去玩吧。”

早知道就不说了。

“‘黑之挑战’什么时候送来？”

雾切问。

“响子，这个问题可以认为是表示你愿意参加了吧？”

“可以。”

“我说，雾切妹妹……”

“excellent！我做一下调整，第一场‘黑之挑战’大概会在两周后寄到。还有——灵。”

“是。”

利科从上衣里面取出了一个带有液晶屏幕的小东西，看起来像是个厨房计时器。

“一般来说，扮演侦探的人在拆开挑战书信封的瞬间，倒计时就会开始，但我们并不是扮演侦探的人，所以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时候。于是就轮到这个计时器出场了，它和侦探信封上的一个芯片是相连的，只要信封一拆开就会开始倒计时。”

“真是方便啊。”

我挖苦道。既然有这种东西，那所有接受“黑之挑战”的侦探就应该每人发一个才对。

“倒计时一旦开始就是信号，我们的游戏也会同时开始。这个计时器你们要寸步不离地带在身上啊。”

“要是上课的时候倒计时开始了呢？”

“那你就说：‘老师，我要上厕所！’然后站起来吧，哈哈哈！”

乔尼放声大笑。

看来两周后向学校请假比较好。

“关于你交给我们的枪，”雾切冷静到底地接着提问。“可以看出改装过的痕迹。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相信是公平的吗？”

“你果然厉害啊，响子，已经发现了吗。那是雷明顿M700，在美国随处可见的一种步枪，这玩意儿多得估计能让五百年后的历史学家腻味。不管在哪里挖都会冒出来！就是这种感觉吧。我交给你们的那一把呢，是从市面上出售的商品中选的一把质量特别好的，然而这还不够，如果只是拿去猎鹿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要进行高精度射击，那还需要锤炼一下。比如说，连接撞针和扳机的部件被称为阻铁，它有可能会松动，也有可能没有经过足够的打磨，会影响扣动扳机时候的灵敏度，自认是狙击手的人绝不会把出厂状态的阻铁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拿来用。其他还有把退壳器换成强度更高的材料，或是调整枪托的重量……”

“简单说呢？”

“简单说，要当是献给女王陛下的贡品，把它培养成一把举止端庄的枪，虽然没有什么高端的功能，精确性却出类拔萃。”

“只要没动什么多余的地方就够了。”

“对于枪械我怎么可能会做那么不诚实的事情呢？哎，算了。练习用的子弹就藏在盒子的夹层里，你们发现了吗？在游戏正式开始前好好训练吧，要是子弹不够用就跟我说，我替你们准备。”

“还要训练……”

要是真按他说的去做马上就会有人报警抓我们的。

但要是不训练的话，感觉我们毫无胜算。且不说雾切，我对于枪这种东西是什么结构、怎么运作的基本原理都搞不大清楚。

“还有其他问题吗？”

乔尼问。

“委员会活动的目的是？”

雾切提问。

“问些跟游戏有关的问题吧，都说我对委员会的情况不大熟悉了。我只是个他们雇来的清道夫啊？”

“‘黑之挑战’上演的复仇戏码是以娱乐节目的形式提供给一部分观众的，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这孩子真是让人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啊。可以想象你有多不容易了。”乔尼同情地瞥了我一眼。“他们高价出售观赏‘黑之挑战’的权利，这好像的确是事实，要不然那些可以堆成小山的资金到底来自哪里就很难解释了。只不过说到底那只是为了募集资金，我想那并不是他们本来的目的。”

说起来，龙造寺月下也说过类似的话。

“假如委员会不过如此，那么我从一开始就不会与其合作。”

我想他应该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从委员会的活动中找到了其他的意义。他是把委员会当作一个能够救济更多人的体系利用的。

“那么……对于您来说委员会是什么？”

我问。

这个问题不可不问。

乔尼没有丝毫迟疑，马上回答了。

“一个能玩得开心的地方，”他这样说着，表情如同孩童一样天真。“帝也好，Mr.月下也好，在我看来他们都想得太复杂了。一般来说谁会把人生都搭进不开心的事情里面呢，你说是不是？你难道不觉得当侦探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吗？”

当侦探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我从没想过这些。

大多数时候我反倒觉得当侦探很难受，很辛苦。

“我觉得侦探这个职业，本来就不能用开不开心去衡量。”

“oh……就跟你的外表一样，完全是好学生会说的话。怎么会这样呢？听好了，戴眼镜的好学生，要是不开心，那就没必要当什么侦探了，解谜很开心，抓捕案犯很开心，帮助别人很开心，这就行了，这就是全部。”

“就算这关系到别人的性命？”

“正因为如此才开心不是吗？”

乔尼说得理所当然。

怎么可以因为开心这种理由就去当侦探呢，侦探被需要的时候，肯定会有人在哭泣，有人在悲伤。如果这种情况能让一个人开心，那我觉得这个人的伦理观并不适合当侦探。

然而，我多少……也觉得这种感觉令人羡慕。我希望自己能发自内心地说一句“当侦探很开心”。

但是……当我回过头，看到倒在地上的无数尸体时，我还能说出这句话吗？

“新仙帝也是您这种类型的人吗？”

我问，乔尼微微耸肩。

“我可不大明白他在想什么。不过，解谜的时候他看起来很开心，密室，暗号，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可能就像玩具一样吧，就好像枪对于我一样。从这点来说，也许我和他的确是一类人。”

“新仙似乎把雾切妹妹当成了敌人，这是为什么？”

关于这一点，那个人是这么说的。

新仙本来能够继承雾切的衣钵，但由于雾切响子的出生，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他曾经是雾切响子的祖父——雾切不比等的弟子兼搭档，本来理应由他继承雾切的名号……

只不过这也是从某个侧面出发单方面推测出的结论，并不是新仙自己说的，所以实际情况如何并不清楚。

“你想问他为什么要针对响子？这个嘛，难道不是因为她很可爱？”乔尼轻描淡写地说。“哈哈哈，开玩笑的，不不不，可爱倒不是开玩笑——话说回来，他本来看起来也不像在特别针对响子啊？”

“咦？是这样吗？”

“那么大规模的组织怎么可能只为了欺负一个女孩子存在呢，这也太荒唐了。而且委员会是在大概十年前成立的，当时响子身为侦探也就是个路都走不稳的菜鸟，对她下手有什么劲儿呢？”

嗯——……越来越搞不明白了。

新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到底是为什么而存在，又将往何处而去呢。

“——乔尼先生，现在我们还没输掉游戏呢，情报是不是泄露得太多了？”

利科从旁横插进来。

“哎呀，说得是啊，这样下去搞不好我一个不小心就把奖品的内容也给说出来了。”

“利科，不要多嘴啊。”

我插嘴说。

“作弊可不好啊，结小姐。”

“你到底是我们的同伴还是敌人？”

“你说呢？”

利科露出无比灿烂的笑容歪了歪脑袋。

“刚才你不是说自己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吗？”

“那是乔尼先生说的。”

“是啊，我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

乔尼也露出无比灿烂的笑容回答。

两个麻烦的家伙臭味相投了是吧。

“好了，接下来我还跟女朋友有约，差不多该走了……”乔尼一边站起来一边最后喝了一口咖啡。“嗯？等等，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他这样说着，又坐回椅子上。

反正肯定没什么好事。

“我一直觉得这场游戏好像缺了点什么，现在我终于明白是什么了。”

“……是什么？”

“紧张感啊。双方都不用承担任何风险，以局外人的身份参与到事件中，待在安全的地方或喜或忧……虽说是游戏，这也未免太宽松了。”

啊，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么办好了，”乔尼拿起一枚红色子弹。“只有第三发子弹可以用来向对方射击。”

“啊？这种条件只对您那一方有利吧，我们这边可是根本就没打算开枪打人的！”

我失声大叫。

“不，这对你们来说反倒算是一种补救措施吧？你们必须从众多目标中找出最适合且最具有决定性的猎物，但‘黑之挑战’的情况千变万化，你们也有可能根本找不到这种目标，就算找到了可能也很难成功狙击。在这种时候，你们只要用定位器找到我开枪打我就好了。”

“您是让我们开枪杀死您吗？”

“我可没说要杀死，只要让我丧失战斗能力就算你们通关吧。”

“要是我们把枪破坏掉呢？”

雾切问。

“你以为我会没有备用的枪吗？”乔尼傲然一笑。“要想让我丧失战斗能力，那就只能给我致命一击。我事先告诉你们，只要我还有一根脚趾头能动就能扣动扳机。”

结果还是只能杀了他吗。

“好了，到时间了，”乔尼啪啪拍了两下手像是在打信号，他站了起来，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百元美钞放在桌上。“不用找了。”

他这样说道，向着摩托走去。我本以为他会跨上摩托，没想到他却取下了用网子绑在摩托旁边的滑板，踩上滑板轻捷地向着餐厅正面的入口滑去。

然后他回过头来，对着我们一竖大拇指。

“Good luck！”

说完他就从自动门出去了。

包括我在内，店里的所有客人都呆呆地目送着他的背影远去。

“该怎么说……不愧是三零级啊，跟双零不一样，真大方。”

我拿起了桌上的百元美钞。待会儿得拿去换成日元，不过这样一来就可以放宽心尽情吃芭菲了。

“你不用跟着那个人一起去吗，利科？”

“嗯，我还想跟你们两位说说话。”

“我看你根本没这个意思吧。”

“因为这说不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利科露出一如既往的柔和微笑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世界上也有人的十二岁是这样过的。”

“哦……”他说的话我只有一半听进去了。“不说这个，还有另一件事我很在意……你让他管你叫‘灵’呢。”

“我只是不喜欢其他的叫法而已。”

利科带着似乎有点赌气的表情说，或许也有可能是不好意思。

“我说，利科，”雾切少见地主动发问。“这次游戏结束后你有什么打算？”

“……不知道。”

“你该不会打算继续跟乔尼·亚普一起玩什么胡闹的治安官游戏吧？”

我问道，利科苦笑起来。

“你要是没有地方可去，那就回到我们这边来啊，我不会对你发脾气的。”

“没想到也会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很开心。不过……对我来说这种未来是不可想象的。”

“为什么？”

“你们两位觉得自己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一个侦探，是否还能一直保持自己的才能？或者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侦探，是否还能继续成长？”

“嗯——……谁知道呢，话说回来我本来也没什么才能……不过我觉得雾切妹妹今后应该一直都是侦探。”

“响子小姐也许是这样吧，但我不是。”

“不一样吗？”

“对我来说，现在就是才能的顶峰，今后无法再得到比过去更多的了——我有这种预感。不，与其说是预感，不如说是某种更清晰的……预测吧。既然是我作出的预测，那可以说不会有假了。”

“怎么会呢……”

我觉得好像还是第一次听到利科说这么悲观的话。

还是说，只是他一如既往想到什么说什么？

“小时候会用的魔法，随着一个人慢慢长大，这种魔法就会渐渐用不了了，如果不想这样，那就只能去死。比如说，对了……就像那个十多岁时在数学史上留名，然后死于二十岁的伽罗瓦一样。”

“你难道打算去自杀？”

“怎么会，伽罗瓦可不是自杀的，他为了一位女性跟别人决斗，由于决斗时负的伤而死。”

“……你也想死于决斗？”

“要是结小姐愿意做那位女性的话倒是可以。”

他这样说着，露出一如既往的柔和微笑。

要说这像是他会说的话倒也没错，但我却丝毫推算不出其中到底隐藏着多少心声。

一直以来我从没想过他们会失去才能，我甚至觉得才能会一直存在于他们身上，一点一点成长。然而仔细想来，无论再怎样优秀的运动员，总有一天也会退役，既然才能是会衰退的，那么它应该也一样会消失吧，当然侦探的才能也不例外。

各方面都凌驾他人之上的利科也许也有他自己的烦恼和纠结。然而他看起来似乎并不显得特别悲哀，是否因为他对于自己的侦探身份并没有什么执念呢。

“总而言之，这次游戏结束之后，我打算乖乖去学习。”

“学习？”我不由得反问。“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要学习的啊？”

“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未解之谜呢，反物质的消失，暗物质的存在……我打算去学习天文学和宇宙物理学，去解开宇宙中尚未解开的谜团。”

“哦……没想到你这么认真。”

“嗯，首先我打算利用乔尼先生的关系潜入51区去探询那里的真相，看看那里是不是真的藏着地球之外的智慧生命体。”

“不管你是去学习还是去找外星人都随便啦……不过这些事情难道非要等到跟我们这一战结束后才能去做？你参加这次游戏有什么意义？”

“关于这一点，我和乔尼先生是一样的，为了开心。”

“只要自己开心就不惜牺牲别人，这已经是犯罪者的思路了。”

“这对你们两位来说不是正好吗？反正都是要开枪，与其击落天使不如击落恶魔，这样也不会于心不忍了吧？”

利科摆出邪恶的表情眨了眨眼睛，应该是想模仿恶魔吧。

“如果你们两位就算这样也还是不想参加游戏……那我现在就杀两三个这里的客人吧，这样一来结小姐也会——”

“别说了！”我大声打断他。“这话就算是玩笑也不好笑。”

“呵呵，那我们就一起开开心心地玩游戏吧，纯粹一点。”

“只要开心就行了吗？”雾切眼神冰冷地说。“如果有必要，就连你我也不会手下留情。”

“这就对了。”

利科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他把摆在桌上的装子弹的匣子、定位器和计时器各收起一半，给我们留下另一半。

“下次见面就要隔着瞄准镜了。”

他挥着手走出了餐厅。

我和雾切一时之间无话可说，一同凝视着留在桌上的子弹。

——数日后

雾切把一块小毯子铺在水泥地上，然后匍匐在上面。

她把一个枕头放在面前，这不是睡觉用的，而是为了垫在枪下面把枪放稳的。虽然双脚架、枪架等等用来支撑枪的工具有很多种，但我们试用过好多种之后，发现还是我平时在寝室里用的荞麦壳枕头稳定性和缓冲性最好。雾切很喜欢用这个枕头，这似乎也能帮助她保持情绪的稳定。

从学校出来往山里步行十五分钟，正好有一个老旧的射击场，于是我们决定把这里当做我们练习狙击的地方。这个射击场似乎在二战时是新兵的射击训练场，战后则被用来当作飞碟射击的练习场，只不过好几年前飞碟发射装置就不能用了，一年里光临的客人寥寥无几，而且冬季这里还不开放。然而雾切给老板打了个电话之后，对方很干脆地就同意让我们

整个包下来用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跟老板交涉的，不过我想大部分问题应该都是用钱解决的。

室内射击从射击地点到靶子之间的最大距离是200米，在我们和乔尼的游戏中，至少也要在这个距离下让子弹击中目标，否则就完全不像话了。

我挨在雾切旁边，跟她一样匍匐在地，用固定在三脚架上的望远镜往前看。

我们准备的靶子是一口挂在桩子上直径15厘米的平底锅，从200米以外看去，只能看到一个小小的黑点。

“今天风很大啊。”

我按着耳朵旁边被风吹乱的头发说。

“正好适合训练。”

雾切一边微调狙击镜的位置一边说。

四周环绕的群山之后，灰色的云块正在高速流动。树木瑟瑟作响，剧烈摇晃着。

观察手必须观察大自然的动向，为狙击手提供能够一击命中的条件。

……话虽如此，最终还是要依靠机器。

“向左偏移7厘米。”

我把计算器上显示的数值告知雾切。

雾切校准瞄准镜，把枪托固定在肩膀上。

她一推枪栓拉柄上弹。

我在旁边给她把毛茸茸的耳罩戴到耳朵上，既为了隔音也为了防寒。

雾切屏住呼吸。

一瞬间，她的气息消失了，就好像整个人与大自然融为了一体。她应该正在用全身感受风和重力，她将自己存在的所有都集中在扣在扳机上的手指上。

然后——她扣动扳机。

枪声响起。

我在旁边也能够感受到冲击波冲击着我的全身。

下一个瞬间，双筒望远镜里被当做靶子的平底锅轻轻一弹。

我看到锅底的中心有一个圆形的中弹痕迹。

“命中！”

我叫了起来。

雾切默默无语地一拉枪栓拉柄，排出空弹壳。

“偏离程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的确，”我一边查看靶子的情况一边说。“可能是因为对面靠山，风比较小。下次向右2厘米。”

“明白。”

雾切把下一枚子弹推进枪栓。

我往双筒望远镜里面看。

观察手的任务不仅仅是寻找目标和掌握周边状况，最为重要的任务是查看狙击手射出子弹的中弹情况。由于枪的反作用力，狙击手很难通过瞄准镜观察到中弹的一瞬间，因此必须由观察手进行确认。

观察用的双筒望眼镜、激光测距仪、风速计、夜晚用的夜视仪，等等等等……一切狙击可能需要的装备都是雾切在网上买的。

“靠现在的这些装备，如果要对上一支那种用AK的非正规军小分队，我们可以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雾切是这么说的，但我不大清楚这究竟有多厉害，问题还是在于对乔尼·亚普到底有没有效果。

雾切一口气不停歇地射出十发子弹，全部命中目标。她的技术的确提高了。

“你已经赶上专业人士了啊，雾切妹妹。”

“这还只是外行人的水平呢，”雾切支起身体说。“靠这把枪和这些子弹，必须在没有瞄准镜的情况下击中300米外的目标才行。”

“3、300米？”

“不是狙击手的一般士兵训练的距离差不多就这么远。如果是狙击手的话，按照这种子弹的有效射击距离，从800米开外击中目标是常事。”

“800？这么远？”

“嗯。可以说这个范围内的话乔尼·亚普是一定能开枪打中我们的。”

“那就是说，我们必须从更远的地方狙击，否则就会被对方打中？”

“我们不可能实现高过他的远距离射击，更何况还是800米级别的狙击，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学会的……即使如此，如果是那种十发子弹之中只要有一发击中目标就算赢的游戏，那也值得一试，但在只有三发子弹的情况下，挑战这种远距离狙击风险实在太大了。”

“咦——……那要怎么办呢？”

“在不被对方发现的情况下靠近到能够进行狙击的地方，对于狙击手来说，这种技术跟射击水平一样重要。”

最多能够接近的距离是200米，如果继续接近的话，定位器就会启动，把我们的位置暴露给对方。

“也就是说……如果能够保证200米开外的狙击准确击中目标，那就还有胜算，是吧。”

“没错。”

雾切微微点头。然后她把腿向一旁伸开坐着，向着远方眺望了一会儿，像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寻回因精力过度集中而几乎迷失的自我。

“雾切妹妹，你是不是累了？稍微休息一会儿吧。”

“没事。”

“不行啦，要是以这种状态正式开始游戏，那只会让结果变得更糟。”

我从背包里取出水壶，把杯子递给雾切，把温热的茶倒进杯子里。

“我学着泡了香草茶，这个叫做香蜂草，闻起来很香是不是，听说对稳定情绪也很有效果。”

“……谢谢。”

雾切双手端着杯子，一边用它暖着手一边喝了起来，她因为紧张而绷紧的眉目也稍微放松下来。

我们在香草茶的陪伴下休息了几分钟，在旁人看来，我们跟那些在校园里聊天的女孩子应该没什么两样。傍着狙击枪，我们在四处散落着空弹壳的射击场，度过了一段像是在郊外野餐的时光。这就是我们的青春。

然后我们接着又开了几枪，因为太阳已经开始西斜，我们决定回去。

把枪装进细长的盒子里，然后挎在肩上，就这样，我和雾切沿着平缓的坡道并肩而行，一路上跟好几个刚刚结束社团活动的学生擦肩而过。

“我们就好像刚刚结束了社团活动一样呢。”

“……射击俱乐部？”

雾切抬头看着我说。

“嗯——……准确来说应该是侦探俱乐部吧？对了，我们要不要向学校申请去招募社团成员呢？”

“侦探可不能那么大张旗鼓啊。”

雾切眉间皱起可爱的皱纹说。

“今后可是信息决定一切的时代啊，宣传活动也不能忽视。”

“雾切家根本不会采用这种工作方式，本来就连在侦探图书馆登记也要尽量避免的。”

让她在侦探图书馆登记的人，想必就是乔装成她祖父的新仙帝。原则上几乎不会公开活动的雾切家侦探将自己的活动记录公开，这可说是史无前例的情况。然而即使如此，雾切也没有把自己的名字从侦探图书馆注销，看来其中也有她自己的理由。

“正好利用这个打响自己的名头。”

这是她的说法，不过说到底，我还是搞不清楚她到底是不希望自己的名字为人所知，还是希望让自己的名字被更多人知道。总而言之，她似乎正在向着等级0的目标努力。

话说，在此之前，我去更新了一下自己的侦探图书馆卡片，数字从“887”变成了“886”。我一方面觉得居然连我这么无能的侦探都能拿到“6”，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错；另一方面，想到前几天龙造寺月下的事情，我又觉得这个数字就算再变小一点也很正常。我查了一下自己的档案，关于“利布拉女子学院”的案件，上面写着是我解决的。其他案件则各自收录在直接参与了事件的侦探档案里。

顺带一提，雾切从“917”又跳了一级，变成了“915”。档案里也新加上了她解决“武田鬼屋”和“孪生子能力开发研究所”这两个案件的内容。

从数字上说，雾切终于把我赶超了，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我也设身处地替她感到开心。

等级达到“5”，这个数字已经足以让同行们另眼相待。但是我觉得雾切的实力还不仅如此，她距离光荣的“0”其实也没有那么遥远。

学校围墙外的一排路灯点亮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宿舍里。

我跟雾切一起进入我的寝室。

雾切几天前开始住进了我的寝室。

她刚到寝室住的时候，陌生的宿舍生活让她感到相当困惑。然而这并不是因为警惕心或是紧张感使然，准确来说，这情形更像是一位高贵的公主误走进了平民的生活。仔细想来，她原本生在一个有佣人的家庭，从懂事起就出入各种酒店，就算她能够适应在一个陌生地方的生活，也肯定很难习惯鄙陋的环境。

再怎么说也不能让小公主睡在地上，所以我把床让给了她睡，从这天起铺在地板上的被褥就成了我睡觉的地方。不过有时候累了我也会躺在床上，偶有几次醒来时还发现我就睡在雾切旁边，对此她并没有什么怨言。

这样的平民生活她也很快就习惯了，不久就开始自己试着做清洁和洗衣服。关于烹饪她之前只重视知识层面的学习，不过实际下厨的时候，她动作很娴熟，做出来的菜味道也很好。

假如——我的妹妹还活着，也许我们也会像这样过着平凡的生活。

然而我立刻打消了这种想法。妹妹已经再也回不来了，在我眼前的人也不是妹妹，而是雾切响子；而且，我们还正在经历一场与平凡生活相去甚远的战争。

——此后又过了数日

“雾切妹妹，以前乔尼·亚普教过你怎么用枪对吧？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他以前就是那种感觉吗？”

我仰面朝上躺在房间里，一边用已经用得很趁手的双筒望远镜望着天花板，一边问雾切。

雾切紧挨在我旁边，保持匍匐射击的姿势，枪口对着贴在墙上的乌鸦贴纸。不装子弹，瞄准目标，像实弹训练那样扣动扳机，一次又一次重复这个过程，要想射击技术进步，这是训练不可缺少的一环。

“这个嘛……没什么不好的印象，关于枪的知识他也是从零开始教我的，讲得很仔细。”

咔嚓——

打空枪的声音告诉我她扣动了扳机。

“那个人对我们没有敌意，也没有宣誓效忠委员会，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和他斗啊。”

“‘为了开心’吧。”

“你能理解？”

我把双筒望远镜抵在眼睛上，向着雾切翻了个身，望远镜里映出她失焦的模糊身影。

“能够理解，但不能接受。”

“他说‘要是不开心那就没必要当什么侦探了’……但是侦探就算不开心也必须要当不是吗。”

“谁知道呢。”

咔嚓——

不用问也知道，什么开心还是不开心，想当还是不想当，她当侦探不是出于这个层面的原因。她只是诞生在了战场上，一路奋战活到现在——这就是雾切响子。

“不过啊，乔尼·亚普这个人呢，虽然作为一个侦探我没办法对他产生尊敬之情，但跟新仙帝和龙造寺月下比起来，他更让人觉得亲近，你不这么觉得吗？而且如果光看外表的话他也相当帅……”

“结姐姐大人，”雾切把头稍微抬起来一点，转向我这边。“如果你以为他能像利科那个时候一样变成我们的同伴，那我劝你还是放弃这个主意吧。”

“怎、怎么会呢，我没有这么想啊！”

“哦，是吗。”

“本来这次的游戏也是，要是那个人没有突发奇想，我们也就不用这么费事了啊，被他害得好惨。”

“是啊。不过，要是他们拿出真本事的话，本来不管什么时候想怎么对付我们都行，尽管如此，他们却特意制定了规则提出要跟我们对战，从这一点来说，也许的确说得上公平了。”

“让上初中的女孩子拿上一把四千克的枪跟他们玩，这叫公平？”

“上初中的女孩子也只要十天就能够成为狙击手啊。”

“那只有你才可以啦。”

我不由得扑哧一下笑了出来说。

不过她身为狙击手的实力的确开始崭露头角了，以她现在的技术，200米开外的狙击基本是百发百中。

短短十天就能够成长到这个程度，这自然是因为她本身就很聪明，但也要归功于她的不断努力，除了在学校里的时候，就连睡觉时她每天都枪不离手。这让我再次体会到，她毫无疑问一生下来就是个天才，然而同时也是个不屈不挠、一心向着目标努力的人。

为了不给她拖后腿，我也尽我的最大努力学习了很多，枪械构造自然不用说，如今我对这方面知识的了解已经算得上是“对狙击最为了解的高中女生”了。

“话说这次的游戏不知道新仙知不知情呢？”

“既然游戏的舞台是‘黑之挑战’，我觉得他不可能不知道。”

“那就是说他知道并且默许了？”

“这个嘛……乔尼·亚普他们说自己和委员会没关系，但委员会有可能掌握了他们的动向，并且在暗地里筹划着什么。”

“果然会变成这样啊……”

虽然早知道这次的事绝不会以单纯的游戏收场，但要是扯上了新仙，搞不好事态发展的严重程度会超出我的想象。

不知道这次我还能不能和雾切一起回到这个地方……

“我说，雾切妹妹，这只是个假设……要是新仙叫你‘放弃雾切的名号’，你会照办吗？”

“……什么意思？”

她反问的语气很尖锐。

“不，那个……这只是我胡乱推理的，你可以不用往心里去……我觉得搞不好新仙其实是想得到雾切的名号。”

这与其说是我的推理，倒不如说是某个了解新仙过去经历的人作出的推理。然而，那个人不让我把跟他见过面的事情说出去，所以我不能对雾切说。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真是耐人寻味呢……”

“你、你看，新仙很显然把矛头对准了你嘛……感觉像是对侦探有很强的执念……既然他已经在侦探图书馆得到了‘000’，下一步他的目标会不会就是‘雾切’这个光荣的名号呢……”

“他想杀了我夺走这个名字？”

“没错！虽然不知道他打不打算杀你……说不定他只是打算逼你这个侦探认输，然后只夺走‘雾切’的名号。比如说世界性的体育项目当中有那种争夺称号或是奖章的比赛对吧，侦探行业不是没有吗？新仙在六万多人登记在册的侦探图书馆迅速登顶之后尝到了甜头，他喜欢上了作为一个侦探站在最高点俯瞰众生的感觉。”

“这推理很有趣呢，我从来没想到过。”

咔嚓——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扣动扳机的手指仍然没有停下。

我放下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她架着枪的侧脸。在射击之前她那聚精会神的表情澄净而美丽。

“所以新仙——他说不定最后会要求你‘放弃雾切的名号’，我就是这么想的。”

“然后新仙就会自称是雾切对吧？”

“就是这样！”

“结姐姐大人。”

咔嚓——

她扣动扳机之后，把枪放下了，缓缓支起身体。

“你似乎有不少误会，所以我事先跟你讲清楚吧。首先，雾切这个名字并没有结姐姐大人想的那么有价值。”

“咦……但是，你们不是代代继承侦探事业……”

“嗯，这是事实，我自己也以身为一个雾切家的侦探为荣。但是从工作性质上来说，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隐瞒身份行动的，雾切这个名号不会公开。也就是说，这个名号并没有什

么知名度，犯不着去不择手段争夺，而且就算把这个名号抢到了手，那也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对新仙来说可能就不一样了啊，同样身为侦探，他说不定觉得雾切这个名号很有价值呢，或者也有可能他是想得到你说的‘荣誉感’。”

“我觉得新仙帝没有理由对雾切的名号如此执着。还是说……结姐姐大人你有什么根据？”

雾切用一如既往的冰冷眼神观察着我。

“呃，不，没什么……”

“结姐姐大人你的推理，如果不是一个认为雾切的名号很有分量的人，是不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的。难道说——”

雾切盯着我的眼睛低语。

我多少有点理解被她步步紧逼的案犯是什么感受了，这样锐利的眼神简直让人感觉无处可逃。

“算了。”

她冷淡地说道，将视线移开。

在她面前想隐瞒什么可真不容易。

然而她也同样向我隐瞒了自己的家被新仙鸠占鹊巢以及祖父被害的事情，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也向她隐瞒了自己已经知情的事实。

要是说出来该多轻松。

如果是好朋友，如果是搭档，或者如果是家人，也许我们早已把这些隐瞒的事情向对方坦承了。

但我们是侦探。

就仿佛上帝正在考验我们：在彼此心中各怀秘密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能互相信任？

“他如果想要雾切这个名号那我就给他。即使如此，也没有人可以否认我是侦探。”

“雾切妹妹，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仍然躺着没起来，往她那个方向连打几个滚。“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洗澡吧。”

“你不会做什么奇怪的事？”

“怎、怎么会呢。”

“为什么要慌张啊，真可疑。”

“好了，来，赶快去准备吧，澡堂要关门了。”

——此后又过了数日

二月二日。

我在去上课之前查看了一下信箱，里面有一个黑色信封，上面没有之前的火漆，里面果然是“黑之挑战”的挑战书，受到召唤的侦探一栏里写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个不认识的人。

我立刻把信封的事告诉了雾切，我们两个人决定从这一天开始请假不去上课了，这样一来在案件解决之前我们又必须休学了。

“当时说的时间是两周后，所以我本来以为会是明天的，但要是把我们在家庭餐厅跟乔尼·亚普他们见面的那一天算进去，今天就正好是第十四天啊……是我大意了。”

“你看，计时器已经启动了。”

扮演侦探的人打开信封的那一刻起计时器就启动了，上面显示还剩大约160个小时，“黑之挑战”已经开始了。

“看来是在今天零点左右打开的呢。”

战斗终于打响了。

我们必须靠这薄薄一纸挑战书推理出事件经过，防止罪案发生。而且，我们还不能靠近现场，只能远距离发射子弹，破坏犯罪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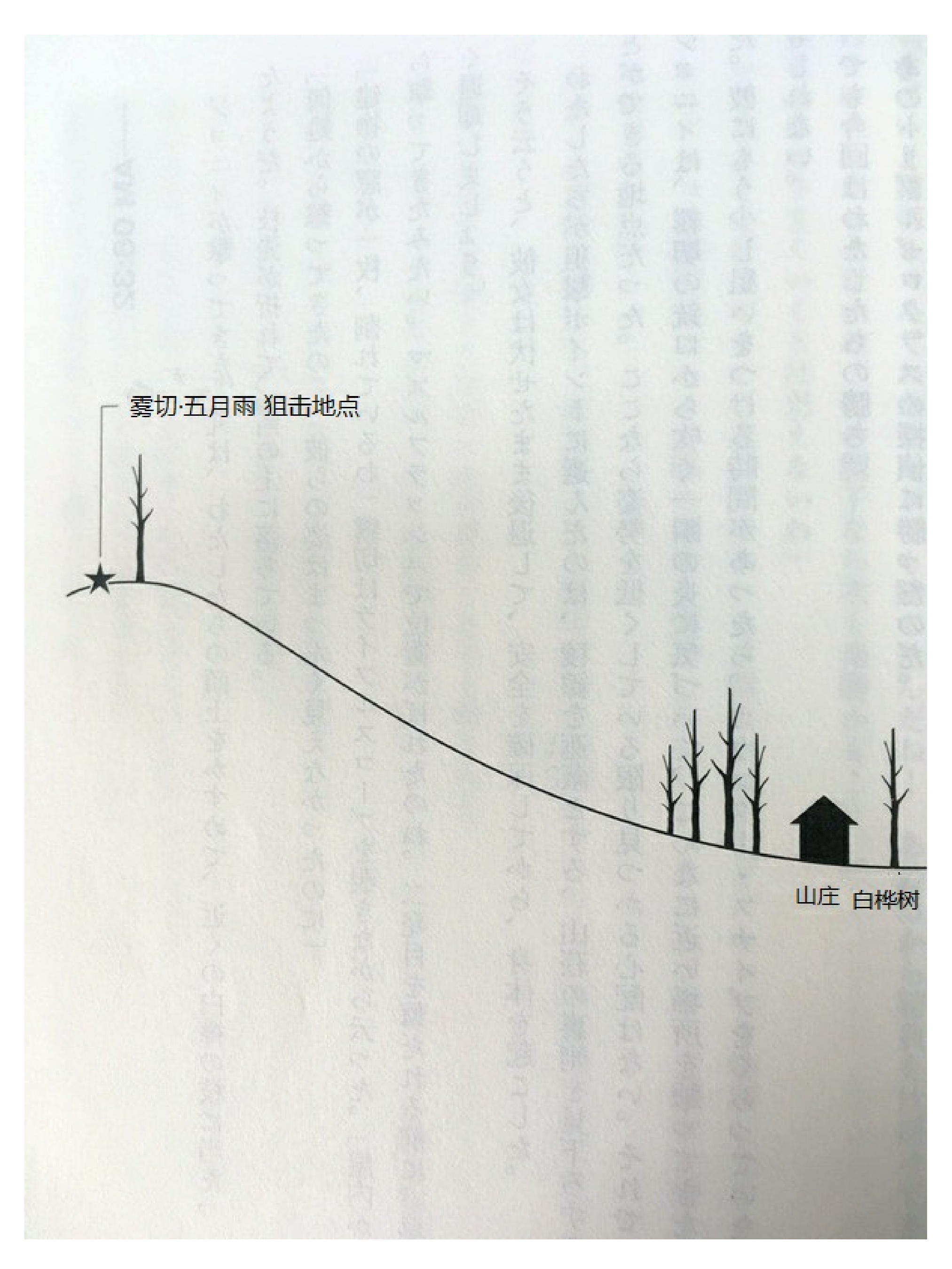
天气预报说今晚有雪。

“我们走，结姐姐大人。”

雾切披上了用来充当迷彩伪装的白色外套。

现在——AM 7:05

就这样，第一场狙击战我们成功地战胜了乔尼·亚普。就算这是按照他们的剧本在走，但胜利就是胜利。



胜负已分之后，我们走下山坡，去往“魏德伦山庄”。

就算犯罪手法已经遭到破坏，也很难说案犯会不会采用别的方法杀害目标人物。我们和乔尼的游戏从规则层面上来说，只要让“挑战书上预报的杀人案”陷入“无法完成”的状态就算我们赢，但对于案犯来说，这些跟他没关系。“黑之挑战”关系到他的性命，他有可能会不顾一切地设法完成自己的复仇。

我们一边注意观察定位器一边靠近建筑物。

进入200米圈内后，定位器仍然没有响。我看了一眼建筑物的后门，一条痕迹把雪两边分开向着山坡的方向延伸而去，那是雪地摩托留下的痕迹。说起来，刚才好像也听到了像是引擎发出的声音，想来就是这个了。看来乔尼和利科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

我们绕到建筑物正面。

在那里，雪上留有好几道雪地摩托的痕迹。

“难道说……”

雾切神情愕然地低语。

我们敲响了山庄入口的门。

出来了一位女性。

“你们……是谁？”

女性一脸困惑。

我们告诉她自己是侦探，并且向她解释了按照预告会有事件发生。

“虽然你们特地过来，但我想应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因为救援队已经来过了……”

“救援队？”

“嗯，刚才救援队骑着雪地摩托过来，把一个穿着红色滑雪衫的人带走了，他们说会按顺序一个一个把我们带出去的。不过呢，这种时候难道不应该是女士优先吗？”

女子有些无奈地说。

我和雾切面面相觑。

“是委员会啊。”

“为什么委员会的人会来？”我一歪脑袋。“他们带走的究竟是谁？”

“当然是案犯啊。”

“也就是说，侦探成功地指证了案犯？”

在至今为止的案例中，被雾切指证的案犯总是不知不觉间就被委员会那伙人带走了。

然而我们向侦探铃枪询问情况时，据他所说他不但没有指证案犯，甚至任何一桩事件都没有发生。

“看来游戏对事件产生了影响呢。”

雾切说。

也就是说，狙击战的结果直接反映在了“黑之挑战”的成功与否之上。如果我们得胜，那么案犯的结局就等同于被侦探指证。

我们判断不出这种安排是出自乔尼的指示还是出自委员会的裁度，游戏结束后不用我们善后倒是方便了我们，但莫名其妙就玩完了的案犯只能说实在太可怜了，虽说案犯下定决心要杀人，但他甚至还没有到实际行动的那一步，就受到了委员会的裁决。

到底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否正确呢……

反过来，一想到要是乔尼他们得胜的时候会怎么样，我就觉得很可怕。

“下次我们也要取得胜利，让这种游戏赶快结束吧，结姐姐大人。”

“是啊。”

这场游戏我们不是赢不了。

只要拿下下一局就是我们赢了。

就请乔尼·亚普早点退场吧。

敬告侦探

倾听黑之呐喊

地点 形代岛 9亿

凶器 小 刀 500万

凶器 氰化物 500万

手法 密 室 3000万

手法 不在场证明 4000万

手法 毒 杀 1000万

手法 消 失 2000万

手法 移动尸体 2000万

手法 身份误认 500万

手法 动 物 3000万

手法 自 燃 5000万

手法 自 杀 2000万

总开销 11亿3500万

以上述开销，召唤以下侦探

西湖彩子

第一章·完

第二章 Demonic virtuoso

宣告下一场战役开始的黑色信封在三天后寄到了。

跟上次一样，我去上课前看了一下信箱，里面有一个信封，没有邮票，没有收信人，只能认为是有人偷偷溜进女生宿舍直接把它扔进信箱里的。

是委员会的人吗？这就意味着，可以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雾切响子目前所在的位置。然而他们却一直没有对她下手，难道是因为这违反了游戏的规则吗……

雾切还在床上迷迷糊糊地躺着，我把信封给她看，她慢吞吞地爬起来，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刷牙换衣服，过了好一会儿才完全清醒过来。

她喝了一口放在桌上的咖啡之后总算把信件的内容看了一遍。

“……买得可真不少啊。”

就连雾切也免不了有些不知所措。

“难道他们的犯罪手法开始清仓大甩卖了吗。”

我在床上坐下，给坐在地上的雾切梳头，把她的头发编成三股辫。

“虽然跟上次比起来时间比较宽裕……但这张挑战书光是看上一眼我就头晕起来了。”

我把她的头发编好，系上缎带。这根缎带左右着这次较量的命运，我很用心把它系得牢牢的。

“集齐了这么多手法，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案件呢……我完全想象不出来。”

“是吗？”雾切把步枪抱在怀里说。“想象本身不难啊，反倒有点太简单了，简单得让人怀疑这是不是虚张声势或误导。”

“咦？简单？”

“嗯，按照一项手法对应一名被害者来考虑，手法一共有九项，被害者是九个人，再加上侦探，就是十个人。要说一个岛上有十个出场人物，那只有《无人生还》了吧。”

“啊！”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著名作品，封闭空间的基本模式。令我和雾切相遇的“天狼星天文台”案件中，东道主也用了一个由U·N·欧文这个角色名字而来的假名。

“岛名里的‘形代’指的是凭依体吧，一般来说，神社里会用和纸剪成人形来当作‘形代’。想必‘形代岛’上会事先准备好代表十名访客的十张‘形代’，每有一个人被杀，就会有一张‘形代’消失，应该是这样安排的。”

“原来如此……这的确是《无人生还》啊。”

然而照本宣科模仿小说情节来犯案的话，马上就会被侦探识破，因此犯案手法自然会按照委员会的风格作出改动。

“那么，在案发之前开枪射击‘形代’让它无法使用，这样如何？本来‘形代’必须准备十个人的，要是在案发前少了，那肯定会让案犯感到不安的吧。”

“案犯可能会感到不安，但应该很快就能恢复过来，纸做的‘形代’只要再剪一张就可以了啊。”

“这样啊……”

要想阻止事件发生，那就只能让犯案的某个关键要素陷入无法修复的状态。

“像上次那样破坏凶器是比较保险的，但这次小刀或是装有剧毒的容器不见得会放在我们狙击得到的地方呢。”

雾切把步枪的枪栓卸下来，往膛室里面仔细看。要想保持射击的精准度，枪械的日常保养是必不可少的。

“嗯——……用一发子弹救下十个人的办法……”

我抱着胳膊念叨。

“啊，对了。”

“你想到什么了吗，结姐姐大人？”

“我说，雾切妹妹，你知不知道‘百发百中的猎人’这个故事？”

“不知道。”

“从前有个地方有一位猎人，他的枪法百发百中。猎人看到电线上停着十只麻雀，于是举枪瞄准，子弹只有三发。好了，请问猎人能够打下多少只麻雀呢？”

“等等，这个故事不合理啊，”雾切表情严肃地说。“一般来说猎人是不会打麻雀的。”

“不，这个不是重点……乌鸦也行，野鸡也行，只要是鸟类都可以啦。哦，还有，感觉你可能还会在细节上挑剔，我事先加个注释，猎人的枪是栓动式步枪。”

“答案应该是‘一只’吧。因为听到第一声枪响之后，其他九只麻雀都会飞走。”

“没错，然后，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参考这个故事？”

“什么意思？”

“你想一想岛上的那些人嘛，要是突然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枪声，而且墙上还多了个弹孔，一般来说他们都会从那个地方逃走的吧？至少现场肯定是一片混乱。这样的话，案犯的计划不就泡汤了吗？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必要非得狙击什么东西，只要随便开上几枪，不就可以防止事件发生了？”

“这不能说绝对保险啊……”雾切缓缓摇头。“这次的舞台在岛上，那些被当成目标的人无处可逃，案犯也应该早就预料到他们会陷入混乱。”

“说得也是啊……毕竟是孤岛上的杀人计划嘛。”

这个计划说不定就建立在众人会陷入一片混乱的前提下，这是很正常的，不，肯定是这样没错。

“啊，但是仔细一想，这里这么一长串的手法，我们其实也没必要一个都不放过啊？因为，你看，只要破坏其中一项手法，满足让它‘无法完成’的条件，应该就可以像上次那样，让‘黑之挑战’在这一步中止了。”

“事情会那么凑巧吗？按照委员会的判定，‘黑之挑战’会在什么时候、什么阶段‘中止’，

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就算我们成功地破坏了其中一项手法，要是这项手法是用来杀害第四名被害者的呢？我们可能要眼睁睁看着前三个人被杀，在第四个人的时候‘黑之挑战’才会‘中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对前三个被害者见死不救。”

“嗯——……这样啊……”

就算在游戏中取胜，只要有被害者出现，那我们作为侦探也一样是输。

是应该做好牺牲几个人的准备，集中精力阻止其中某一项手法实行？

还是应该不惜冒着输掉游戏的危险，摸索不让任何人被害的方法？

我当然会选择后者。

雾切应该也和我有一样的决心。

“首先我们要找到‘形代岛’。”雾切说。“如果不掌握地形，那也无从制定作战计划了。”

我用信息处理室的电脑查了一下，很快就找到了‘形代岛’的位置。这是位于东北方里亚式海岸周边的其中一个无人岛，岛上一千多年前就有座神社，人们常在那里求神保佑打渔和航海平安，似乎很有名的样子。这个岛的正式名称是‘平岛’，的确是个很平凡的名字，在当地“形代岛”这个名字反倒更加有名。

坐新干线的话两个小时后就能到那里。

我们背着装枪的箱子，在最近的车站坐上了电车。

我们抵达港口小镇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六点，周围一片漆黑，只有车站前的转盘中央，橙色的夜灯还在发出朦朦胧胧的光。这个地方作为观光地还算有点名气，不过看样子这里也只有太阳还没落山的时候比较热闹。我将目光投向大海的方向，只有一片什么都看不到的黑暗，那边传来海浪的声音。

由于船天黑之后是不出海的，我们在附近一家旅馆住了下来，决定在那里等到天亮。

从开阔的日式房间窗口，可以眺望远处海岸沿线城里的灯光。浴衣有水蓝和淡粉红两种颜色，雾切选了粉红，于是我选了水蓝。

晚餐的菜色以海鲜为主。居然会有这种事！虽说事件已经迫在眉睫，但这教人怎么能不兴奋呢。

就好像我们两个人单独出来修学旅行一样。

听说这里还有露天浴场，于是我们决定一起去泡澡。

宽敞的岩石浴场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当然，我本来是打算把所有能想到的有趣的事全都来一遍，比如说游游泳，或是跟雾切打打水仗，然而当我看到雾切泡在热水里的右肩上有块紫色淤青时，观光旅游的心情顿时随着水蒸气一同烟消云散了。

“雾切妹妹，那个……”

“没事的。”

她用手遮住淤青。

之前跟她一起去澡堂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淤青的——

想必是这几天在训练中留下的吧。狙击的时候必须用右肩抵住枪托将枪身固定住，那个部位需要承受射击造成的冲击。就算没有开枪，反复练习抵肩的射击姿势也一样会在她白皙的肌肤上留下伤痕。

对于这块淤青，我再也说不出什么其他的话了。几乎没有什么我可以为她做的，因此我只能在泡完澡后用尽可能温柔的动作为她擦拭沾湿的头发。

然后我们把房间里的灯关掉，说起了悄悄话。当然，这不是青春期少女之间的密谈，而是案件侦查会议。

“上次我们没来得及抢在对方前面，这次应该领先他们很多吧？计时器现在还没启动呢。”

“事情没这么简单，”雾切轻轻吐着气说。“既然我们都能来到这里，那就应该认为他们早已经到了。”

“话是这么说……”

“而且这次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我们似乎比较不利。”

雾切打开枕边的灯，把“形代岛”的俯瞰图摊开。

这个岛位于港口以东约3千米，面积不算太大，长度（东西方向）约500米，宽度（南北方向）约700米，神社以及与之相连的大宅差不多位于正中央的位置，这个地方是标准高度最高的。

“可能成为据点的建筑物位于高台之上吗……”

也就是说敌方会占据制高点，跟上次的情况正好相反。

“岛上自然生长的植物不太多，都是灌木，几乎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岛的中心距离最远的海岸线也只有350米，以乔尼·亚普的枪法，可以说整个岛都在他的射程范围内。”

“这可真是个难题啊……该怎么办，雾切妹妹？”

“这个嘛……”

雾切似乎也无法马上给出答案。

我们还没能决定到底把什么定为狙击目标。

“我们在事件发生前先上岛占领高台，这样如何？”我随想随说。“顺便把犯案手法中有可能会用到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全都砸得稀巴烂，这个办法也……”

“这是不可能的。”

“咦？为什么？”

“我想他们应该已经在岛上了。”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也是以最快速度到这里来的啊。”

“既然你觉得‘这怎么可能’，那就是真相了，放到他们身上不会有错的。”

……她说得没错。

对于三零级组合，的确应该随时准备应对最糟糕的情况，就算他们从美军基地开着一架喷气机飞到这里来也用不着吃惊。

而且，他们已经在最佳的狙击位置就位，正在等着我们上岛。这次他们应该会拿出真本事取胜。

“简直无计可施。”

我翻了个身，仰面朝天，这下真是字面意义上的仰天长叹了。

“不是那样的。”

雾切的话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我不由得撑起身体。

“嗯？难道你有什么锦囊妙计？”

“办法有两个。”

“还有两个？”

“第一个办法不是在狙击战中取胜的办法，而是防止事件发生的办法。另一个则是第一个办法失败时的最终手段。”

“什么什么？告诉我吧。”

“第一个是——在港口把所有要到‘形代岛’去的人拦下来，就是这个办法。在事件的出场人物到达现场之前，把他们所有人扣住。”

“原来如此，这是货真价实的海岸防卫战。”

“我们在这个港口蹲点，只要发现有人打算上岛，就说服他们，把他们拦下来。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就算不惜用一些强硬的手段也要把他们扣下来。如果不能拦下所有人，那拦下其中几个也可以，然后让他们暂时留在这间旅馆里。”

“在这种情况下狙击战会怎么发展呢？”

“如果在最后期限到来的时候仍然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应该就可以解释为我们成功阻止了事件。只不过，我想他们肯定不会乖乖地坐以待毙。”

“他们会来狙击雾切妹妹你？”

“嗯，不会有错。”

这样一来，上次我们是“进攻方”，这次则形势一转，我们变成‘防守方’了吗。乔尼他们为了让事件按计划进行，应该会来争夺那些计划上岛的人。

“但是雾切妹妹，你只要藏起来就不会被对方打到了吧？”

既然不用狙击，那也没有必要特意露面了——也就是说，不用给对方反狙击的机会。

“这个作战计划比上次更有胜算吧？这下子我们肯定能赢了！”

“但愿如此。”

“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乔尼·亚普放弃狙击，向我们发起突击的时候，光凭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他匹敌的。”

“那应该不会吧，一个对狙击战那么执着的人怎么会放弃狙击呢，这等于自己毁掉自己的游戏啊。”

“我也这么想。但这只是我们对他的印象，从逻辑上说无法否定这个可能性啊。”

“我觉得你想得太复杂了……”

“话说回来，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能否把那些打算上岛的人拦下来。”

“说服他们会很难？”

“我不是这个意思……并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他们会出现在这个港口。”

“咦？可是距离那个岛最近的港口就是这里没错呀？”

“就算多少会绕点远路，只要有船，从其他港口也一样可以上岛。”

“啊，说得对……”

“他们也有可能会坐直升飞机啊。”

说得也是，考虑到之前的案件，案犯甚至可以让所有人昏迷后将他们搬上岛，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要是海岸防卫战失败了呢？”

“那只能用第二个办法，也就是最终手段了，”雾切面无表情地说。“狙击乔尼·亚普。”

“——能成功吗？”

“嗯，只不过我不打算把他打死，我不是杀手，说到底只是个侦探。”

“那么……”

“我会瞄准他的枪。”

“就算弄坏了他的枪，他也应该还有好几把备用的才对啊？”

“是啊，但是——子弹只有三发。我会在他装上第三发红色子弹的时候狙击他，让枪走火，结果对方就会弹药耗尽，比赛结束。”

“啊！还有这个法子！”我不由得叫了起来。“啊，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也不用等到第三发了，一开始打他的弹仓不就行了？”

“他不一定会事先把所有子弹都装进弹仓里。”

“说得也是……”

如果是栓动式步枪，每一发子弹都直接推进枪栓的上弹方式也并不少见。或者对方也有可能把绿色和黄色的子弹装进弹仓，最后手动装填红色子弹。也就是说，红色子弹不一定会在弹仓里。

果然，要想让红色子弹走火，那就必须观察到它上弹的那个瞬间才可以。

这就是说，我们至少要让乔尼把绿色和黄色的子弹发射出来。我们必须要对付一位一流狙击手发射出的子弹，而且还是两发。

这真的有可能吗——

“我从头开始说。”

雾切用圆珠笔在地图上画起来。

她在海上画了两个船的图形。

“首先准备两艘船，我们分开坐，我坐其中一艘，结姐姐大人坐另外一艘。结姐姐大人从岛的西侧走，我绕一大圈，从南侧走，然后结姐姐大人一个人先向岛靠近。”

“我一个人？这难道是……”

“没错，是诱饵。”

“果然。”

“结姐姐大人你的任务，就是让乔尼·亚普用掉第一发绿色子弹。至少你得接住一发。”

“会死的啦！”

“放心吧，你没有必要用身体去接住子弹，我事先会在结姐姐大人的船上布置一下，看起来就好像我正藏在船上一样。把布盖在某样东西上面，让它鼓起来一块，这样就够了。顺便为了不让风把布吹起来，还要用绳子把它绑在船上固定住。这样一来，乔尼·亚普肯定会用子弹把这根绳子射断，首先把布揭开。”

“这么细致的动作……不过那家伙应该做得到吧。然后呢，接下来怎么办？”

“对方发现结姐姐大人的船是诱饵之后，我马上乘另一艘船向岛靠近。为了避免遭到狙击，我会事先盖上布藏起来，从对方那个位置看来是判断不出布下面到底是诱饵还是真人的。”

“嗯。”

“一般人会认为这可能是诱饵，不会轻易用掉第二发子弹……但如果是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

“我想也是，很容易就能想象得到。”

乔尼说过，能够使用的子弹增加到三发，这是为了我们着想，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只需要一发子弹就足够了。对他来说，第一发和第二发就像是“多出来的”，他不可能会在使用这“多出来的”子弹时犹豫不决。

“这下我们就成功让他用掉了第二发子弹。”

“但是布被揭开之后，雾切妹妹你就完全暴露了对吧，这样没关系吗？”

“嗯，乔尼发现我之后，应该会把第三发红色子弹装上。从排出弹壳、装弹到重新瞄准，这个过程大概不到一秒，这一秒钟就是给我们的机会。”

“你说机会——你在船上对吧？”

“嗯，当然，已经架好了枪。”

“你要在摇晃的船上，在这一秒钟的空隙内，对乔尼的枪实施反狙击，是这个意思吧？”

“没错，”雾切若无其事地说。“这个作战计划怎么样？”

“什么叫怎么样——”真是的，对于她的胆量我只有目瞪口呆的份了。“我当然相信你啊。”

“我不会辜负你的期待。”

雾切露出有一点开心的表情。

“干劲十足虽然是好事，但说到底这是最终手段啊，但愿这次用不着出动枪。首先是不让任何人上岛对吧。”

“我们在天亮之前到港口去吧，要在那里蹲点，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来都不能错过。这也许会是一场持久战。”

“蹲点啊……说起来之前都没有这种经历呢。”

“是啊……要不要准备三明治和咖啡？”

“咦？”

不是红豆面包和牛奶？西式的？

“开玩笑的，”雾切钻进了被子里。“我要睡了，结姐姐大人你也早点睡比较好。”

“哦、哦，嗯。”

我几乎从没听过她开玩笑，所以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且不提这个……

我仰望着旅馆的天花板思考。

这个作战计划有没有什么破绽呢。

话说回来，这个作战计划真的能够顺利进行吗？

我迷迷糊糊地思考着，不知不觉间睡着了。

天还没完全亮，我们已经换好衣服出了门。

昨晚因为太暗而没能看到海上的群岛，现在这些岛屿的剪影映着日出时的熹微曙光四处浮现在海面上，这绝美的景色确实是观光地所应有的。

我们沿着水泥护堤往前走。

清冷的空气席卷而过，是海风，风速7米每秒，如果子弹遇到横向风，偏离程度会相当大。具体数值要取决于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不过有必要按照5米左右的偏离程度来考虑。

我看了一下手上的计时器。

还剩163个小时——

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宣告“黑之挑战”信封拆开的计时器开始了倒计时。倒推回去的话，侦探应该是在半夜零点准点拆开信封的。

“这次扮演侦探的人会不会也经历过‘黑之挑战’呢，对方为了便于掌握最终期限是特意在零点拆开信封的。”

说起来，我们以前也特意调整过时间，选择在正午时分拆开信封。这种事如果不是有经验的人是想不到的。

“终于开始了。”

“Shoot down the angel”的第二局拉开了帷幕——

“来，雾切妹妹，我们鼓足干劲开始蹲点了！”

我扯着嗓子把风声压下去说。

就在这个时候。

毫无前兆。

空气被划破的声音。

雾切系在右边的缎带一端，像是被某个看不见的东西烧断了一样变成了两截。

断掉的一小截缎带轻盈地随风飞舞，落在了海浪之上。

稍迟一步——

传来了远雷一般的枪声。

我和雾切身体完全僵硬了，只能呆呆看着那一小截缎带渐渐消失在海浪中。

“……啊？”

我终于恢复了意识，赶紧用双筒望眼镜往“形代岛”的方向看去。

一定是假的。

我绝对不会相信的。

双筒望远镜之中，那个岛只有一个小小的影子。

测距仪计算不出数值。

这也是很合理的。

因为——它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超过3000米。

“我们大意了。”

雾切解开头发上剩下的一截缎带，查看断裂的地方，缎带的断裂处被剜成一个弓形，应该是子弹掠过的痕迹。

“从子弹发射的方向来考虑，他们应该就在‘形代岛’上没有错……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这可是世界纪录级别的超长距离狙击啊。”

雾切的话几近是称赞了。

如果是2000米级别的狙击，不管多么万事俱备，最终还是必须要有幸运的眷顾，否则很难成功。目标是静止的那还好说，如果目标是移动的，就会有更多不确定要素干扰计算的结果，更不用说要击中随风摆动的缎带，这已经近乎是个奇迹了。

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是未知来电。

“喂，你好。”

“结小姐？是我，”是利科的声音。“第二局看来胜负已分，你们两位辛苦了。接下来的最终场再见吧，下次我们也不会输的，再见。”

“等、等一下啊——”我打算拦住他但电话很快就挂断了。“这就完了……？”

我愕然地低声说。

这一局的输赢完全是单方面的，对方丝毫不在意我们制定了什么战略，将莫大的力量集中到一点完成了强行突破。人们常说狙击手靠一颗子弹就能扭转战况，我们见识到的正是这种力量，虽然并非出自本意。

“乔尼·亚普用的子弹应该跟我们是一样的吧？用7.62毫米的子弹进行超过3000米的狙击，这可能吗？”

我还是没办法接受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是啊，我也觉得难以置信，所以疏忽大意了。7.62毫米的有效射程是800米左右，然而忽略命中率和破坏力不计的话，最大射程是4000米——虽然难以置信，但不是不可能。我不该放松警惕的。”

我再次体会到了我们的对手是多么超出常理。这就是说，对方的射程也是“000”级别的。

“结姐姐大人，现在不是垂头丧气的时候，我们赶快到‘形代岛’上去吧。”

“咦？为什么？游戏已经结束——”

我突然想到了。

上次“黑之挑战”的时候，由于狙击战结果已经分晓，事件被强行打断了。而这次在我们落败之后，事件将会如何处理呢？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雾切脸色苍白地说。

我也有同感。

由于昨天已经事先谈妥，我们很快就借到了一艘渔船。雾切好像也会开船的样子，不过这次她把开船的任务交给了渔船的船长，我们一路赶往岛上。

渔船乘风破浪前进，视野中原本只有一个黑点的岛逐渐变大，这个岛的形状像一个倒扣的碗，最高处可以看到日式的大宅。

船终于抵达了“形代岛”。

船停在了铺着水泥的小码头，我们踏上陆地。

我们从码头一路往岛的中央跑去，脚下是一条平缓的坡道，每隔几米就有一座小小的鸟居。我抬头望去，鸟居后面可以看到一座大宅。

距离大宅还有一点路的时候，雾切停下了脚步。

鸟居旁倒着一个人。

这个人像是打算从道路外回到路上的时候倒下的，他俯卧在地，由于脸没有转过来，看不到他长的什么样，不过应该是男性。他身上穿着牛仔裤和白色网球衫，在这个季节却没穿外套，身上只有一件短袖，感觉有点不对劲。

“您还好吗？”

我一边打招呼一边跑过去。

在靠近他的一瞬间，我感受到了血的味道。

雾切似乎也发觉了异样，保持着警惕在男子旁边蹲下，摸了摸他的脖子，摇摇头。看来这个人已经死了。

“死后没过多久。”

雾切站起来绕到对面，打算查看男子的脸。

她低头一看男子的脸，突然哑口无言，眯起了眼睛。

“怎么了，该不会是你认识的人吧？”

我探头看去。

“等等，最好不要看——”

已经晚了。

男子的脸上乍一看像是戴着一张红色的面具——平平板板，没有起伏，沿着脸部的轮廓圆形的一圈。然而那不是什么面具。

“脸……没有了……”

他的脸被割掉了。

至今以来我也不是没有目睹过被残忍杀害的尸体，但这次精神上的冲击实在太大了。一个人失去了最有人类特征的部分，这与其说是一具尸体，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损坏的人偶，格外增添了几分恐怖。

雾切一开始也吃了一惊，不过她很快就开始履行侦探的责任，调查起了尸体。

“身上什么都没有，几乎让人觉得不自然。口袋里全是空的，也没有任何手表、戒指一类的装饰物。”

“是凶手拿走了？”

“谁知道呢……”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能够确定尸体身份的东西，就好像他的个性也跟他的脸一样被凶手夺走了。

“总而言之我们先到屋里看看吧。”

雾切向着道路前方走去，我也按着刺痛不已的太阳穴跟在她后面。

前方出现了一座像是在神社大殿基础上改建的日式大宅。

这时我们不由得再次倒吸一口气。

玄关的推拉门前倒着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跟刚才的尸体一模一样，几乎让我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幻影。他身上穿着牛仔裤和白色网球衫，俯卧在地上，两者身高和体形也几乎相同。

我脑海里灵光一闪，靠近他检查了一下，发觉他果然跟刚才一样脸被割掉了。

之后我们在大宅里探查了一番，发现了另外七具尸体。

不管哪一具尸体都是一模一样，几乎让人怀疑他们都是复制品。牛仔裤，白色网球衫，以及被割掉的脸，没有任何知晓他们身份的线索，从外表上看甚至很难确定他们是不是不同的人。

九具一模一样的尸体。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这么异常的案件。

我和雾切逃也似地出了大宅，摆脱充满血腥味的空气，去呼吸了一会儿新鲜的海风。

“挑战书拆开之后才过了差不多六个小时而已……”

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在和乔尼的狙击战中落败才会变成这样，还是一开始就已经计划好会发生这样的事件。然而不管哪一具尸体，他们都是在数小时内到数分钟内被杀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岛上除了变成尸体的九个人之外没有别人了。

定位器也没有响，乔尼他们应该已经离开这个岛了。

“也许认为这是一个模仿《无人生还》的案子，这种想法本身就错了……”

雾切少见地有些沮丧。

这也难怪，这么令人毛骨悚然又莫名其妙的案件——

“该怎么办，雾切妹妹？我觉得凶手应该已经不在这个岛上了……”

“姑且还是把岛上的每个角落都检查一遍吧，说不定凶手还藏在某个地方——”

“喂——，等下等下——”

突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个女声。我循声望去，有个穿着西装和短裙的女子正在沿着有鸟居的坡道往上爬。她的西装外面不知为什么披着件白大褂。

“我从渔船上的大叔那里听说了，年轻侦探二人组说的就是你们吧。”

女子用盖过风声的大嗓门说。她一副火冒三丈的样子，气势汹汹地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无框眼镜，细长的眼睛，长发盘成发髻，加上身上的白大褂，她给人的印象像是与实验室很相称的理科女。

“那个……您是……”

“嗯！”

她脖子上用带子系着像是入场证一样的东西，她拿起来给我们看。

那是侦探图书馆的登记卡。

姓名是西湖彩子。

编号是“950”——

好厉害，是零号，而且开头的“9”是专门负责杀人案的，算是雾切的前辈。

“您是这次‘黑之挑战’中扮演侦探的人吧！”

“就是这样。”

西湖露出带有讽刺意味的笑容，用食指用力往我胸前的地方戳。

“您、您想干什么啊？”

“真想在这里戳个洞，”西湖说。“我事先把话说清楚，这是我的案子，能不能请你们不要来抢功？”

“咦？抢、抢功……”我摆着两只手否认。“我们没这个意思……”

“你们是什么意思不重要，在我的现场，到处摆弄我的尸体，从这一刻起，你们的行为就

是在抢功，明白吗？”

“不管是谁，只要案子破了就——”

“不一样的，”西湖打断雾切的话，手指使劲戳着她的前胸说。“案子如果不是我破的，那就得不到分数了啊，分数。”

“分数？”

我问。

“侦探图书馆的等级啊，要是不靠破案得分的话，那要怎么升到三零级呢。我啊，在四十岁之前要升到三零级，让之前那些小看我的男人好好瞧瞧，然后找个大富翁结婚——”

“那个……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帮您一起破案……”

“不是都说了吗，我·不·需·要！”

西湖用手指戳着我的前胸说，感觉快被她戳穿了，我甚至觉得她是不是对用手指戳人有什么特别的执着。

“好、好的，我们不会打扰您的！”我跟西湖拉开距离，把雾切叫过来。“我说雾切妹妹，虽然这个案子很让人在意，不过还是交给那个人去处理吧，再怎么说她也有个零，实力应该没有问题的吧？”

“是啊，”出人意料的是，雾切很干脆就放弃了。“只要那个人能破案就行了。”

“喂——，我都听见了！”西湖插嘴说。“你们这个侦探团明明两个人都是小不点，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是吧？喂，你们是不是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对、对不起，我们马上就走。”

“走得越快越好……还有下个案子在等你们吧？”

西湖手叉着腰说。

“……难道您认识我们吗？”

“你说呢？我不认识你们，也不想认识你们，不过我可以推理出肯定有什么麻烦事。你那个箱子里面，装的是枪吧？刚才我听到了枪声，不过这个案子跟枪没关系，这就是说，你们必须要把跟你们无关的‘黑之挑战’当作舞台，参加那种类似于生存竞赛的活动，是这种感觉吧？哦，不用回答我了，你们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吧，我也会做我自己应该做的事。”

“这个案子……交给您可以吗？”

“就说你们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啊，这个案子本来就是我的，你们没有必要负什么责任，这是我的案子。你们烦死人了，快走吧。”

西湖做了个赶我们走的动作。

虽然还有不少让人放不下心的，但这里没有什么我们该做的事了。

“我们走吧，雾切妹妹。”

我牵起她的手。

雾切默默地跟在我后面。

“那么接下来的事就麻烦您了。”

我点头致意，离开了这个地方。

之后我们坐渔船回到本土，立刻上了电车。

在车上我们几乎没怎么说话。对方展现出压倒性的实力差距之后，我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也一点都想不出我们要怎样才能战胜对手。雾切眯起眼睛一直望着车窗外。

话说回来，我们究竟有什么必要跟乔尼斗呢？

只要赶快认输，他们是不是就会满意地退场呢？

……我觉得事情不会那么简单收场。

接下来是第三局，也就是最终局。

这肯定会是一场超出想象的激烈角逐。

敬告侦探

倾听黑之呐喊

地点 伊登赛德游乐园 1亿

凶器 M4 1亿

凶器 TAC50 1亿

凶器 M60 1亿

凶器 德拉贡诺夫 1亿

凶器 飞刀 1亿

总开销 6亿

以上述开销，召唤以下侦探

五月雨结

第二章·完

第三章 farewell, my sweetheart

1

回到宿舍之后，我们顾不上休息，马上就到射击场去了，西湖给我们的时间必须尽可能地利用起来。驱使我们的脚步自然而然走向射击场的，与其说是上进心，倒不如说是焦躁感。

我们很清楚这次较量毫无胜算。虽说如此，若是放弃这一战，我们可能会死，说不定乔尼的最终目标就是用红色子弹击中雾切响子，没有什么可以保证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只能全力以赴。

“结姐姐大人，我们到更高的地方去看看吧，”刚一到射击场，雾切就说。“在这里的话3000米就是极限了……我们需要找一找更远距离的感觉。”

我们把展望台作为目标开始爬山。

穿过狭窄的山路，眼前豁然开朗。

站在这个高台上，脚下的城市一览无余，平时也很少有人到这里来，四周寂静无声。到了晚上，这里就是一片漆黑，脚下的夜景也只会让人觉得寂寥，不过听说这里最近作为灵异地点倒是渐渐有了些名气。

我们差不多在正午时分到达了高台，阳光从厚重云层的缝隙透出，在它的照耀下，覆盖着残雪的城市闪耀着白色的光芒。那座教堂风格的建筑物看起来显得很小，那就是我们的学校。丝丝缕缕的光从天而降照在上面，看起来仿佛某种充满神秘色彩的弦乐器。

“这里距离教堂的十字架——1680米。”

我用测距仪查看了一下。用双筒望眼镜看去，十字架也只有米粒大小，对于本来就视力不好的我来说，要是没有光学仪器的帮助，大概连十字架的形状都看不清楚。

“3000米看起来简直远得没有尽头。之前我们还为了300米或喜或忧的，真是惭愧啊。”

雾切把狙击镜当成望远镜向远处眺望，不过几秒钟之后她就把枪放下了。在没有支架的情况下长时间端着重量将近4千克的枪，以她的体格想必是太勉强了。

“正是因为300米的距离下能打中，1000米的距离才有可能打中吧，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啊，”我鼓励她说——或许也是说给我自己听。“不要灰心，雾切妹妹。”

“我没有灰心啊，”雾切凝望着远方说。“因为这是‘游戏’我才捡回了性命，如果不是‘游戏’的话那我现在——”

“都说没事的啦。”

我从后面抱住了她，把我的身体压在她小小的背上。

我能感受到雾切的心跳，与此同时，她应该也能感受到我的心跳。

“你看，对吧？”

“但是下次就难说了。”

她仍然望着远处说。

她的身体没有颤抖，看来她必死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她之所以能够从不气馁，一直向前看，就是因为她拥有身为侦探的尊严吧。而且，她也有不服输的一面，雾切响子绝不会让事情就这样结束。

“我们当然还要继续训练的对吧？”

“嗯，”她把脸稍微转过来一点说。“这里正适合进行长距离训练，虽然发射实弹还是不行……但我觉得很适合进行空枪练习。实弹训练还是到下面的射击场去吧。”

“太好了，雾切妹妹，你早上起来就一直表情很严肃的样子，我还以为你是累了呢。”

“我一直是这个表情啊，”雾切这样说道，深深叹了口气。“我在思考取胜的方法。首先狙击乔尼·亚普本人是不可能的，要是演变成了正面较量的狙击战，我们是敌不过他的。要想攻克难关，我们只能藏起来，保证自己不进入他的弹道，在这个前提下迅速破坏犯案手法。”

“就像第一局那样？”

“那次我们本来应该已经遭到反击了。只要把头探出去，哪怕只有一次马上就会出局，应该这样考虑呢。”

条件很苛刻。

没有视野遮蔽物的平原和孤岛对我们来说是压倒性的不利。但假如舞台换到了高楼林立的城市区域，应该会有很多地方可以藏身，但“黑之挑战”会不会选择这样的地方呢……

要是过于谨小慎微，一直磨蹭下去的话，就会有被害者出现；反过来要是太急于求成，就会遭到乔尼的狙击，那就什么都没了。

真是的，他怎么能想出这么一个烦死人的游戏。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对乔尼来说，看到我们六神无主地到处乱窜难道是一件“开心”的事吗。

“要看下一次‘黑之挑战’的情况了……可以的话真希望是什么什么馆或是什么什么庄啊。”

“我觉得对方不会给我们提供这么贴心的服务。假如新仙已经掌握了这次游戏的情况，他也有可能会在下次的最终局中出手干涉。”

“嗯……说真的希望他别这样啊，我们本来就不占优势了。”

我放开雾切，把背靠在展望台的栏杆上，仰头望着天。

这种事情到底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说起来，之前结姐姐大人你不在的时候，我用宿舍的电话跟祖父联系过。”

雾切说。

“真的吗？难道他终于回国了？”

“嗯。”

“太好了，雾切家的祖孙到齐，这下真是天下无敌了！”

世代从事侦探工作的雾切家现任家主，同时也是雾切响子的老师，雾切不比等——毫无疑问，他的实力足以与新仙帝和乔尼·亚普这些三零级匹敌。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单纯，他一回来马上就开始为了解决其他事件而东奔西走，似乎忙得抽不开身。所到之处总会遭遇事件，这就是大侦探的宿命呢。”

“什么宿命啊……难道他不应该首先来看看孙女平安无事的样子？”

不——不是这样的。

就算家人出了事，也要优先处理眼前的事件，雾切家的人就是这样。

“抱歉……是我多嘴了。”

我道歉说，雾切一副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道歉的样子，稍微歪了歪脑袋。

“他好像跟新仙接触过了。”

“咦，该不会已经把新仙抓住了吧？”

“谁知道呢？详细情况我不清楚，不过他说放心交给他就行了。”

雾切不比等和新仙帝是旧识，并且两人曾经还是师生关系。搞不好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他们已经开始了一场师徒对决。

“总而言之，我们就集中精力对付下一次‘黑之挑战’吧。”

“是啊，首先要让乔尼·亚普退场，这样一来，委员会那边就没有三零级了，委员会的垮台也就不远了！”

“事情会不会这么理想呢。”

“理想就应该远大一点！”我情绪高涨起来，再一次把雾切抱住。“所以加油吧！”

“好重啊，结姐姐大人……”

“真、真没礼貌！”

在此之后我们把差不多1000米外的一个路标当作靶子，模仿实际射击进行了空枪训练。从把枪拿出来开始，把枕头搁在栏杆上，稳住枪托，确认目标，扣动扳机，然后迅速把枪收起。

我们不知道对方会在哪里埋伏。于我们而言，对游击战术的速度的要求要高过对定点狙击的忍耐力的要求。

在旁人看来，我们可能就像在玩过家家一样吧。实际上，我自己也不清楚面对世界纪录级别的对手，这样的训练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

虽说如此，要是什么都不干，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输掉。不存在什么一举翻身的绝招，我们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训练尽可能地提高胜利的几率，哪怕只是小数点后面的几率……

展望台上的训练进行了大概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射击场进行实弹训练。尽管上午发生了那样的事情，雾切的200米射击仍然很稳定。

“奥运会的射击比赛好像最多也只有50米呢，雾切妹妹，你要不要去试试？”

我一边用双筒望远镜往远处望一边说。

“不管是比赛，还是实战，都没那么简单的。”

她这样说着，拉了一下枪栓拉杆，重新上弹。

“说起来，训练用的子弹就快用完了啊，乔尼说过要是子弹用完了就告诉他，但我们要怎么跟他联系啊？”

训练结束后我们回到宿舍，发现有人把货物用纸箱装着送到了寝室里。

没有发货单，看起来像是跟之前一样直接送到这里来的。不知道委员会的兼职送货员时薪到底是多少呢。

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个系着红色缎带的礼物盒，还附有一张写着“乔尼赠”的卡片。

我战战兢兢地打开礼物盒，里面分盒装着补充的子弹，有三百发那么多。

“真是贴心啊，如果对方不是敌人的话我搞不好真会喜欢上他。”

我一边叹气一边说。

雾切马上投来了冰冷的目光，于是我赶紧说是玩笑话搪塞过去。

之后的五天里，我和雾切每天就在学校、展望台和射击场这三点之间来来回回。

白天雾切似乎还是很守规矩地到教室去。她之前说过，本来她独自回国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认真完成学业，或许对她来说接受义务教育学习常识也很重要吧。

在校期间她好像没有公开自己的侦探身份，可能是由于隐瞒的事情太多，在班上她仍然显得无法融入集体。我觉得她孤零零一个人怪可怜的，所以也曾经在午休的时候去找她想跟她一起吃饭，不过我一在教室里露面，班上的女生就会开始尖叫，自此之后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知道今后她能不能跟班上的同学亲近起来呢，但愿她不会就这样孤零零一个人毕业。

雾切大多数时候总是在我之前回到宿舍，但这一天她迟迟不归，我有点担心起来，正打算到初中部的教室里去看看，她却若无其事地回来了。

“今天你回来得好晚，出什么事了？”

“只是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了一下缺勤天数的问题。”

“没关系吗？”

“船到桥头自然直。”

“不，我觉得不会……”

“我也不会长时间留在这所学校的，我想我应该很快就会再出国。”

“咦，是、是是、是这样吗？”

慌乱，与此同时突然有种落寞的感觉油然而生。之前我还一直莫名觉得在毕业之前能一直跟她在一起呢……

另一方面，我头脑的某个角落里却一直有这样的感觉：我和她的离别是命中注定的。

“具体视工作情况而定，出国的计划也有可能向后推迟。”

雾切可能是观察到了我的脸色变化，这样补充道。

随后，二月十三日——

第三封“黑之挑战”终于送到了信箱里。

这个信封很明显跟之前不一样，之前的信封上都没有犯罪受害者救济委员会的火漆，这次却有。

“雾切妹妹，不好了！”

我惊慌失措地折回寝室，雾切已经换好了制服，正坐在床上喝咖啡。

“跟我预想的一样，看来委员会已经开始行动了。”

雾切很冷静。

“这次‘黑之挑战’是不是跟乔尼的游戏没有关系啊……？”

“谁知道呢。现在正好是早上七点，打开看看吧。”

“好。”

我下定决心，把信封撕破。

从里面取出一张黑色和纸。

这个瞬间无论经历过多少次我还是一样紧张。

敬告侦探

倾听黑之呐喊

地点 伊登赛德游乐园 1亿

凶器 M4 1亿

凶器 TAC50 1亿

凶器 M60 1亿

凶器 德拉贡诺夫 1亿

凶器 飞刀 1亿

总开销 6亿

以上述开销，召唤以下侦探

五月雨结

“这什么啊……”

“这次扮演侦探的人变成了结姐姐大人啊。”

“手法一项都没有，而且写在凶器这栏下面的……”

不久之前，这些字母和数字在我眼中还是莫名其妙的排列组合，不过现在我很明白。

除了飞刀之外，其他全都是枪械的名称。

“看来并不是跟乔尼·亚普毫无关系呢。”

“啊，对了，计时器！”

我看了一下乔尼交给我们的计时器。

倒计时正好刚刚开始。

也就是说，可以认为这次“黑之挑战”就是乔尼的游戏将会用到的舞台，不会有错。

“对方又走了一着怪棋啊……他们让我扮演侦探肯定是有什么意图的吧？其实不管谁来扮演侦探也不会有多大区别啊……”

“是啊……暂且不论对方是什么意图，既然他们指定你是扮演侦探的人，那就意味着这次‘黑之挑战’不能完全指望别人了。”

“那倒是，不过……”

“我们就按平常那样首先从寻找现场位置开始吧。”

遇到无法理解的情况时，雾切的平常心总是非常令人安心。

我们到学校去，赶到信息处理室，打开电脑，搜索有关“伊登赛德游乐园”的信息。

“伊登赛德游乐园”是一家直到十多年前还在实际经营的游乐园，跟之前一样，这座游乐园现在常年关闭。这块在山腹中开拓出的广阔土地四边各600米，摩天轮和过山车等一部分游乐设施并未拆除，就这样被遗弃在原地，化作了一片寂寥的废墟。

从这里坐电车去要一个小时，坐公交车要三十分钟——由于现在公交车已经停运，我们只能搭出租车去了。

“游乐园里的狙击战啊，能够藏身的地方应该不少吧。”

“这里有一张游乐园还在经营时期的地图，把这个牢牢记住吧，”雾切指着显示器说。“周围5千米范围内的地形也必须提前查看一番。”

“作战计划是？”

“首先，关于这次的狙击战……看来敌人不只是乔尼·亚普一个人呢。”

“咦？怎么回事？”

“列出的这些凶器看起来就像是在配合乔尼·亚普的游戏一样……并且还选中了结姐姐大人扮演侦探……这些不可能是偶然，毫无疑问，委员会打算插手这次游戏。”

“这一点我倒是大概想得到。”

“把枪交到‘黑之挑战’的案犯手上有什么意义——只要能想清楚这个问题，那么也就能看出他们的目的了。”

“嗯——……？”

“简单来说——就是‘委员会’对‘乔尼’对‘我们’的三方混战。”

啊，所以才会有这么一场奇妙的“黑之挑战”吗！

我终于也理解了目前的状况。

想必是乔尼的行动令委员会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们认为不能继续让他任意妄为，于是准备了这次“黑之挑战”来冲撞乔尼的游戏。

搞不好在此之前委员会一直都是故意纵容乔尼的，他们想让这场最终决战的气氛达到高潮。

“我们平时习惯把参加‘黑之挑战’的人称为案犯，不过这次也许应该称呼他们为刺客了。”

“那么，这次的‘案犯’和‘刺客’，他们要杀的‘被害者’和‘目标’就是——”

“我和乔尼·亚普。”

啊，怎么会有这种事……

“按照‘黑之挑战’的规则，案犯必须把目标人物一个不剩全都杀死才能算是通关呢，也就是说委员会一方的胜利条件就是杀害我和乔尼·亚普。”

“这跟乔尼那个‘子弹只有三发’的规则没关系吗？”

“那是我们自己制定的规则，跟委员会一方应该没关系吧。”

“怎么会这样……”

“反过来说，我们开枪射击委员会一方的人时，也没有必要遵守这个三发子弹的规则啊。”

“那倒是，但又不是这样情况就对我们有利了……不过仔细想想，这次的案犯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比乔尼还厉害的狙击手，所以我们可能还有胜算？”

“事情没那么简单啊。”

“……为什么？”

“我想刺客应该不是一个人，而是各自使用不同武器的五个人。”

“M4”

“TAC50”

“M60”

“德拉贡诺夫”

“飞刀”

“还要对付五个人？这也太乱来了吧！这已经不是什么杀人案了，完全是相互斯杀啊！”

“嗯，是啊，这场战斗将会决定谁最后幸存下来。”

雾切事不关己地说。

“这根本不是侦探该做的工作！”

“是啊……你的意见我也赞成。”

“我们去向乔尼抗议让他中止这次游戏吧，他肯定也不愿意事情变成这样的。”

“谁知道呢，他也许反倒会觉得‘很有趣’。”

“唔……的确……话说回来我们就连怎么跟乔尼取得联系都不知道。”

“虽然不能申请中止游戏，但我们可以表明自己不参加的态度。”

“咦？”

“对这次的‘黑之挑战’置之不理，我们还有这个选项。我是这样想的，结姐姐大人你觉得呢？将会成为被害者的目标人物只有我和乔尼，没有其他的普通人需要保护，如果不去管它，这件事最终也只会是委员会和乔尼·亚普之间的内斗，难道不是吗？”

“啊，对了，忽略啊……还有这个法子呢。”

指定的侦探不管到不到现场去都是没有惩罚的。

然而放弃“黑之挑战”，也就意味着放弃我们和乔尼的游戏。那我们之前的那些努力又算什么呢……我有种很空虚的感觉。

话虽如此，我的心情其实根本不重要，如果除了雾切之外没有其他被害者需要保护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参加游戏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

“仔细一想，搞不好乔尼会帮我们把那些人全都解决掉呢？”

“我也这么想。”

“话说回来不知道有没有刺客能打败那个人呢。”

“要是他没有帮我们把那些人全都消灭掉，我们就有可能受到波及，那就麻烦了呢。”

“要是有人保住了性命就会来袭击雾切妹妹？”

“应该是吧。”

既然是委员会，不管我们再怎么表明自己不愿参加，他们也会用催眠气体弄昏我们，把我们绑走，强行带到“伊登赛德游乐园”去，逼迫我们参加游戏，这也不是不可能。

“好，我决定了，‘黑之挑战’我们就忽略掉！还有，为了以防万一，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会全力以赴保护雾切妹妹，因为这次我是扮演侦探的人，紧急关头还可以当你的挡箭牌啊。”

“真是可靠啊。”

雾切表情缓和下来，说道。

“剩下的就只能祈祷乔尼·亚普能帮我们把刺客全都消灭了……”

虽然这样一来就等于我们和乔尼之间的较量被搅黄了，不过这一仗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想打，要是可以就这样结束的话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只不过……利科会怎么样呢？

唯有这一点让我有些放不下心。

2

“黑之挑战”信封拆开后四个小时。

御镜灵所驾驶的白色小轿车正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山。

“伊登赛德游乐园”就在前方，由于这次没有时间准备直升飞机了，于是他们选择驾车前往。

“如果要让我开车，希望您能够准备一辆更好的车呢。顺便一说，那辆坦克就不错。”

御镜有点赌气地说。副驾驶席上的乔尼·亚普一边往手上步枪的膛室里面看，一边耸了耸肩应道：

“你觉得这小姑娘难相处？”

“因为这跟赤身裸体没什么区别啊，”御镜微微摇头。“也没有防弹的功能，要是他们来了

该怎么办？”

“解决掉他们就好了。”

乔尼用大拇指指了指后排车座。

后排车座上是在商店里买的白糖和盐，每袋1千克，堆成了一座小山。

“喏，看吧，speak of the devil——说曹操曹操就跑。”

“我不会每个错都给您挑出来的。”

御镜往侧视镜里一看，一辆小型卡车正从后方逼近。

卡车后面的车斗上站着一个人，那是个头发剃得很短穿背心的彪形大汉，两条粗壮的手臂让人联想到压路机的铁轮子。

御镜正透过侧视镜注视着这个大汉，突然砰地一响，侧视镜弹飞了。

紧接着伴随着扑哧扑哧的声音，车身上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洞。

后视镜中闪烁着枪口焰的火光。

枪声反射在柏油路面上，在群山之间回响。

“下起来了呢。”

“看来会有一场暴风雨啊，”乔尼缩了缩脖子，身体深深陷进座位里。“在这个国家好像有种说法是有些人容易招雨，灵，你就是这种人吗？”

“请不要开玩笑。”

御镜迅速把方向盘打了一大圈躲开对方的弹道。

卡车上的大汉用双脚架把M60机关枪固定在车厢顶上，站在车斗上猛烈扫射，可以说是正宗的恐怖分子作风了。

每分钟超过500发的弹雨之中，御镜驾着车忽左忽右地行驶，藉此躲避子弹。

“灵，把天窗打开。”

“在这种暴风雨天气里面您要把头探出去射击吗？”

“我才不会干那么危险的事，”乔尼把手伸到后排座位去抓袋子。“cooking time到了。”

乔尼摸到一个袋子就马上把它从车顶的窗口向着后方投掷出去，他缩着身体，尽量保证自己不暴露在弹道上，袋子划出高高的抛物线一个接一个被他扔了出去。

卡车上的大汉立刻察觉到了，装满了白糖和盐的袋子在空中接连被他击落。在大汉眼中，这大概就像是一场打靶游戏，靶子绝对算不上小，很容易打中。

每当子弹击中袋子，就会有白色粉末飞散出来，笼罩在周围。

“您想引发粉尘爆炸吗？”

“很遗憾，没那么大规模，总之你就看着吧。”

枪声戛然而止。

货斗上的大汉往枪的内部看，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是出了问题吗。

他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样子。

男子的脸上露出了焦急的神情。

“M60是一种压制能力很强的轻型支援武器，但遇到泥土或是尘沙很容易jam，”乔尼一边说一边给手上的步枪上弹。“天上下白糖和盐的时候尤其要注意。”

乔尼站到副驾驶席上，把头从车顶的天窗探出去，转身向着卡车迅速开了一枪。

卡车的左前轮破了，车体大幅度摇晃起来。

山路正好到了要拐弯的地方。

卡车没能顺利拐过这个弯，就这样一头撞破了护栏，向着山崖下飞去。货斗上的大汉因惊愕而表情扭曲，他引以为傲的肌肉也无法帮助他违抗惯性，身体被抛到了空中，跟卡车一起掉了下去。

“Gooooood Morning, Vietnam！”

乔尼挥着手向大汉告别。

消灭了追兵之后，载着两个人的车带着一身疮痍，若无其事地沿着山路继续向前开。

“这下就解决掉一个人了吧。”

“那是第二个。”

“什么时候还有一个？”

“出酒店的时候，我受到了狙击，所以还击了。都还没到挑战书上写的现场，居然就先来狙击我，你不觉得这是犯规吗？对于规则的问题我可是比邻居家的大妈还要不留情面的。”

“对方用的什么武器？”

“德拉贡诺夫。”

这是一种俄罗斯制造的半自动式狙击步枪，跟AK一样可说是当年苏联的代表性武器。

“枪手不是俄罗斯人，是日本人，看起来对自己的本事像是没什么信心啊。”

“不知道委员会是按照什么标准选中他们的呢。”

“谁知道呢？我本来想问的，所以到那家伙所在的楼顶去找他，但他在我面前折叠起来消失了。”

“这难道是——”

“这是帝擅长的魔术，看来这件事跟他有直接关系，应该不会错。”

“新仙的目的是？难道他打算消灭我们这些碍事的人吗？”

“那也太拐弯抹角了，搞不好他单纯是看不惯我们只顾自己开心地玩游戏呢？”乔尼这样说着，放声大笑。“要是跟我说一声也可以让他一起玩啊！”

“这没什么好笑的啊，他们要杀的不只是我们，还有结小姐和响子小姐对吧，要是她们被杀了，那这场游戏就告吹了。”

“嗯？那倒也是啊。”

“要不要跟结小姐她们联系一下？这次先暂时停战，优先消灭敌人——”

“不，没必要联系她们。”

“为什么？”

“这样比较有趣。”

“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

“那就别问啊。”

“不过我多少放下心了，可以说这次的挑战书让我搞清楚了，乔尼先生您的确没有参与拟订游戏中用到的‘黑之挑战’。”

“你还在怀疑我啊。”

“我是那种信任和怀疑可以同时进行的人。”

“看来你会是个好太太啊。”

乔尼挖苦说。

轿车终于抵达了宽敞的停车场。

这片周围群山环绕的土地上，有一片铺着水泥的平地，夏季一定会有杂草从布满裂缝的地面上生长出来，将周围一片全都淹没，然而现在只有不多的一点积雪勉强将地表装饰成纯白的颜色。

停车场对面可以看到锈迹斑斑的摩天轮，仿佛淋过鲜血一样变成了红色。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旋转木马和过山车的一部分。

御镜停下车，用双筒望远镜查看周围情况。

没有发现敌踪。

“游乐园啊……我还是个小鬼的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到这种地方来，”乔尼手指交叉放在仪表板上面说。“那个游乐园里的小丑可怕得让人做噩梦，父亲看到我那个样子，一边笑一边说：‘没事的，那只是一个大叔化了妆，不可怕的。’现在已经变成遥远的回忆了啊。父亲直到得癌症死去好像都完全不知道，我害怕那个小丑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因为父亲去工作的时候，那个家伙经常会来找我母亲。”

“……我还指望这会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呢。”

“顺带一提，我在六岁的时候把那家伙一枪打死了。‘不可奸淫’——我觉得自己做得很正确。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灵，你想说这样就跟‘不可杀人’矛盾了是吧。当然，最后我还是打算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乔尼先生您的这种地方，我是很喜欢的。”

“你能明白就好，搭档。”

“之前一直没机会问您，这次较量结束后，您打算怎么办？您已经跟委员会分手了吧？”

“这个嘛……大概会出去旅行寻找下一件有趣的事吧。”

“我也可以跟您一起去吗？”

“还是算了，你还有梦想和希望，不要学我们这样。”

“只有这种时候您才会摆出大人的架子呢。”

“大人就是这样的啊。”

听到乔尼的话，御镜眯起眼睛，缓缓摇了摇头。

“看起来雪上没有脚印，”御镜转换话题。“然而很难想象我们会是第一个到的呢。按照‘黑之挑战’的规则，案犯应该事先就知道这里将会成为舞台。”

“不管是陷阱，还是埋伏，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对吧。”

“说起遵循规则……一般来说‘黑之挑战’案犯的动机都是复仇，关于这次的几名案犯您有想到什么吗？”

“想到的太多了，以前参加‘黑之挑战’失败之后被我除掉的那些人，他们的家人和爱人多得数都数不清了。”

“原来如此——委员会从中选出合适的人，把他们送来当刺客，应该就是这样吧。”

“如果只是像刚才那个‘M60’那样找个外行来，就算把眼睛蒙上我也不觉得自己会输给他——”

“事情应该不会那么单纯吧。”

御镜对“飞刀”尤其放心不下。

狙击手的装备原本是用来对付远距离的敌人的，不适合近距离作战，更不用说让敌人接近到了能够使用小刀的距离，那个时候就必须做好必死的准备了。

想必“飞刀”早已预料到对手会是狙击手，委员会理应会派来个有本事的高手，剩下的两个人也不一定会像之前一样对付起来那么轻松。

“近距离作战用的武器呢？”

御镜问道，乔尼从腋下的枪套里拔出了一把单动式左轮手枪。

“这装备真是过时啊……”

“我又不是刚才那个M60，到了紧要关头绝对不能jam啊。要论可靠性的话没有什么武器能胜过这把枪。”

乔尼就像西部片里的主角一样动作灵巧地把枪转了几圈后收回了枪套里。

“这算不上一个合理的选择啊，这个时代功能强大的自动手枪要多少有多少。”

“你不也一样，你那件四次元外套里面藏着的东西都跟玩具差不多吧。喂，让我看看外套里面啊，是什么样的？”

“喂，请不要这样，”御镜身体一扭躲开了乔尼。“现在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如果我推测得没错，这样下去响子小姐她们是不会到这里来的。要问为什么的话——”

就在他话说到一半的这个瞬间。

车身一晃，感觉就像是地底下传来咚的一响，引擎盖的中央开了一个巨大的洞。

这个洞远比“M60”开的洞要大。

“看样子已经开始了啊。”

乔尼低下头说。

想必是“TAC50”的狙击， 12.7毫米的巨大子弹跟马克笔一般粗，轻而易举就能射穿汽车的车身。刚才那次枪击应该是对方狙击手在进行“归零调整”，下一枪不但能够射穿车身，还会准确击中目标。

“开车！”

御镜赶在乔尼出声之前一脚踩下了油门。

轿车一路扬起积雪从宽敞的停车场里疾驰而过。

然后轿车就这样毫不减速地往前冲，撞破了正前方的护栏。

御镜顾不上去管轮胎会不会在雪上打滑，把方向盘打了一大圈，从游乐园入口大门旁边闯进了园内。

而这次他们又遭到了不知来自哪里的多枪齐射。

这边是“M4”吗——

然而游乐园内完全不见人影。

对方是从哪里开枪的？

“一下子就是全面战争啊。”

“相当热烈的欢迎呢。”

御镜一个急刹车，轿车在几乎就要撞上正前方一栋小型建筑物的地方停下了。

引擎盖在冒烟。

来自驾驶席一侧的枪击仍然不依不饶地继续着，枪声听起来像是短促的金属碰撞声，想必枪上应该装了制退器。制退器有抑制枪声和枪口焰的效果，让人不易判断出枪手的所在位置。

“灵，从这边出来！”

乔尼一脚踹开副驾驶席的车门首先翻了出去。

御镜保持着弯腰屈身的姿势从驾驶席爬到副驾驶席，正打算出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在他视野的角落里，有什么东西微微一动。

左方向，短短10米之外。

什么都没有的雪面上稍微隆起了一小块，眼看着就变成了人的形状。

吉利服！

这种战斗服装能够起到伪装的作用，让自己跟雪景融为一体。对方身材相当矮小，全身都覆盖着像是白色毛皮一样毛茸茸的东西，看起来像个雪人。仅相隔10米看来对方的轮廓都显得很模糊，伪装程度很高。对方头上戴着风帽，还用白色的头套遮住了脸，只能从对方冷静而透彻的眼神看出那是一个人。

乔尼还没发现这个家伙。

“乔尼先生！”

御镜喊道，乔尼发现了这个雪人，向后一跃，跟对方拉开距离，迅速拔出左轮手枪开了一枪。

子弹击中了雪人的肩膀，白色的毛发飞散在空中。

然而雪人丝毫不为所动，看样子子弹只是在吉利服上开了个洞而已。

另一方面，雪人几乎是在被子弹击中的同时，将双臂猛地一挥。

一道、两道银色的光向着乔尼袭去。

是投掷小刀——

乔尼接连扣下左轮手枪的扳机，用子弹迎击向他袭来的小刀。

然而这神乎其技的枪法也只对第一把小刀有用。

第二把小刀来不及了！

小刀深深地刺进了乔尼的右肩。

与此同时，之前一直瞄准轿车的多枪齐射将矛头转向了乔尼。

“真是盛大的欢迎啊，可恶！”

乔尼为了躲避子弹绕到了建筑物的后面。地面上的点点弹痕就像有了生命一样对他紧追不舍。

那个“飞刀”雪人也追着乔尼往建筑物那边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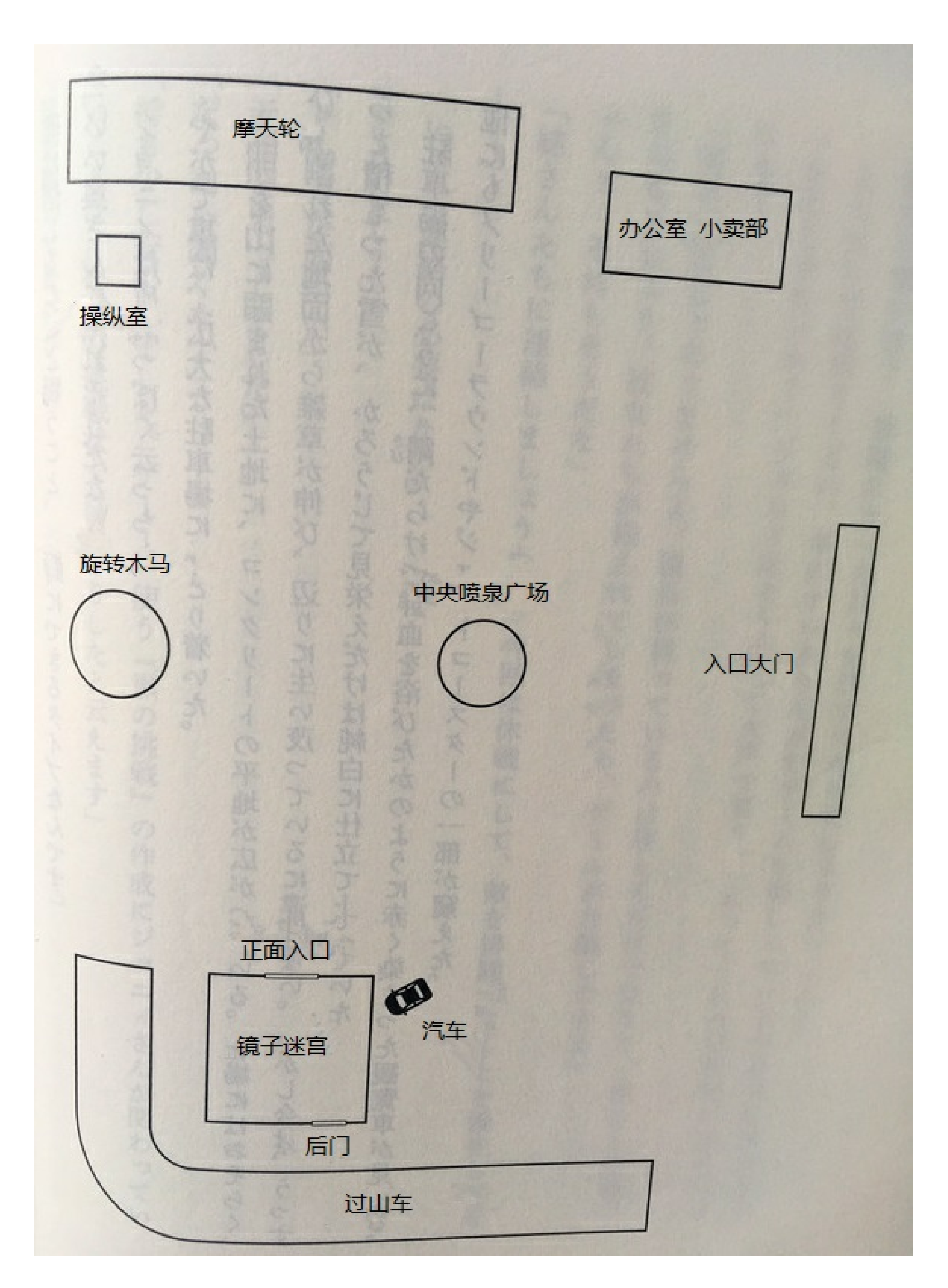
——归根结底还是优先对付乔尼啊。

御镜被一个人抛下了，他从车里跳出来，决定去追他们。

脚印消失在了建筑物的后面。

看来是进去了。

这栋整体泛紫的可疑建筑物是一座被称为“镜子迷宫”的游乐设施。



两行脚印一直延伸到后门的门前。

可能是因为丢失了目标，“M4”的齐射声也停下了。

紧接着，突然传来了一声奇妙的枪响——

什么东西倒下的声音。

御镜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他轻轻打开了后门，往“镜子迷宫”里面看。

一片漆黑。

他打开笔形手电，与此同时，四面八方都点亮了跟这道微弱光芒一模一样的光，御镜立刻被万花筒的世界包围了。刚刚踏进一步，御镜的身影就碎成了无数片，向着四面八方飞

散，整个世界倒转了过来。

“镜子迷宫”内设置了无数镜子，对放的镜子、凹面镜、凸面镜都有，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迷宫，在这里可以体验到幻想世界的乐趣。

御镜屏住呼吸，向着迷宫深处前进。

过去人们曾把来历不明的侦探御镜灵称为“GHOST IN THE MIRROR”，现在御镜的确就存在于所有的镜子里面，自己和镜像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镜子里面没有发现乔尼的身影。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扭曲变形的镜子世界里，想要找到他是不大可能的。

必须找到实象才行。

边喊边找会比较快——然而毫无疑问，敌人也在这栋建筑物里面，说不定现在就潜伏在这面薄薄的镜子后面，不应该轻易暴露自己所在的位置。

他放轻脚步，摸索着在镜子迷宫里走了一会儿，脚边突然碰上了什么柔软的东西。

毛茸茸的白色东西。

通道拐角处露出的——

是刚才那个雪人的脚。

啊，果然乔尼已经打败了雪人。

御镜转过那个拐角，进入位于“镜子迷宫”中央的十边形房间。

在那里，御镜看到的是一幕连他都未曾想到的惨象。

雪人倒在脚下……

更前面的地方。

房间中央的地板上，有个人像十字架一样张开双臂仰面朝天倒在那里。

银色的小刀刺在他肩膀上。

凌乱的外套腋下可以看到枪套。

以及那把过时的左轮手枪。

“乔尼先生……”

击中眉心的子弹几乎将整个头部都破坏了，溅得房间里到处都是。这凄惨的死状让这个房间化作了一个世所罕见的红色万花筒。

“不要开玩笑了，请您赶快起来吧？”御镜一边叹气一边说。“我知道的，这就是那种所谓的‘伯尔斯通弃子法’对吧，看到没有脸的尸体就要怀疑他不是本人，不过原著是用的散弹猎枪……”（译注：伯尔斯通弃子法，Birlstone gambit，为Francis M. Nevins Jr.在研究奎因的专著《Royal Bloodline: Ellery Queen, Author and Detective》中首次提出，指用别人的尸体伪装成自己，假死以逃脱犯罪嫌疑的手法，‘伯尔斯通’为福尔摩斯系列中《恐怖谷》一篇中的地名）

御镜向着雪人走近。

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乔尼开枪把雪人的脸轰掉之后，把两个人的衣服交换了，现在正装

成雪人倒在那里，他可能是想开个小玩笑吧。

然而，此时此刻却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御镜在俯卧在地的雪人旁边蹲下来，把白色的风帽取下。

再脱下白色的面罩……

当然，乔尼的脸会露出来——

一如既往孩子气的眼神里带着笑意——

笑着说“是不是上当了”——

御镜是这么想的。

然而，面罩下出现的那张脸……

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

发色接近银色，浅黑色的皮肤，相貌像是阿拉伯那边的人。

当然，这张脸跟乔尼的脸完全不一样。

御镜意识到自己太欠缺冷静了。

仔细看看吧。

不管怎么看这家伙都是个小个子，如果真是乔尼冒充的，那身材也太瘦小了，所以才会感觉不对劲。

目睹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之后，自己不由得投向了一种自己更愿意去相信的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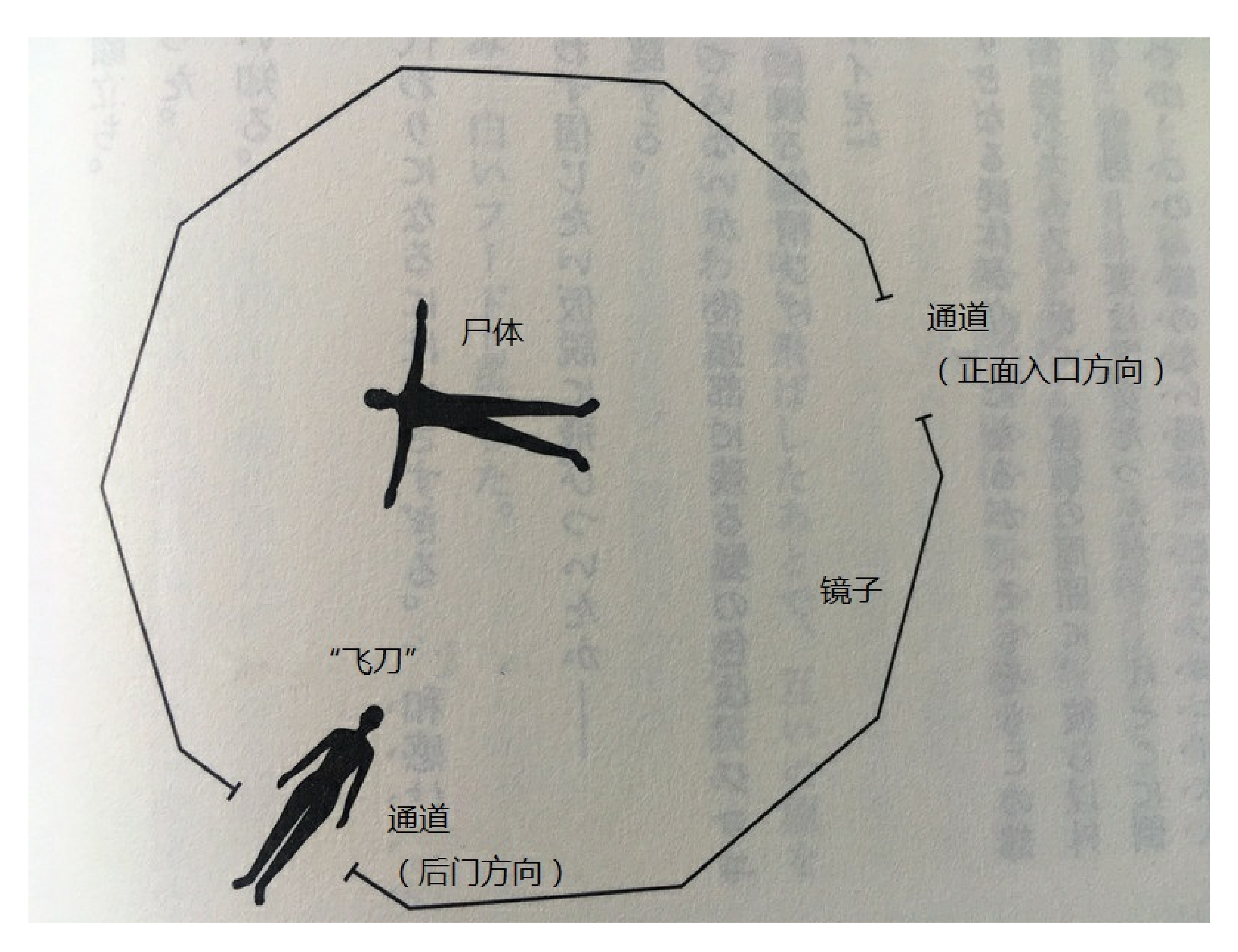
御镜转过身来，查看房间中央的尸体。

头部被轰掉，脸部几乎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形状了，但后脑残留的头发颜色跟乔尼是一样的，并且鲜血淋漓的下颚周围还留着胡茬。

“看起来是不是像个狼人？孤傲的狼人一族。”

御镜想到他说过的话。

要想用“无头尸”来伪装，那就需要一具能够当替死鬼的尸体，然而进入这个房间的本来就只有乔尼和“飞刀”两个人。建筑物周围除了他们之外没有其他人的脚印，这一点御镜已经确认过了。雪人——实际上是雪女——就倒在那里，所以从逻辑上推出的结论就是，这具“无头尸”正是乔尼本人。



尽管如此——

子弹是从哪里发射的？

周围的镜子全都完好无损。

御镜环视一圈之后发现了一件事。

乔尼的步枪不见了。

被人拿走了吗？

这就意味着有第三者来过这里。

御镜冲出房间，沿着镜子通道反向前往入口。

他很快就到达了入口处。

这是一道看起来很沉重的双开门，门打不开，从里面锁上了。他转动旋钮把门锁打开。

也许袭击者就埋伏在外面。

御镜很小心地把门打开一条缝。

一眼望去，雪上没有任何脚印。

看来没有人从这里出去过。

这也意味着——可以说这座“镜子迷宫”是一间密室。

御镜转过身打算回到那个十边形房间去。

突然——

眼前出现了一个白影。

是“飞刀”！

原来她还活着吗。

她反手握住小刀高高挥起。

御镜迅速闪开，同时很快取下自己的领带，缠住了女子的右手将她绑住。

然而女子的左手还能自由活动。

小刀掠过了御镜的脖子。

他听到血飞溅到墙上的声音。

御镜不假思索地往后退，用后背抵住门把它推开，冲到了外面。

虽说是别无选择——

但这一行动是个错误。

不知来自何方的多支“M4”向御镜发起齐射。

御镜感觉身体的各处仿佛被烧红的铁钎刺穿。

纯白的雪被染成了鲜红。

尽管此刻并非身在万花筒内，他的视野却开始扭曲变形，忽明忽暗地闪烁起来。

自己的侦探生涯不会太长。

这个“几乎可以说就是真相的预测”，看来果然没错啊……

御镜模糊不清的意识里，从某个角落萌生出了这样的想法。他踉踉跄跄地向着游乐园的中央走去……然后倒下了。

3

虽说我们决定对“黑之挑战”置之不理，但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什么事，这一天我和雾切向学校请假，在宿舍的食堂里等到了正午时分。

午餐吃的是在便利店买的三明治和咖啡。反正只要能像这样坚持一个星期，就能够度过这次的难关了。

至于我们和乔尼之间未果的较量，就留到之后再想吧。

“在跟委员会敌对这一点上，我们利害一致，说不定跟利科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也不是不可能啊。”

我呆呆地望着食堂里的电视，自言自语说。

雾切向我这边瞟了一眼，没说什么。她看了好一会儿文库本了，那是我借给她的推理小说。

电视上正在放跟之前的“形代岛”案有关的新闻，看样子西湖彩子已经成功破案了，详细情况还没有报道出来，不过据说是整个岛能够在海拔2米的高度上沿水平方向平移，岛上的不可能犯罪就是利用这个机关进行的，不愧是委员会，真是出格的手法。

顺带一提，把人的脸整个割掉似乎是“伯尔斯通弃子法”的变种，西湖再怎么说也有个零，对她而言，这种真相应该根本不算什么吧。

我趴在食堂的餐桌上，一门心思等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本来我翻开了课本打算学习的，然而书上早已经画满了涂鸦。

“一个星期就这样平安无事地过去，不知不觉就到了毕业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么好的事呢……”

“结姐姐大人，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雾切少见地主动参与话题。

“那还是很久之后的事，所以我也没认真想过……总而言之我打算去上大学，当然侦探的工作也不会丢下。”

“是吗。”

“最好大学里能让我拿到管理方面的资格证书啊。大学毕业后，总之我会先找家侦探事务所上班……最后要独立门户。五月雨侦探事务所这个名字怎么样？”

“呵呵，很好啊。”

雾切微微一笑。

怎么回事，今天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然后就雇雾切妹妹来上班。”

“那就不能再叫你结姐姐大人了呢。结所长？”

“太丢脸了，别这么叫。”

——我突然想起来了。

跟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有过同样的对话。那之后不过才过了两个月，感觉经历过的事情都赶得上人的一辈子了。

我看了一眼食堂的钟，正午才刚过一点点，把挑战书拆开之后，感觉时针前进得非常缓慢。

“以后的路还很长啊……”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我慢吞吞地伸过手去，看了一眼液晶屏幕。

未知号码。

嗯？难道是……

“——你好。”

我凝神细听。

然而对方没有说话。

难道是骚扰电话吗，我歪了歪脑袋，向雾切使了个眼色。

“喂，你好？请问是哪位——”

“结小姐……”

“利科？”

果然是利科的声音。

不过感觉有点不对劲，他的语气跟平时那种轻飘飘的感觉不一样。

我把手机的扬声器打开，放在桌子上，让雾切也能听见。

“我说不了太久。”

“什么意思？怎么回事？”

“是‘黑之挑战’……已经有了第一个被害者。”

“被害者？”

“被害者的名字是——乔尼·亚普。他被狙击手击中眉心，在游乐园内一栋叫做‘镜子迷宫’的建筑物里死亡……”

“咦、咦？等一下？乔尼死了……？”

我一时之间无法理解。这是个性质恶劣的玩笑吗？然而如果说是玩笑，利科的声音听起来未免太过急促，不知是因为他很慌张，还是因为呼吸困难……

“然后……马上就会有第二个被害者了。”

“怎么回事？第二个人是谁？”

“是我。”

“啊？”

“右肩、右大腿、左脚踝……应该还有其他几个部位都中弹了。此外……脖子右侧有刀伤……出血相当严重。我本来血压不算很高，应该不会很快休克死亡……”

“利科！振作一点！发生了什么事？你现在在哪里？”

我心中的某个角落还在想着也许他会突然嘻嘻一笑，说一句“开玩笑的”。准确来说，我希望是这样的。

然而——

他用气若游丝的声音接着说道：

“我还在‘伊登赛德游乐园’……就是挑战书上写的现场。”

“你被刺客袭击了是吧？”

雾切加入对话。

“是的，还剩三名刺客，‘M60’和‘德拉贡诺夫’已经被乔尼先生除掉了，剩下的应该全部都在这个游乐园里……”

看来游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演变成了一场惨烈的互相厮杀。没想到乔尼跟利科这个组合居然会落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我们一开始就决定不予理会的判断非常正确。

然而要是就这样放着利科不管……

“为了破案……我把乔尼先生中枪之前的情况描述一下。”

利科语气淡然地讲述了游乐园里发生的事情，他说自己之所以用尽最后的力气跟我们联系就是为了这个。为了查明真相，他想让我们了解尽可能多的信息——这的确是侦探的风范。

“结小姐，响子小姐……对不起……其实我知道不该跟你们联系的。只要我一求救，你们两位就一定会到这里来——袭击者之所以没有给我致命一击，想必也是出于这个理由，开枪射击前来救援的同伴……是狙击手的惯用手段。尽管我心里很清楚……但……”

“不用再说了，”雾切转向我说。“是不是？结姐姐大人。”

“当然，”我加重语气说。“利科，你在那里等着吧，两个姐姐马上就来救你。”

“对不起……”

他说到这里声音突然中断了。虽然电话还没有挂断，但不管我怎么呼唤，电话那头都毫无回应。可能是以他现在的情况无法回答，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昏过去了……

考虑到对方手机电池的电量，我不得不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回到寝室里，开始准备行装。虽然我们跟乔尼之间的较量已经不复存在，但他借给我们用的枪和子弹一定能够派上用场，战斗还没有结束。

“雾切妹妹，等等。”

在离开寝室之前，我把她叫住。

她转过身来，我拉住她的手，把我自己的手叠在上面。

“什么……？”

“这是能够保佑平安的小法术。”

乔尼他们都败在了敌人手下，对手非常强大，而且他们跟乔尼他们不一样，完全是怀着杀心来的，我们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保障了。

“法术这种东西一点都不科学。”

她表示迷惑，我再次用力握住她的手。

“这种东西往往能成为最后的心灵支柱啦。顺便我再亲一下你的额头吧？这样效果更好。”

“不需要。”

雾切甩开我的手，打开寝室门。

她本打算出去，似乎又改变了主意，回过头来。

“还是来一下吧。”

我把她的刘海掀起来，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

她用手捂着额头，低下头马上从寝室里出去了。

两个小时后，我们在距离“伊登赛德游乐园”5千米的地方下了出租车。

接下来就走路去吧。虽说还相隔5千米，但小心驶得万年船，上次我们跟乔尼之间的较量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一面注意隐蔽一面往前走，尽量不轻易让身体暴露在外。

半路上，我们在雪上发现了轮胎打滑的痕迹。痕迹的前方是山崖，护栏都被撞烂了，周围散落着空弹壳。

“这就是利科说的那个吧。”

他们好像在半路上除掉了“M60”，想必这时卡车被撞瘪的残骸正躺在山崖下。

“之前我一直觉得利科说的话搞不好全是假的，不过看到这么有力的物证之后，不相信也不行了呢。”

雾切抱着胳膊说。

听到利科那么急切的声音后她仍然在怀疑对方有可能撒谎，从这一点来说真不愧是雾切响子。

“山崖下面要不要也检查一下？”

“没那个必要。我们赶路吧。”

我们又开始往前走。

按照雾切的推理，这次“黑之挑战”的案犯有五个人，他们手上各有一件挑战书上记录的凶器（武器），利科的证词也证明了这一点。

并且这些案犯已经成功地杀害了其中一个目标乔尼·亚普。

下一个目标是雾切响子。

当然，我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我又一次在心中这样发誓，快步沿着积雪的道路往前走。

终于到了离游乐园不远的地方，我们离开大路，钻进了山里。如果从正面接近，毫无疑问一定会遭到狙击，我们选择绕到侧面，先从高处掌握整体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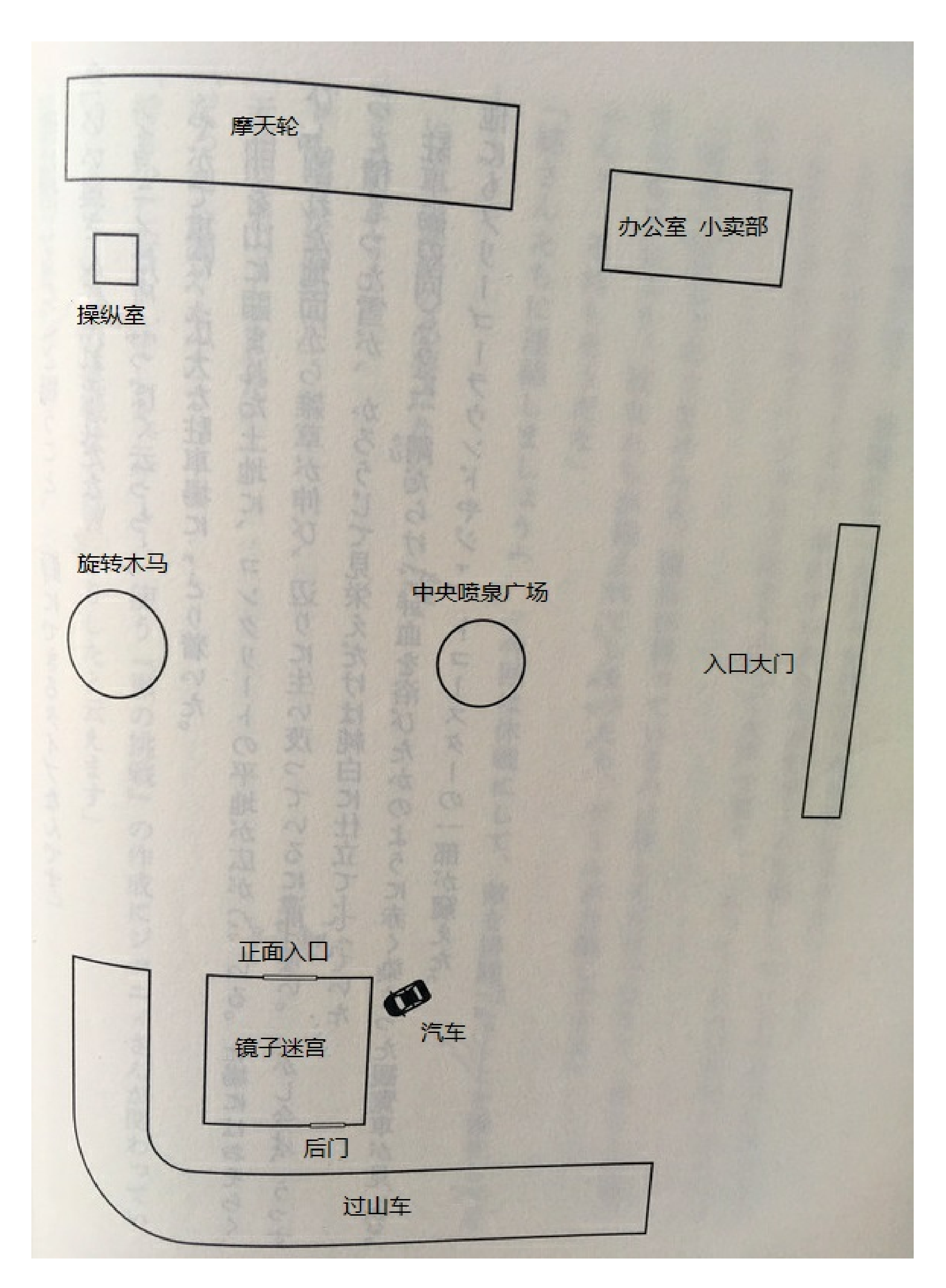
我们一路上没有遭到狙击，平安无事地抵达了高处。

我们藏身在森林之中，俯瞰着游乐园。

游乐园的场地在距离此地大约400米的前方，以脚下的围栏为界限，向着远方延伸而去。围栏附近可以看到过山车的轨道，由于生锈而整体呈红黑色，远远望去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看起来像是某种爆发式生长的藤蔓植物。

过山车的起点再过去一点的地方，有一栋紫色的四方形建筑物，建筑物旁边停着一辆汽车。我用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番，看到车上布满了受到枪击的弹孔。

“应该是利科他们开来的车吧。这就是说，那栋建筑物就是‘镜子迷宫’吗……”



我的视线从那个地方向着游乐园中央移动。

雪上可以看到斑斑点点的红色痕迹。

——是血？

我的视线循着那些痕迹看去，痕迹一直向着更远处中央广场上已经没水的喷泉延伸而去。

喷泉旁边有个人倒在那里。

是利科。

他身体靠着喷泉的石头围栏倒在那里，周围的雪被染得通红。他一动不动，握在右手里

的应该是手机吧，距离我们所在的位置大约700米——

“他在呼吸呢，”雾切用高倍率的瞄准镜一边望一边说。“他还活着。”

“真的？太好了……”

“看样子他曾经尝试给自己止血，手臂和腿上都绑着止血带。不过按照那个出血量，他坚持不了多久的。”

“我们必须赶快去救他！”

“冷静一点，要是我们现在去会中枪的。”

“可是……”

“首先确认一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吧，”雾切放下瞄准镜。“结姐姐大人，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

“那当然……是为了救利科啊。”

“没错，为了救他，我们首先必须保证安全，为此我们需要除掉敌人。”

“这个……我倒是明白啦……”

“这跟我们与乔尼·亚普较量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找到目标，在不被对方发现的情况下靠近，准确进行狙击。”

“嗯。”

“问题在于要怎样找到目标。剩下的三名刺客肯定就藏在这个游乐园的某个地方，但要是我们轻举妄动，就会跟利科他们同样下场。”

“那么，我来当诱饵！这次扮演侦探的人是我，他们是不能伤害我的，所以我故意到广场上去——”

“我不赞成，”雾切摇了摇头。“这次的‘黑之挑战’情况特殊，不一定会像之前那样禁止攻击侦探。”

“是这样吗？那些家伙对规则特别重视，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变动规则的……”

“就算规则保持不变，这跟那些刺客会不会遵守规则也不是一回事。更何况——话说回来，就当他们遵守‘禁止伤害侦探’这条规则好了，那结姐姐大人你跑出去当诱饵，他们真的就会向你开枪吗？因为不能伤害你，所以他们也不会想到要开枪打你才对吧？”

“啊，原来如此。”

我终于想通了，故意引对方开枪让他们暴露自己的位置，这个作战计划是不会成功的。

那就我一个人正大光明走到利科那里去，把他搬到安全的地方——不，考虑到规则可能有变动，还是应该避免轻举妄动啊。

嗯——……真是无从下手啊。

“能够供我们推理出刺客所在位置的材料已经集齐了，”雾切说。“武器的特征、利科的证词、以及乔尼·亚普被杀时的情况——我们要根据这些确定刺客所在的位置，把他们逐一除掉。”

没错，说到底我们是侦探——

我们的武器不是枪，而是这颗脑袋。

“想必他们没有一直离开狙击地点，要论原因的话，因为他们既然把利科拿来当做诱饵，那他们的准星肯定就一直瞄准着利科的周围。”

“原来如此……”

“只不过唯有‘飞刀’这个人不好说，至少我想对方应该潜伏在利科附近小刀能够攻击到的范围之内。”

还剩三名刺客——

其中利科直接看到过本人的似乎只有“飞刀”，据他所说，对方是一个用吉利服伪装全身的小个子女人，她藏身雪中发起突然袭击，乔尼因此而肩部负伤，割伤利科脖子的似乎也是她。

所谓的“飞刀”，如同字面意思所示，就是投掷小刀，这种小刀经过专门加工以便于投掷，可以说对狙击手而言是个克星。

不知道这个穿吉利服的女子原本就是个杀人专家，还是本来是个外行人，因为期盼有一天能够得到复仇的机会而反复进行投掷小刀的训练……不管是哪种，对于我们来说都一样是不好对付的敌人。

“关于‘M4’，与其说对方的作战计划是狙击，倒不如说是‘乱枪打死老师傅’呢，”我说。“虽然手法外行，但考虑到这个场地倒是也挺合理。对方为了不暴露自己的位置还装了制退器，从这一点来说是个卑鄙的对手啊。”

乱枪扫射利科他们的应该就是这个“M4”不会错了。

“M4”是卡宾枪的一种，在军用突击步枪之中以便于操作、设计简洁而著称，有效射程500米，按照设想主要是用于巷战和室内战等近距离、中距离战斗。为便于特种部队使用还配备有制退器、激光瞄准器等配件，这方面也非常出名。

剩下的最后一个……“TAC50”，就是那个在汽车引擎盖上开了个洞，把利科他们逼进自己地盘的人。

枪身全长约150厘米的反器材步枪，看起来活像只怪物，通常认为其有效射程是1800米，但在战场上曾经有过2000米以上的狙击记录，可说是为了超长距离狙击而存在的狙击步枪，对方潜伏在游乐园场地外的可能性也不小。

“如果利科他们是在入口大门前的停车场正面遭到‘TAC50’的狙击，那对方所在位置的范围就相当有限了，”雾切用瞄准镜眺望左手方向远处的山。“就算在那一带也说得过去，不过……”

雾切偏着头表示疑惑。

“要不要到那边去看看？”

“不，先不管那边，还有个地方更需要先去查看一下。”

“什么地方？”

“‘镜子迷宫’……杀人现场啊。”

我们下到山脚，翻过围栏潜入游乐园内。

目前周围还是一片寂静，听不到枪声。雾切似乎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大概位置，对于该注意哪个方位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我们在过山车轨道的支柱之间穿行，来到“镜子迷宫”的后门前。

到这里都没有问题，不过接下来……

“我走前面。”

我打开后门，悄无声息地溜了进去。

“镜子迷宫”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四面八方都摆放着镜子，内部结构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照明，一片漆黑。我靠着夜视仪的帮助保证视野清晰，一步一步往前进。

敌人藏身在这里也是很自然的，我做好了用自己的身体作挡箭牌的准备，拉着雾切的手走着。

每当拐过一个弯，映在镜子里面的自己都会把我吓得一抖，如果这是在约会的话倒是挺好笑的……

从进入建筑物的时候开始，空气中就一直弥漫着血的独特气味，但拐过这个弯之后，气味忽然变得浓烈起来。

镜子围成的十边形房间中央，一具没了半个头的尸体仰面朝天倒在那里。

乔尼·亚普——

对我们来说他是敌人，落得这种下场也算是自作自受……但这也不是说他就应该被这样残忍地杀害。

我们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大致看了一圈确认屋内安全之后才回到现场。我收起夜视仪，拿出手电。

根据利科的证词，案发当时这栋建筑物是密室，后门只有乔尼·亚普和“飞刀”两个人的脚印，正面的入口是从里面锁上的。

“根据当时的状况来说的确是密室……但假如‘飞刀’是凶手，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密室不密室了吧？”

“是啊，”雾切在尸体旁边蹲下说。“但是头部致命伤的这种破坏程度……靠小刀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造成这种状态的。”

“会不会是‘飞刀’其实手上有枪，为了制被害者于死地而开了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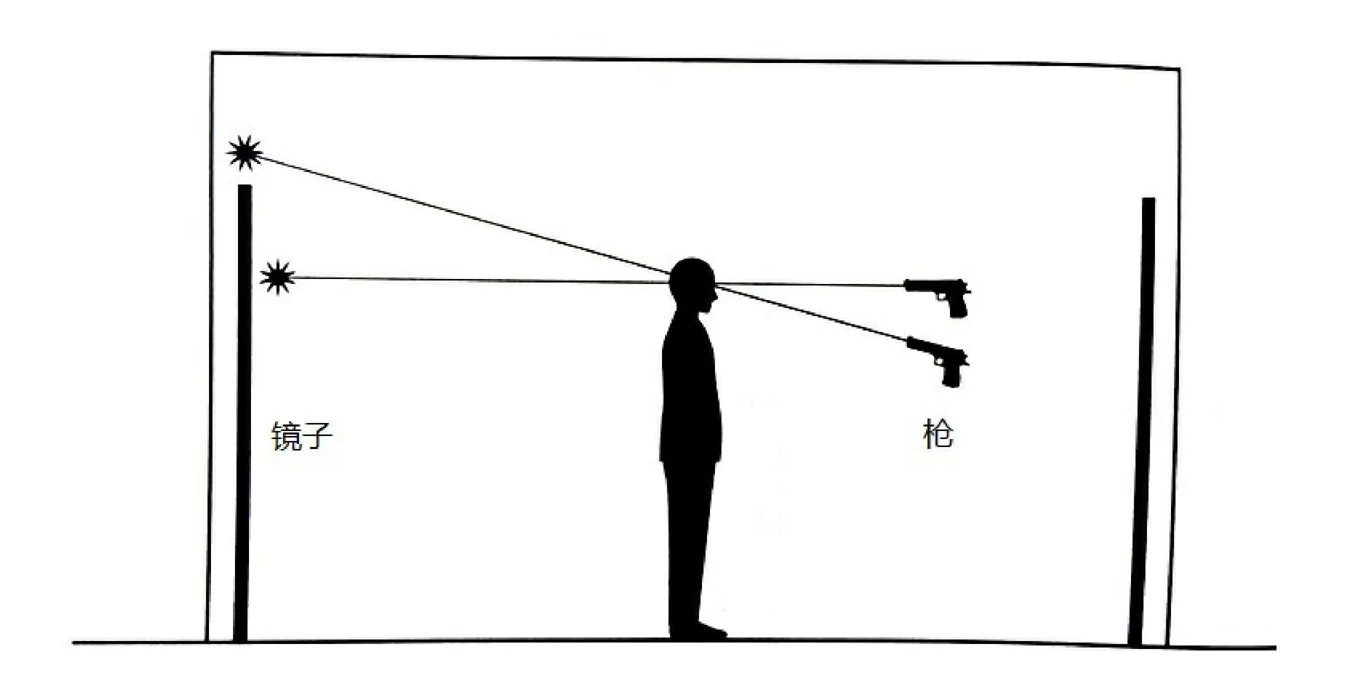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几点就解释不通了。”

“解释不通？”

“周围的镜子完好无损，这一点就很奇怪吧。从被害者的状况看来，子弹在破坏头部之后应该是穿透出去了，假如‘飞刀’追着乔尼·亚普跑进这个房间之后向他开枪，想必子弹应该会打穿房间对面的镜子，然而镜子却完好无损。”

“啊，的确……”

“只不过也可以这样考虑啊，据利科所说，‘飞刀’是小个子的女性，也就是说她跟被害者乔尼·亚普面对面举枪瞄准对方头部的时候，弹道是稍微偏向斜上方的。这个房间里的镜子并没有跟天花板相连，因此子弹没有打中镜子，而是击中了墙壁……”



“这样的话墙壁里面应该嵌着子弹对吧？”

我望着雾切手指的方向。

乍眼一看并没有发现类似于弹孔的痕迹，我环视一圈整个房间也没有找到任何弹孔。

“这是怎么回事？”我感到困惑。“不管是谁开枪，从当时的状况来考虑，子弹不是打中了墙壁就是打中了镜子，这样才对啊。”

难道乔尼是在别的地方中枪之后被搬到这里来的？那么房间里四处飞溅的血迹难道是伪造出来的吗，凶手做这种事是为了什么？

雾切跟往常一样仔细地检查着尸体。

“结姐姐大人，帮我一下。”

她抬起尸体的手臂，想让尸体从仰卧转变成俯卧的状态。

我尽量不往尸体破碎的头部那边看，跟雾切一起把尸体翻了个身，让它俯卧。

“啊！”

不管我再怎么迟钝也能够马上发觉。

把尸体移开之后，地板上留有一个清晰的弹孔。

“居然在这种地方！”

“跟我想的一样呢，”雾切叉着腰。“假设当时被害者正站在房间的中央附近——把被害者

的头部与地板上的弹孔连结起来的弹道——”

雾切抬头望着天花板。

我把手电的光转向一片漆黑的天花板上的某个点。

可以看到像是什么污渍似的圆形痕迹。

“结姐姐大人，你够得到那里吗？”

“小菜一碟。”

我原地起跳碰了一下天花板上的污渍。

感觉有点不对劲。那不像是一块污渍，说得更准确一点，应该是一处圆形的凹陷。

“有点奇怪啊。稍微等一下。”

我把挎在肩膀上的盒子放下来，取出了雷明顿M700，握住抵着肩膀的那个部分，用枪身的顶端戳了戳天花板上的那处凹陷。

我手上的感觉就像是把盖子取下来了一样，那个洞打开了。

洞外可以看到阴沉沉的天空。

“子弹就是从那里进来的是吗？”

“看样子是的，应该是为了便于狙击事先在那里开了个洞吧。只不过，要是让这个洞一直开着可能会引起被害者的怀疑，所以还加了个可以用遥控器控制的闸门，在狙击的时候才打开，应该是这样吧。”

就是说这个密室其实有个字面意思上的漏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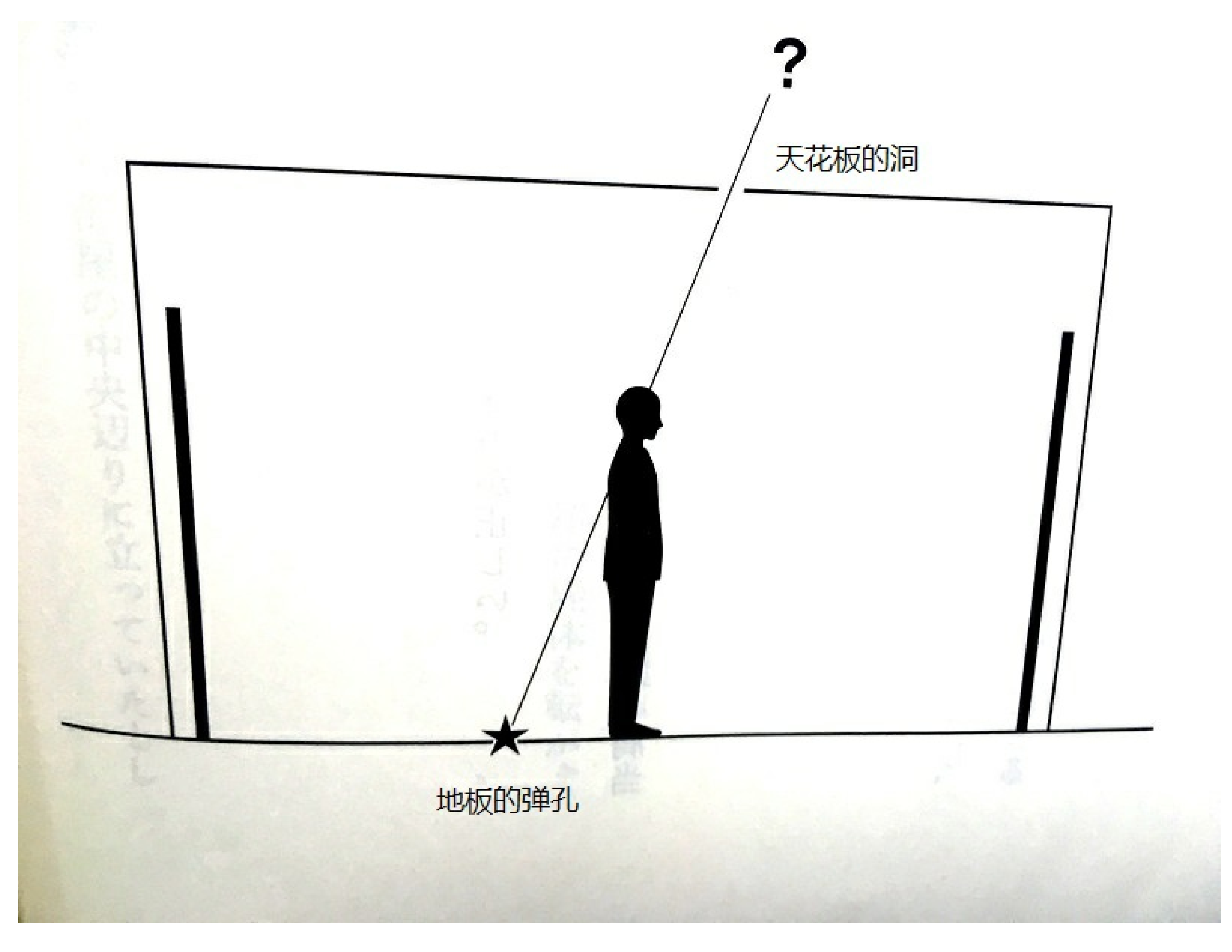
“该怎么说呢，真是挖空心思啊……事情做得太细了。”

“如果是出自委员会之手那还好说，如果是狙击手自己准备的，那我想这人的性格一定相当惹人厌。”

“这个洞的直径最多也只有5厘米，你觉得案犯是通过这个洞狙击乔尼的？这简直跟拿线穿针没什么两样……不，我想实际上可能还会更困难……”

“虽然这种狙击令人难以置信，但还是比不上他之前的枪法，”雾切低头看着脚下的尸体。“结姐姐大人，不要老盯着那个洞看比较好，可能还会有子弹飞进来的。”

“哇哇！”我赶紧远离天花板上的洞。“话说回来……按照这个弹道，对方应该是在相当高的地方狙击的。”



这次狙击是来自四周环绕的群山之中的某个地方吗？然而在山上狙击的话，虽然可以保证一定高度，却拉大了跟目标之间的距离，中弹位置应该要比实际情况更靠近墙壁才对，否则就不合情理了。

必须在更近的地方狙击才行——

“摩天轮！”

我脑子里灵光一闪说。

雾切点点头，她的表情看起来像是一开始早就明白了。

“在摩天轮最上面的那个座舱也许就可以实现这种狙击了。”

“从尸体的状况和弹孔的大小看来，狙击手应该是‘TAC50’不会错了。”

“是啊，‘M4’的5.56毫米子弹应该不会造成这么残忍的场面。”

我们终于掌握了一个人的所在位置。

“TAC50”就在摩天轮的座舱里面。

而且那家伙就是杀害乔尼·亚普的凶手。

“好了，那我们要怎么干掉那个在摩天轮顶上的家伙呢，话说回来那座摩天轮还能不能动啊……呃，雾切妹妹，你在干吗呢？”

雾切一面走一面按照顺序触摸围成房间的每面镜子。

“就是这个吧。”

她似乎发现了什么，想把镜子从墙上取下来。

“怎么了？”

“这是单面镜啊。”

“咦？”

雾切稍微用了点力，一下子就把挂在墙上的镜子取了下来。这的确是一面单面镜。

把镜子取下来之后，里面是个空洞，空洞里摆着一台摄像机，摄像机上连着好几条线。

“这什么啊……”

“是狙击手准备的。”

“为什么要准备这种东西？”

“为了让这次狙击成功，单纯在天花板上开个小洞是不够的啊。不管一个人的视力有多好，那也没办法从远处通过那个小洞看到目标，不是吗？”

“啊，原来是这样……”

“所以就需要靠工具来掌握目标的位置。我想这件工具一定就在室内，不出所料，原来就藏在镜子里面呢。”

“狙击手就是通过查看这台摄像机实时拍摄的影像来计算狙击时机的吧。”

摄像机设置成了夜视模式，即使光线昏暗也能够看到室内的情况，而且表示正在拍摄的指示灯还非常细心地用胶带封住了，防止有人透过单面镜发现摄像机。这人果然事情做得很细。

“要是对方现在还在看摄像机拍摄的影像，那我们的行动就全被看到了……”

“如果是这样——那我建议对方赶快投降。”

雾切对着镜头冷冷地说。

不知这个声音案犯有没有听到呢。

我们结束了杀人现场的勘察之后，从后门来到了外面。

后门对于摩天轮来说是个死角，所以至少不用担心会有子弹从那个方向飞过来，。

摩天轮上的狙击手应该已经通过摄像机的影像发现了我们，对方肯定早已蠢蠢欲动，恨不得马上扣动扳机。

我们藏身在建筑物后面把数码相机伸出去，对着摩天轮方向拍了一张照片。这是一种在不探头的情况下侦察敌情的方法，当然闪光灯已经提前关掉了。虽然数码相机也有可能遭到狙击，不过幸好并没有发生这种事。

我跟雾切一起查看照片。

布满了红色锈迹的摩天轮看起来像是什么充满不祥气息的遗迹，让人联想到末日之后的世界。

座舱一共三十二个，每一个看起来都只能让人想到圆形的棺材。

我们查看位于最高点的座舱，座舱的上半部分镶嵌着玻璃，然而没有看到里面有人架着枪。

“啊……”雾切小声叫了出来。“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什么？怎么了？”

“你看，姐姐大人，摩天轮的座舱深度最多只有130厘米……”

“啊！”我也终于发现了。“‘TAC50’全长大约150厘米——如果安装有制退器还会更长，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坐进座舱了。”

说得更准确一些，如果想想办法，比如把枪斜放还是可以坐进座舱，但至少对方是不可能对着“镜子迷宫”方向射击的，想必对着停车场方向开枪也是不可能的。

要是把座舱的窗玻璃全都打破取下来，也许还是可以把枪架起来的，但粗壮的枪身势必会伸到外面，这就等于把自己的位置告诉了别人，而且还无路可逃。

如果这个狙击手的本领足以实现那种堪比引线穿针的狙击，那对方应该不会选择如此不方便的地方作为狙击地点。

“就是说‘TAC50’不在摩天轮上面……？”

我们把范围从座舱扩大到整座摩天轮检查了一番，外围的骨架、检修台等等我们都仔细地找过了，但没有发现一个人影。

到底哪里弄错了呢？

难道从一开始把乔尼·亚普的头部打得粉碎的根本就不是“TAC50”？这怎么可能，那恶魔般的破坏力必然是五十口径的枪支才会有的。

这样的话，是我们推理出的狙击点错了吗？

从留在室内的痕迹所推导出的弹道毫无疑问是来自高处的，从对方设置了摄像机用于监视这一事实来看，天花板上的小洞也的确是用于狙击的。

除了摩天轮之外，理应不存在其他狙击点了。

然而在摩天轮狭小的座舱内是无法使用“TAC50”的。

密室狙击的谜题又回到了原点……

“看这个。”

雾切指着数码相机的照片说。

我把摩天轮最下面的座舱放大，那里出现了一样出人意料的东西。

是黑色的步枪。

这是……“M4”，不会有错。

“M4”卡宾枪全长85厘米，加上制退器应该也不到100厘米，即使在座舱内也有充分的使用空间。

“为什么‘M4’会在这里……”

没有看到枪手的身影。

仔细看来，这张照片有些不自然，“M4”摆放在座舱中央，看起来就像是漂浮在半空中一样，就算座位上设置有依托物固定住枪身，也不会像这样什么都看不到吧。然而座舱中央是供人出入的地方，那里本来就没有座位，这就是说，那里应该摆着什么台子，枪是设置在台子上面的。

然而这样一来，就没有地方留给枪手了。

“结姐姐大人，我们到摩天轮附近去看看吧。”

“但是要怎么过去……？我们只要一从这栋建筑物的死角出去，搞不好就会被摩天轮上的枪打中啊？”

“这个不用担心。”

雾切说，她似乎已经心里有数了。

“但是从正面接近是很危险的，我们先从游乐园出去，从外面绕一圈，从摩天轮背后靠近吧。”

“好。”

我们离开了“镜子迷宫”，翻过围栏来到外面。我们走到树木繁茂的半山腰，从那里绕到游乐园范围外，向着摩天轮走去。

一路上我好几次停下脚步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四周。

没有敌人。

不仅如此，连一个脚印都没看到。

感觉就像在无人区跟看不见的敌人战斗一样。

我看了一下喷泉附近的利科，他跟刚才一样躺在那里没动。我们必须尽可能早点到他那里去……

我之所以成为侦探，就是为了帮助那些求救的人。要是救不了现在正危在旦夕的他，那我当了这么久侦探就毫无意义可言了。

“结姐姐大人。”

雾切的呼唤让我回过神来。

“抱歉，我们快走吧。”

我们绕到了摩天轮背面。

我们藏身在树木之间，再次用数码相机向周围拍摄。

查看照片之后，我们一阵不寒而栗。

摩天轮的三十二个座舱里，全都装着“M4”卡宾枪。

光是看照片我就不由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感觉像是遇到了一个来历不明的怪物。

“这是怎么回事啊……”

“跟我想的一样啊，”雾切向摩天轮走近。“结姐姐大人，你也过来。”

我们翻过围栏，再次进入游乐园内。

摩天轮的巨大支柱就近在眼前。

我们小心谨慎地靠近，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

半路上我一不小心脚下绊了一下，差点掉进了脚边一个圆形的大洞里，差点尖叫出声。这是口地下井，井盖破了之后就一直开着，我捂住嘴好不容易才把尖叫吞了回去。

雾切丝毫没有注意到我遇到的意外，一个人一马当先钻进了摩天轮的正下方，用工作台垫着脚伸长脖子，好像在往最下面那个座舱里面看。我也马上跟着她有样学样。

往座舱里面看去，“M4”用三脚架固定在中央位置，扳机上设置有类似于开关的东西，上面还连接着电线。

电线的另一头连接着笔记本电脑，两台并排放在座位上，都是合上的，但似乎没有关机。

“这难道是……”

“电脑控制的无人武器啊。”

其中一名刺客“M4”居然是无人武器——

无人炮塔或是自动炮台这类自动化武器随着传感技术的进步，已经发展到了可投入实战的水平。今后的时代，侦探们或许也必须把无人凶器纳入考虑范围了。

“为了保证168小时内随时能够开枪，也许的确有必要准备三十二支枪吧。开枪的总是最上面的那一支，等到子弹或是电池用光了，就让摩天轮旋转，把下一个座舱移动到最上面，这简直就像个巨大的转轮呢。”

“又做出了个不得了的东西啊……”

“我们检查一下里面吧。”

“可以靠近吗？”

“这台机器的背后似乎是弱点。”

雾切借着踏脚的地方，穿过打破的窗户跳进了座舱里面，我也跟在她后面跳了进去，座舱受到冲击晃晃悠悠地左右摇摆起来，让我恍惚觉得自己仿佛正在游乐园里玩耍。

“真希望能换个日子跟你一起坐摩天轮。”

“我也这么想，”雾切冷淡地说，把座位上的笔记本电脑盖子打开。“唔嗯……这样啊……这不是动态监测，好像是靠人脸识别运作的。”

“怎么一回事？”

“枪的战术导轨上安装有小型摄像机对吧，这支枪通过这台摄像机检测到登录过的人脸对象时就会发射。”

“乔尼和利科就是着了这个道吧。”

“我的脸部照片也登录进去了，看起来像是最近拍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拍的呢。”

“但是我们靠近‘镜子迷宫’的时候雾切妹妹你没被打中啊。”

“嗯，因为我时刻想着狙击手可能就藏身在摩天轮上，所以一直很注意，尽量不让自己的身体暴露在对方的弹道内。翻过围栏的时候是最危险的，不过距离这个地方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也许摄像机没有识别出是我吧。”

“你早就知道敌人在摩天轮上？”

“这是游乐园范围内最高的地方啊，会这么想也很自然吧，不过我也没想到居然会是无人武器。”

听她这么一说，的确没错，也许这就是最可疑的地方之一。

根据我们从数码相机的照片上看到的，最上面的座舱窗玻璃没有破，但右侧隔壁的那个座舱，正面一部分的窗玻璃看起来就像有人在上面挖出了圆形的洞，想必是瞄准乔尼和利科开枪的时候无数子弹穿过窗玻璃时留下的痕迹，并且在那之后，摩天轮重新上了一次弹。可以说被挖出了圆形空洞的窗玻璃正好能够证明雾切这个解释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要拿这个巨大的转轮怎么办？一台一台把笔记本电脑弄坏也太花时间了，虽说如此，要是放着不管又很危险，这样下去我们就来不及去救利科了。你有没有什么好主意，雾切妹妹？”

“这个嘛……”她思考了五秒钟左右，接着说道。“让摩天轮动起来，然后在最上面没有座舱的状态下停止，这样如何？”

“原来如此，真聪明！”

“不过，问题在于要怎样让摩天轮动起来……”

“乘坐口旁边有操纵室啊，”我伸手指着那边说。“经常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在里面操作，应该不会很难吧。”

“我想应该是需要钥匙的。”

“钥匙啊……应该没有吧……”

就算有钥匙，我觉得委员会也不会丢着不管。还是说，委员会可能会为了公平起见把钥匙放在某个地方呢。

“我到操纵室里去看看。”

“没事吗？”

雾切担心地抬头看着我。

“电脑里面不是没登录我的脸部照片吗？那就不用担心啦，”我从座舱上面跳了下来。“雾切妹妹你也先下来吧。”

“嗯。”

我蹑手蹑脚地向操纵室走过去。感觉三十二支枪就好像全都指着我一样，我不由得冷汗直流。

危险的不只是“M4”。直到最后我们也没弄清楚“TAC50”藏在哪里，至于“飞刀”的所在位置我们更是毫无头绪。

我弯下腰一下子冲进了操纵室里。

我找到了上面写着“操作盘”的操作面板，但关键的地方却用盖子封住了，上面理所当然

地上着锁。

然而我不能在这种时候退缩。

我从自己的背包里取出了便携工具组的其中一把，一字螺丝刀。

我把螺丝刀的尖端插进盖子的缝隙里，运用杠杆原理把盖子撬开。

盖子出人意料地很容易就打开了。

“操作盘”上面排列着无数开关和仪表，一时间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但突然发现盖子里面有张便条，上面详细地写着操作顺序，想必是为了紧急情况时考虑，这样就算经验不足的工作人员也能够操作。

我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按下按钮。

于是摩天轮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动了起来，那声音仿佛来自地狱的惨叫声，也许那就是无人武器临死前的惨叫吧。

之后我马上按下了停止键。我确认了一下，最上面的确没有任何座舱。

为了防止有人远程操作，我关掉了总电源。

“这样就行了。”

顺便为了防止有人之后再来动手脚，我弄坏了几个开关，把那张写着操作顺序的便条也收了起来。

然后我赶紧回到雾切那里。

“这下就成功除掉了‘M4’！”

“还剩两个人呢。”

5

我们暂时从游乐园里出来，在一棵白桦树旁肩并着肩开起了作战会议。

雾切从座舱里面拿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出来解析里面的数据。数据内容显示，编写这个自动武器程序的是一个名叫乔舒亚·林德伯格的人，他盗用了别人优秀的AI程序，据说这个程序是一名日本初中生编写出来的，却被他擅自用来做一些不法勾当。这个程序内设定有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自动追踪功能，但并没有跟“镜子迷宫”里的摄像机连接上。

如果“M4”要狙击身在“镜子迷宫”内的乔尼·亚普，那就必须通过设置在枪上面的摄像机镜头识别室内的乔尼·亚普，但透过天花板上的那个小洞，大概只能探测到对方的鼻尖，这样是无法进行狙击的。

“从子弹的破坏力看来也很清楚，那绝不会是‘M4’的5.56毫米子弹……更关键的问题在于‘TAC50’不在他应该在的地方，对吧。”

“从弹道来考虑，有可能进行狙击的地方只有摩天轮的最高处……然而‘TAC50’却不在那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雾切低声说，像是在自言自语。

“乔尼的枪不见了，关于这一点你是怎么想的？如果说是那个枪杀乔尼的人把它带走了，那就意味着那家伙至少曾经出入过现场对吧。搞不好那家伙是近距离打了一发麦林弹

呢，地板上的弹孔和天花板上的小洞都是障眼法，想让我们认为狙击是来自外部的……”

“由于周围的墙壁和天花板上都没有弹孔，这个方向的推理已经被否定了啊。”

“啊，说起来也是……”

“如果地板上的弹孔是障眼法，那么在某个地方就必须有乔尼被杀时‘真正的弹孔’，但实际上哪里都找不到那样的痕迹。”

“那这个法子怎么样？把我们推测出的弹道反过来想想。”

雾切一歪头表示疑惑。

“也就是说呢，天花板上的小洞不是为了让子弹从外面进来，而是为了让子弹从里面出去。”

“结姐姐大人……这想法很好啊。”

“是吧？比如说，就像这样，凶手当时躺在地上，瞄准站在旁边的乔尼头部开枪，一般来说子弹会打到天花板上留下弹孔，但由于那里有个不为人知的小洞，于是子弹就这样飞到外面去了，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找不到‘真正的弹孔’了。”

“嗯，的确。”

“根据利科的证词，他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不知为什么‘飞刀’正倒在地上，对吧。这难道不就是因为‘飞刀’实行了这个把弹道反过来的诡计？”

“很合理啊。”

雾切用手指摩挲着嘴唇说。

然而她的表情似乎带有一丝阴霾。

“有什么不对吗？”

“嗯……我觉得结姐姐大人的推理非常好，但是……”

“没关系，你说吧，雾切妹妹。”

“‘飞刀’想要通过这个诡计隐瞒什么呢？”

“嗯？什么意思？”

“她一开始现身就是为了杀害乔尼·亚普，并且无意掩盖自己的杀心。一开始她投掷小刀的时候也是，如果小刀刺中了要害部位，那乔尼·亚普早已经死了……她之所以进入‘镜子迷宫’，也是为了追上目标并将他杀死，没错吧？”

“嗯。”

“尽管如此，到了乔尼·亚普被人发现横尸在地的时候，她却实行了一个诡计想要欺骗别人，告诉别人‘人不是我杀的’，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你看，这说到底还是‘黑之挑战’对吧，要是案犯被扮演侦探的人指证出来那就游戏结束了，所以通过诡计来掩盖真相应该很正常吧？”

“照这样说，这与她一开始的袭击就是矛盾的啊。”

“那倒是……”

“我想这次的黑之挑战应该跟往常不同，并不是揭穿案犯身份就宣告结束了。不管他们有没有被揭穿，总而言之，只要杀掉乔尼·亚普和我这两个目标，那他们就得到了胜利，他们应该是按照这个原则行动的。”

“嗯……的确，这次的‘黑之挑战’从一开始就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委员会的阴谋呢。说到底，搞不好游戏胜利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活下来。”

“嗯，只不过，也许只有‘禁止伤害侦探’这条规则还是必须要遵守的，证据就是电脑里没有登录结姐姐大人的照片。”

“这就太好了，我能挡在你前面保护你。”

“你老是说这种话啊。”

“虽然委员会脑子里想的那些东西我都很讨厌，但这条规则我还是很喜欢的。”

因为这样我就能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侦探了。

保护别人，拯救别人，成为别人眼中的英雄。

“就算这样你也不能乱来，”雾切有些困扰地说。“不要觉得狗急跳墙的犯罪者还会遵守规则。”

“我知道的啦。”

这跟规则没关系。

不管有没有规则，我理应都能成为一个保护别人的侦探。

“说到这里，还是回到正题……”雾切说。“我认为杀害乔尼·亚普的人不可能是‘飞刀’。假如是她向着乔尼开了一枪，就跟结姐姐大人推理的一样，她只能以躺在地上的姿势对着天花板上的小洞开枪，但她没有理由这么做。”

“好吧，这一点我承认。那按照排除法，凶手就是剩下的‘TAC50’了。”

“是啊。”

“但我还是要说，游乐园里没有比摩天轮更近又更高的地方了啊？还是应该把现场留下的弹道当作是障眼法吧。”

然而假如那是障眼法，那问题就回到了到底是谁又是出于什么目的进行了这种伪装上面。对于那些刺客来说，他们隐瞒自己的案犯身份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TAC50”到底在什么地方，又是怎样狙击了乔尼呢……？

“我说，雾切妹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问道。“这些刺客会不会互相合作？还是说他们都是在单干呢？感觉他们对利科和乔尼步步紧逼的那个架势就好像是在互相配合……”

“考虑到‘M60’和‘德拉贡诺夫’的情况，这些人说不上相互合作吧，应该认为他们都是在各行其是。”

“是吗……那要是乔尼没有逃进‘镜子迷宫’，他是不是就不会被杀了呢。”

“这个嘛……”

雾切深思片刻，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开始用瞄准镜观察游乐园内的情况。

“怎么了？”

“那栋黄色的建筑物……”

她指着入口大门不远处的一栋建筑物。

“是办公室和小卖部吧。”

“我们去看看吧。”

雾切突然开始往山下走。

“等、等一下啊。”

我们跟之前一样翻过围栏，从后门方向靠近那栋建筑物。门没有上锁，我率先进去。

于是我进入了一片空空如也的办公区。这里应该是以前游乐园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从事事务性工作的地方，四下随意摆着零星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完全是一副废墟的模样了，布满裂缝的墙上贴有海报，日期都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了。

“结姐姐大人，看你脚下。”

雾切说。

“嗯……？好像没什么……”

“几乎没什么灰尘啊。”

“啊，真的。”

“外面的雪倒还比较容易伪装，但室内的灰尘一旦踩乱就很难复原了，所以索性全都扫干净了呢。”

“就是说最近有人来过这里？”

“嗯。”

当然是跟这次“黑之挑战”有瓜葛的人了。

雾切环视了一圈整个房间，目光落在了墙上的黑板上，这种黑板应该是用来当作日程表的，四边大约各一米，上面印着表格线，没有写什么内容。

“结姐姐大人，这边，”雾切向我做了个手势，示意我走到墙边。“要是你站得太中间说不定会被打中的。”

“你说被打中……从哪里打啊？”

“你看。”

雾切突然抓住黑板的边框反复上下摇晃起来。

于是黑板被她从墙上取了下来。

之前挂着黑板的那面墙上有一处奇妙的凹陷，里面摆着一台摄像机，跟我们在“镜子迷宫”里见到的那台是一样的。

仔细看来，黑板上有一个小洞，看来摄像机就是通过这个小洞拍摄室内的。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接下来告诉你。我们到隔壁房间去吧。”

我们打开门走出去。

狭小的房间里摆放着柜台和货架，应该是以前的小卖部吧，我们藏进一个小角落里，把头靠在一起。

“结姐姐大人，你刚才不是问我要是乔尼·亚普没有逃进‘镜子迷宫’会怎么样吗，我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嗯。”

“就算他没有逃到‘镜子迷宫’里，打个比方，就当他逃到了这边这栋办公室所在的建筑物里好了……即使如此，他仍然会遭到狙击。”

“原因是那台摄像机吧，那是‘TAC50’为了确认目标所在位置而设置的对吗？”

“是的，也就是说，‘TAC50’到处都设置了摄像机，不管目标来到哪个地方，从他所在的位置都一样能够狙击。”

“真有……这种地方吗？”

“从‘镜子迷宫’的弹道来考虑，子弹毫无疑问是从高处发射的呢。然而四周根本没有这样一个高处能够进行狙击。”

“雾切妹妹，难道说，你已经想到狙击手在哪里了？”

“嗯。”

“不、不会吧，你什么时候……”

“游乐园里是有提示的，在这个提示的基础上将一个又一个事实叠加起来，答案自然就出来了。”

·乔尼被人从高处透过天花板上的小洞狙击。

·沿着我们推测出的弹道倒推回去，周围不存在能够进行狙击的高处。

·狙击手四处设置摄像机，借此确认目标的所在位置。

“……搞不明白。有没有可能对方是坐着直升机在上空盘旋，从那里狙击的？”

“这个想法很有趣，但我们没有见到直升机，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啊。”

“那就是在更高的上空，从8000米左右的高度……”

“在这个距离下要让12.7毫米的子弹准确命中目标的头部首先就是不可能的。”

“抱歉，我乱说的，”我撅起嘴。“但是位于高处的狙击点哪里都找不到啊，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吧？”

“嗯，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只能从另一个视点来思考了。”

“另一个视点……说起视点的话，狙击手特意设置了摄像机用来确认目标的所在位置对吧，这就是说，从狙击手所在的位置无法通过瞄准镜或是肉眼看到目标……是这样吗？”

“没错。”

“这就奇怪了，既然从狙击手所在的位置看不到目标，那他要怎么让子弹击中目标啊？子弹只能直线飞行，所以目标理所当然要位于这条直线上能够看到的位置……”

我说到这里一下子恍然大悟。

子弹是直线飞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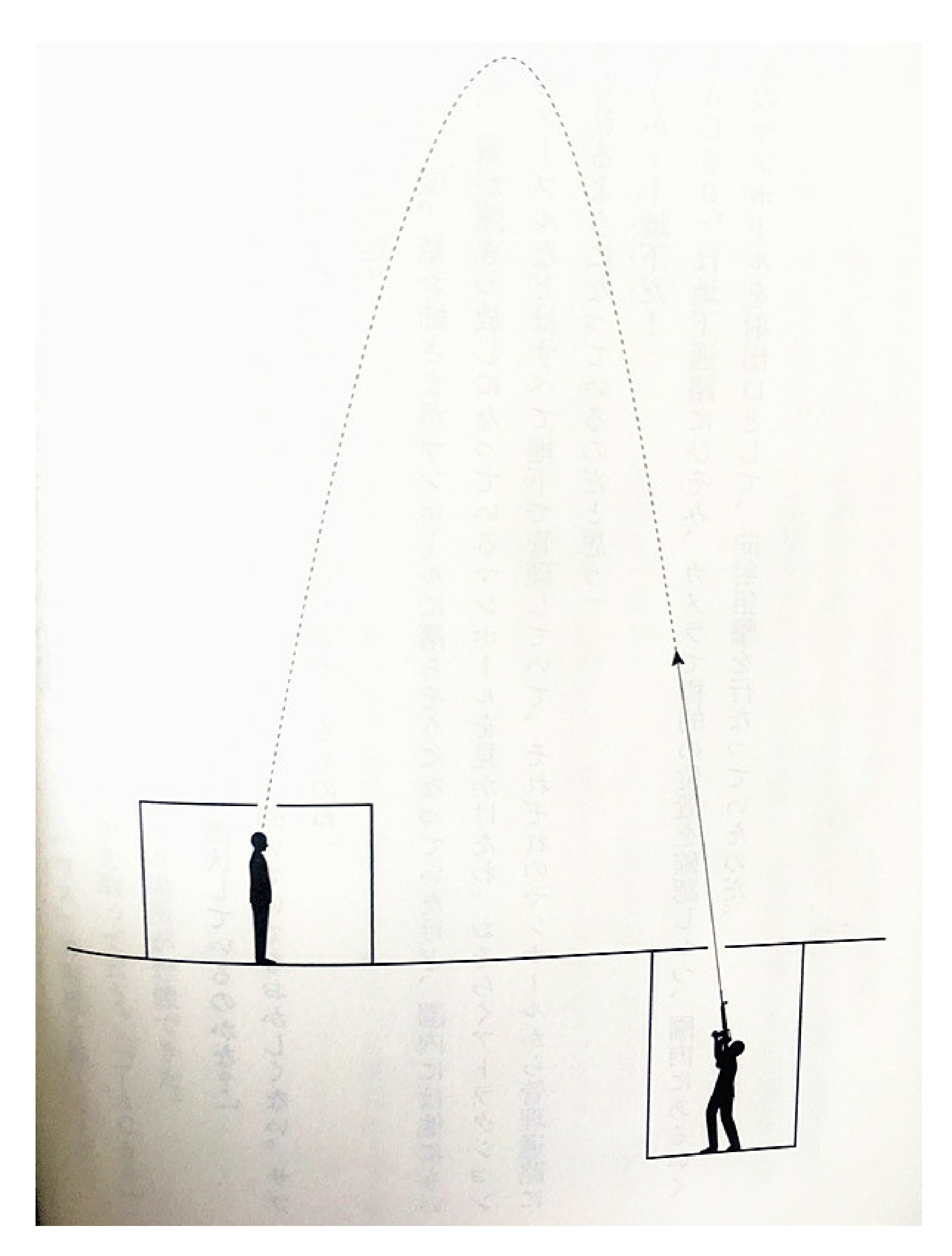
在之前的训练中，我明明已经亲眼目睹过很多次了……子弹沿一条直线飞行，这不过是一种概念罢了，实际上，由于风力、空气阻力和重力等影响，子弹完全有可能上下左右大幅度偏移。

子弹不是直线飞行的。

想到这个事实之后——

我能够想象出狙击乔尼的案犯“TAC50”在什么地方了。

“雾切妹妹，我也明白了！”我拉着雾切的手说。“‘TAC50’根本就不在高处，就算他不在高处，也一样能够划出一条‘镜子迷宫’里那样的弹道！就是划出像山峰那样的抛物线，向着上空发射子弹的曲射！”



“果然厉害啊，结姐姐大人。”

雾切展颜一笑。

“这就是说，‘TAC50’果然就藏在这附近的山里面吧？”

“不，如果是那样的话，利科他们理应会听到更加清晰的枪声才对，就算安装了制退器，声音也会相当大呢。”

“那……在哪里？”

“刚才结姐姐大人你不是差一点掉进地下井吗，我在游乐园里看到其他还有不少盖子打开的地下井，想必这些娱乐设施的电源线应该全都埋在地下，通过这些地下井就能够下到

它们各自的线路管理通道里面。”

“这样啊……是在地下！”

“TAC50”藏在地下通道里，一面用摄像机确认目标的所在位置，一面把游乐园内的这些地下井当作子弹的射出口进行曲射狙击。

“话说回来……这人居然用视情况能飞行三四千米不等的五十口径子弹来进行抛物线狙击，一般情况下谁会想得到啊……”

“嗯，我想这是一个跟乔尼·亚普同等水平——或许还要在他之上的狙击手。”

“实际情况下，向着上空发射的子弹真的能保持足够大的动能杀死一个地面上的人吗？”

“发射礼炮时向着上空发射的子弹落下来偶然击中人致人死亡，至少是有过这种案例的。”

“哦……是这样吗。”

既然是五十口径的子弹，向着上空发射后再落下来大概需要几秒钟，狙击的时候必须把这一情况也计算在内，这比一般的水平射击要困难许多。

“这下密室狙击之谜算是大概搞清楚了，不过话说‘飞刀’为什么会倒在‘镜子迷宫’里啊？”

“她的确是去追赶乔尼·亚普了，会不会是遭到了他的反击呢。然后在她受到反击暂时失去意识的时候，乔尼遭到了狙击，她应该也不大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

“要说可怜也的确有点可怜啊……”虽然我毫无同情她的意思。“然后呢……我们要拿‘TAC50’怎么办？也不能放着他不管吧……他肯定随时准备狙击来救利科的人。”

“我们主动出击吧，”雾切表情凛然地说。“我有个主意，要不要听？”

“当然！”

6

我们从游乐园外绕了一大圈，再次回到“镜子迷宫”。

游乐园的地下遍布用于管理线路的通道，可以从各个地下井出入，我们从这许许多多的地下井中随意选出了一个。

我们把数码相机绑上绳子放到地下井里拍摄，藉此确认下面是否安全。

看样子下面没有人。

我和雾切默默无语地互相点头致意，我首先爬上了通往地下的梯子。

地下通道比我想象中的宽敞，足够让我站直身子走路，只不过通道面积的一半以上都被电缆和管道占据了，还是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逼仄感。不仅如此，可能也是因为长时间都无人问津的缘故，这里的气味相当糟糕，像是沉淀的空气一层一层累积起来形成了旋涡一样。

通道前方可以看到工作照明灯的点点灯光，这里比地面上暖和，所以身体倒还不觉得怎样，但潮湿的空气让我的皮肤很不舒服，要在这里待上好几个小时的话就太痛苦了。

“我们快走吧。”

我们沿着通道往前走，尽量不发出脚步声。

每当通道拐弯的时候，我们就会暂时停下脚步，小心谨慎地用数码相机查看前方的情况。

拐过好几个弯之后，我们用相机查看前方，发现液晶屏幕里出现了蠕动的人影。

有人！

我冲着雾切使了个眼色。

这里是地下通道的尽头，那个块头很大的男人正坐在椅子上一边吃甜甜圈一边看着摆在桌上的显示器，简直像是地底人的住处。

他似乎还没有发现我们。

距离差不多15米吧。

趁他没发现我们，从拐角处一下子跳到通道中央，快速狙击这名男子——这有可能实现吗，对方毫无疑问是跟乔尼一个级别的狙击手，我们还没来得及瞄准目标的时候对方可能已经扣下了扳机，那就完蛋了。

不能鲁莽行动，我们必须慎重而精确地瞄准目标。

保证在绝对不会打偏的情况下与他对峙，这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条件。

我牵起雾切的手。

她好像想说什么，于是我撩起她的刘海，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

如果雾切想出来的这个作战计划能够按照预想进行，那就没有任何问题，要做的工作都很单纯。

来吧，我们做个了结——

就在这时。

我的鞋尖碰到了什么东西。

那或许是个随处可见、毫无出奇之处的螺丝钉……它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在地上滚动起来。

大汉吃了一惊，看向这边。

我赶紧伸手去抓螺丝钉，一不小心身体从拐角处探了出去——

视线相交。

“你这家伙……”

男子声音干涩地说，听起来好像他已经好几年没有机会跟人说话了，嗓子完全嘶哑了。

男子手上握着的不是“TAC50”，而是一把手枪，理所当然地，枪口是朝着我这边的，他可能早已做好了准备以便随时能够开枪。

我的腿僵在原地，动弹不得。

“你就是……‘TAC50’？”

我用颤抖的声音问。

“喂，你这家伙……四眼丑八怪……另一个呢，比较可爱的那一个到哪儿去了？”

四、四眼丑八怪？

说得真是过分，虽然我也没往心里去……看样子他还没发觉雾切也在这里，光是能够确定这一点也算不错了。

我索性破罐子破摔，想试着说服他。

“这真的是你理想中的游戏吗？为了这种事情被委员会随意利用，难道你就不会不甘心——”

“闭嘴，丑八怪，赶快给我把另一个人带来，我要在你面前强奸她，然后先把你杀了，在你的尸体面前再强奸她一次！”

“开什么玩笑，蠢货！”

我不由得叫了起来。

这也不能怪我啊，那种男人！

“……什么？你说什么？”大汉明显变了脸色。“你这家伙，有没有搞清楚自己现在是什么情况？”

他做了个把枪口往前一伸的动作。

“不，那个……我只是一不小心骂了一句……完全没有恶意……”

“你以为自己是侦探我就不会开枪是吧？你以为我会害怕这种微不足道的规则？”

“……你敢开枪吗？”

我正面转过来，挺起胸膛。

大汉一瞬间皱了皱眉头。

“你说什么？”

“你要是敢开枪的话一早就开枪了！你，绝对，不敢对我开枪！”

“怎么不敢了，丑八怪！”

大汉毫不犹豫扣动了扳机。

气体从枪口喷射而出，与此同时子弹旋转着飞出。

套筒往后一弹，空弹壳蹦了出来。

枪口焰几乎灼痛我的眼睛。

枪声回荡在狭窄的通道里——

对我而言，这一切感觉像是慢动作一样。

我还来不及尖叫出声——

子弹就击中了我的额头。

碎片飞散开来。

它们是那么明亮耀眼……

一枚又一枚碎片中映出大汉惊慌的表情。

“啊？”

我在大汉的眼前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匍匐在地架着枪的雾切，她像变戏法一样突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大汉开枪击中的是一面很大的单面镜，是从“镜子迷宫”拿来的。我们把这面镜子放在通道拐角处把它呈四十五度角立起来，我站在拐角处的前面。这样一来，在大汉看来就像是我站在通道中央一样，这样一个古典的镜子诡计，昏暗而狭窄的通道正是让这个诡计成功的最佳条件。我尽最大努力发挥自己三脚猫的演技挑衅对方，让对方露出破绽。

在此期间，单面镜的后面，雾切一直保持匍匐姿势架着雷明顿M700。

当然，我的枕头正垫在枪托下面。

她的准心已经完美地对准了大汉。

大汉发觉事情不对，正要扣动手枪扳机，雾切却不当一回事地一枪将手枪击落，然后以行云流水般的动作迅速把下一发子弹上膛。

“不要动，否则就只能杀了你了。”

雾切用冰冷的声音宣布。

大汉放弃了抵抗，举起双手。

桌上正好有一副手铐，于是我用这副手铐把大汉铐在了管道上，一想到他打算拿这副手铐做什么我就觉得不寒而栗。

“你可以祈祷一下，看是委员会先来把你带走，还是警察先到。”

雾切俯视着大汉说。

“太危险了，先把枪收起来吧。”我抱起重量足有12千克的“TAC50”。

“还有这把。”

然后捡起落在地上的手枪。

这时我突然发觉旁边的墙壁上有一扇小门，门上写着“电源管理室”。

我好奇地打开门一看……黑暗中闪烁着电源开关五颜六色的灯光，一名女性躺在地上，身上穿着毛茸茸的白色衣服。

“雾切妹妹，那难道是……”

是“飞刀”。

她的吉利服破破烂烂，胸口大开，地上有斑斑点点的血迹。

她双目圆睁盯着天花板。

“……你对她做了什么？”

雾切瞪着大汉问。

“你想知道细节吗？”

大汉这样说着，笑了起来。

雾切默不作声地转过身去背对大汉。

7

我们爬上地下井的梯子来到外面，感觉就好像在地底下闷了好几十年一样，清新的空气渗透我的全身，阴沉的天空似乎也变得晴朗了。

问题果然在于精神上的主观感受吗。

不管怎么说，这个游乐园已经安全了。

我们赶紧跑向利科所在的地方。

半路上定位器突然响了起来。啊，对了，我都忘了还有这玩意儿，我从口袋里取出定位器把它关上。

“利科！我们来救你了！”

我冲他喊道。

利科仍然躺在一片血泊之中，他那身装腔作势的行头被血染成黑红色，到处都是枪弹打出的破洞，惨不忍睹。他脸色惨白，几乎跟雪没什么差别了，刘海被汗水打湿，贴在额头上。

雾切检查了一下他的脉搏。

“虽然相当微弱，但还有脉搏。”

“利科，都结束了！”

我向他大声喊道，利科的眼睛微微睁开了一条缝。

“结小姐……响子小姐……”

他眨巴着眼睛仰望我们。

“已经没事了。”

我脱下外套盖在他身上。

我用手机报警并叫了救护车，虽然来的也有可能是乔装成急救人员的委员会，但他们应该不会那么没有公平精神，在游戏结束后还要把他带走。

“结小姐……”

利科发出痛苦的声音。

“怎么了？很难受吗？”

“我一直在等……人工呼吸……”

“你又没有停止呼吸，没那个必要吧。”

“那我现在……死一下，停止呼吸……”

“别！行了，你就乖乖躺着吧。”

还是平时那个利科，看样子他还挺有精神的。

受了这么重的伤他还保住了性命，不知道是应该归功于他迅速采取了自救措施，还是单纯只是运气好……也许两者都有吧。

不经意间我瞟了一眼雾切，她正一脸严肃地注视着手里的某样东西。

“你怎么了，雾切妹妹？”

“这个……”

她拿在手里的是定位器。

“这个怎么了？”

“有件事我放心不下……”

她脸色不大好。

就在这时，我目睹了可怕的一幕。

雾切背后的雪——

悄无声息地膨胀起来——

等到我反应过来时已经变成了一个人形。

那个人身上披着毛茸茸的像是皮毛一样的东西，手上的小刀闪烁着银光。

是“飞刀”！

她还活着！

雾切妹妹——

就在你后面！

我甚至来不及出声。

雾切注意到了我的表情，回头看去。

她的三股辫翩然飞起——

高高挥起的小刀闪烁着耀眼的光。

一瞬间小刀就会落下。

生命一瞬间就将断绝。

绝望之中我双膝一软跪倒在地。

就在这个瞬间，“飞刀”的额头上突然一响，爆裂开来。

鲜血飞溅。

她中枪了？

她仰面朝天缓缓倒下。

就好像她本是生于雪中，最后也将逝于雪中一样。

我看着利科，他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状态，躺着没动，手里只握着一部手机。

不是他。

那是谁？

雾切微微张着嘴哑口无言。

正在她打算开口说话的那一瞬间——

右边的缎带悄然散开了。

第三章·完

body class="calibre">

第四章 Life is what you make it

第二天，上午十点。

我和雾切换乘电车到大学医院去了一趟。候诊室里的沙发上坐满了等着就诊叫号的人。

我们在前台申请到普通病房探视病人。

“请问住院病人的姓名是……”

我回答说是御镜灵，对方表示没有这样的病人。

“咦，可是……”

“结姐姐大人。”

雾切扯了扯我外套的衣摆，她默默无语地将视线投向候诊室的沙发。

那位装腔作势的先生正坐在那里。

他似乎自以为已经跟周围的风景融为了一体，但他特殊的气质果然还是令人很难忽视。

我们从前台旁离开，向他走去。

“利科，你已经可以出院了？”

我冲他打招呼，他耸了耸肩。

“总而言之我们先从这里出去吧。”

他说着站起来，像平时那样把上衣搭在手臂上，自己一个人先从医院里出去了。

我们跟在他后面。

我们来到紧挨在医院旁边的公园，并排坐在长椅上。

树荫下的残雪在冬日柔和阳光的照耀下缓缓融化，看起来像是住院病人的老人在护士的陪同下在公园里散步，孩子们打着雪仗。

“我们还带了很多东西来探病的呢，”我在纸袋里摸索着。“这个……比如说鲜花啦、九连环啦、初中的课本啦、还有宇宙方面的书啦……”

“因为从很多方面来说我所处的立场都比较麻烦，所以就从医院里溜出来了，”利科苦笑道。“你看，比如说某个国家的某个机构，或是某个黑帮组织……”

“这样啊……毕竟你是稀有人物，很多人在追你嘛。你的伤没大碍了吗？”

他脖子上缠着的绷带看来令人心痛。其他接受过治疗的部位藏在衣服下面看不到，所以乍看之下似乎没什么问题了，但他的脸色还是不大好。虽说是迫不得已……但受了那么严重的伤之后，过了一个晚上就从医院里溜了出来，这果然还是不合常理。

“虽然还会痛，不过伤口总会愈合的，倒是因为失血太多，感觉有点头晕目眩的呢。结小姐，能不能让我在你脖子旁边吸一点血？”

“输血倒是没问题，吸血还是不要了。”

我用围巾裹住自己的脖子。

利科平静地一笑，盯着坐在他旁边的雾切侧脸瞧。

“响子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有点生气呢。”

“我一直都是这个表情啊，”她这样说道，眯起眼睛。“利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请说。”

“狙击前来救援的同伴……这是狙击手的惯用手段。你该不会早就知道乔尼·亚普还活着吧？”

雾切这样问道，利科报以笑容，那笑容仿佛将感情藏进了心灵深处的某个角落。

“怎么会呢，我有什么理由要为他作出那么大的牺牲？”

“是啊……但是从结果上来说，你们成功地把本来打算放弃游戏的我们引了出来。敏锐如你，只要看上一眼‘黑之挑战’的那些内容，应该就能预料到我们会放弃游戏。”

“我的直觉可没那么强啊，”利科手指交叉放在膝盖上，略微把头低下说。“但是，你们两位能来救我，我真的很开心啊，我深刻体会到了被英雄救下的公主是什么样的感受。”

“公主，是吗……”我定定地盯着他看。“说实话你到底是哪种？”

“哪种都无所谓吧。”

他这样说着，露出一个恶作剧的笑容。

“这次之后不要再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做些傻事或是利用别人了，”雾切一脸无可奈何地说。“还有，你最好不要找什么理由死在二十岁前，那样太幼稚了。”

“……今天你说话格外不留情呢。”

“差不多昨天晚上开始她就一直这样，”我压低声音告诉利科。“是不是因为输给了乔尼呢？”

“结姐姐大人。”

“抱歉，没什么。”

“顺带一提——”利科说。“躺在‘镜子迷宫’里的尸体似乎是一个名叫乔舒亚·林德伯格的美国人，是个程序员，这是通过DNA鉴定后查到的。”

“啊，那是……”

“似乎就是那个编写了‘M4’无人武器程序的人吧，他也是当时身在现场的刺客之一呢。不知道乔尼先生是事先还是事后知道的，由于他们两人外表相似，因此他把这个人拿来当成了自己的替死鬼。”

“如果是偶然的话是不是太凑巧了？”

“不过乔尼先生的确没有参与‘黑之挑战’的选拔，这是事实，我可以保证这方面的公平性。尤其是最后一次，委员会是有意投来了一封不合常理的挑战书，专门用来对付乔尼的。”

“唔嗯……既然利科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还是会相信的啦。”

根据利科提供的情报，按照推测，在“镜子迷宫”里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

乔尼在“飞刀”和“M4”齐射的步步紧逼之下逃进了“镜子迷宫”，恰好撞见了正潜伏在里面的乔舒亚，从后面追上来的“飞刀”也加入战局，三人展开了一场混战。

结果乔尼一个人取得了胜利。

想必他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想到了要实行“伯尔斯通弃子法”，或许他也有可能是在注意到天花板上的奇妙小洞或是单面镜之后想到的。

乔尼故意在摄像机前现身，等待“TAC50”扣动扳机，他听到枪声从地下传来之后，让乔舒亚站在指定的地方，子弹的滞空时间差不多有五秒钟以上，听到枪声之后再行动也完全来得及。顺带一提，在这个时候乔舒亚如果没有昏迷那就应该已经被杀了。

曲射狙击将乔舒亚的头部打得粉碎，这下乔尼就有了一具代替自己的尸体，乔尼给尸体穿上自己的衣服，离开了现场。

此时他也没有忘记带上自己的枪。乔尼的枪之所以不在现场，是因为他本人把枪带走了。

在此之后，乔尼藏了起来以免被冲进“镜子迷宫”的利科发现。镜子迷宫里应该不缺能够藏身的地方。

可以想见，利科离去之后乔尼就从后门出去，之后一直潜伏在附近。

对于自己的同伴利科，他也想让对方误以为自己已经死亡，我想这一行为的意图果然还是把我们引到现场来。乔尼一死，利科自然会跟我们联系，把这一情况告知我们。

至于乔尼有没有预料到利科会身受重伤几乎丧命，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想他大概早就预料到了。

这一切利科自己究竟掌握了多少……

这个答案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

“响子小姐你是什么时候发觉乔尼先生还活着的？”

“很遗憾……是在定位器响起来的时候。”

“定位器？”我一偏头。“说起来我们往利科那边跑的时候，定位器确实响了起来……”

“那个时候响起来倒是无所谓，问题在于，我们接近乔尼的尸体之时，定位器并没有响。要是我能早点注意到的话……”

“嗯？我不大明白……”

“你看，结小姐，请你回想一下乔尼先生说过的规则吧，尤其是跟定位器相关的——”

“一人一个，游戏过程中要随身携带，丢到一边或是藏在某个地方都视为违规行为。”

“我们检查乔尼的尸体那个时候，定位器不是没响吗，也就是说定位器不在尸体附近，有人把它拿走了。”

“嗯……然后呢？”

“现场有两样东西不见了，乔尼的枪和游戏中使用的定位器。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吧，当时乔尼还活着，并且打算把游戏继续玩下去，他之所以把定位器拿走是因为不想违反规则啊。”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也忽略了定位器的问题，不过同一队的定位器是不会响的，发现不了也是没办法的事呢。”

利科面带笑容说。

“之后乔尼完全没跟你联系吗？”

我问。

“嗯，完全没有，事到如今他也成了委员会的通缉对象，应该不会再见面了吧，这个时候说不定他正坐着飞机在某片遥远的天空之上飞行呢，他说过要出去旅行的。”

“赢了就跑啊……哎，算了，反正我也不想再被扯进这种游戏里了，真是给人添麻烦。”

“不过很开心对吧？”

“一点都不开心！”我提高声音说。“你也是，搞得这么遍体鳞伤的，亏你还说得出什么很开心。”

“本来就很开心啊，不过我也同意你的意见，这种事情不想再来第二次了。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会专心养伤，乖乖地去过隐姓埋名的生活。”

“你要走吗？”

“嗯，我打算按照之前的计划到美国去，接近这个世界上未解之谜的核心，”利科这样说着，凝视着我。“你会觉得寂寞吗？”

“嗯……会吧。”

“我也会觉得寂寞的。”

“反正又不是你的心里话。”

“呵呵……你说呢。”

利科露出笑容蒙混了过去。

如果可以的话我是很想把他留下的，身为一个侦探，实在没有比他更可靠的同伴了。

然而我又不由自主地觉得，要是以后还要把他牵连进来，他一定会做些近似于自毁的事情，迎来破灭的结局，我不想看到他那个样子，相比之下我更想看到他长大了之后带着有些羞涩的笑容谈起这次案子的模样——我是这样想的。

“那我们差不多是时候走了，”我站起来说。“这些本来是探病的礼物，就当作给你的饯别礼物吧。”

我把纸袋子交给利科。

“非常感谢，”利科护着腿站起来。“我叫了出租车，你们去坐吧。”

公园旁停着一辆出租车。

这孩子果然很会办事。

雾切把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

“那就再见了。”

说了这么一句之后就走向了出租车。

“再见了……我说，你是不是走得太快了？”利科一脸无可奈何地说。“她还是这么酷啊。”

“其实她还是有不少可爱的地方的。”

我笑着说。

“不过这样正好，”利科压低声音。“我一直在想着要怎么跟结小姐你独处呢。”

“怎么回事？”

“乔尼先生让我在这次较量结束之后把这个交给结小姐。”

利科从搭在手臂上的上衣里面取出了一把小小的钥匙，上面挂着一个牌子。

“他说过要是你们赢了游戏会有奖品的，这个似乎是参与奖。”

“我不要。”

“……呵呵，的确，反正不会是什么好东西的，”利科耸了耸肩。“我替你扔掉吧？”

“不，还是给我算了……只有我一个人的？”

“嗯，他说只有结小姐能拿到参与奖。”

“真是古怪。”

我接过钥匙。

一瞬间利科冰冷的指尖碰到了我的手。

利科突然把我紧紧抱住。

“哈哈，果然还是怕寂寞吧？”

“——请你不要再和委员会扯上关系了。”

他把脸埋在我怀里说。

“什么？”

“这样下去结小姐你会没办法回头的。”

“你在说什么呢，我没事的啦，倒是雾切妹妹她……”

利科缓缓地放开了我。

“抱歉，请你忘记刚才的话吧。”

“利科……”

“我很庆幸能够遇见你们两位。”

我们最后握了握手，彼此告别。

再见了……利科。

我坐进出租车，雾切一脸怀疑的表情看了我一眼。

“花了这么长时间啊。”

“嗯……差不多吧。”

雾切怀里抱着一个纸袋子放在膝盖上。

“咦？那个袋子你没给利科吗？”

“这是我自己用的。”

“是吗……”

关于这个纸袋子我没有再多问了，反倒是利科最后说的那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样下去结小姐你会没办法回头的。”

我没有把钥匙的事告诉雾切。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不应该告诉她。

一回到宿舍，我马上就去了食堂，把雾切一个人留在寝室里。我一边假装看电视一边查看手上的钥匙。

钥匙上的牌子写着数字和英文字母，我看了一下背面，上面刻着附近车站的名字。

看样子这是把车站储物柜的钥匙。

我把钥匙收进口袋回到寝室。

“我去买点东西。”

我跟雾切说了一句就出去了。

雾切没有说什么。

车站里学生和上班族往来如织，现在正好是午餐时间，餐馆门前纷纷摆出了午餐菜单的招牌。

我在人流之中穿行，来到车站内角落里的储物柜面前。

牌子上那个号码的柜门是……

找到了。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一转。

我战战兢兢地打开柜门。

我本以为柜子里会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然而里面却只有一个小小的黑色信封。

黑色信封——

看起来似乎跟之前的挑战书不大一样，但光是信封的黑色就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妙的预感。

信封上贴着一张便签纸，用英文潦草地写着一句什么。

“Life is what you make it!

—Johnny”

人生全看你自己——应该是类似于这样的意思吧。

我东张西望了一番，取出黑色信封，把柜门关上。

我站在原地查看装在信封里的东西。

信封里面是——

这是什么？

我在附近一家便利店里买了咖啡回到宿舍。

回到寝室，我正打算开门，雾切却突然从里面把门抵住了。

“结姐姐大人，等我五分钟。”

“怎、怎么了？”

“别问了。”

我按照她说的在门口等了五分钟。

“好了吗？”

“请进。”

我听到雾切的声音，于是打开门走进寝室。

雾切一脸紧张，在矮脚桌前正襟危坐。

矮脚桌上摆着一个精美的巧克力蛋糕。那是一家很有名的蛋糕店的蛋糕，上过好多次电视和杂志，我之前有一次跟雾切说过很想尝尝这家店的蛋糕。

“哇，这是怎么了？”

“我之前订的，刚刚才取回来。”

“是在我到处找探病的礼物的时候？不过真亏你能订到啊，应该很不容易吧。”

“我提前好几天订的。”

“你是什么时候……”

说起来她好像有一天很晚才从学校回来呢。

难道就是那一天……

“我们赶快来吃蛋糕吧。”

雾切把叉子和盘子摆在桌上，我正好买了咖啡，递给她一罐。

“不过为什么突然要买蛋糕？原来你对蛋糕很有兴趣的吗？”

“也没有那么感兴趣啊。”

“那是为什么？”

“结姐姐大人，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呃……是什么日子来着？”

“二月十四日，情人节啊。”

雾切这样说道，把切好的蛋糕递给我。

“这是我送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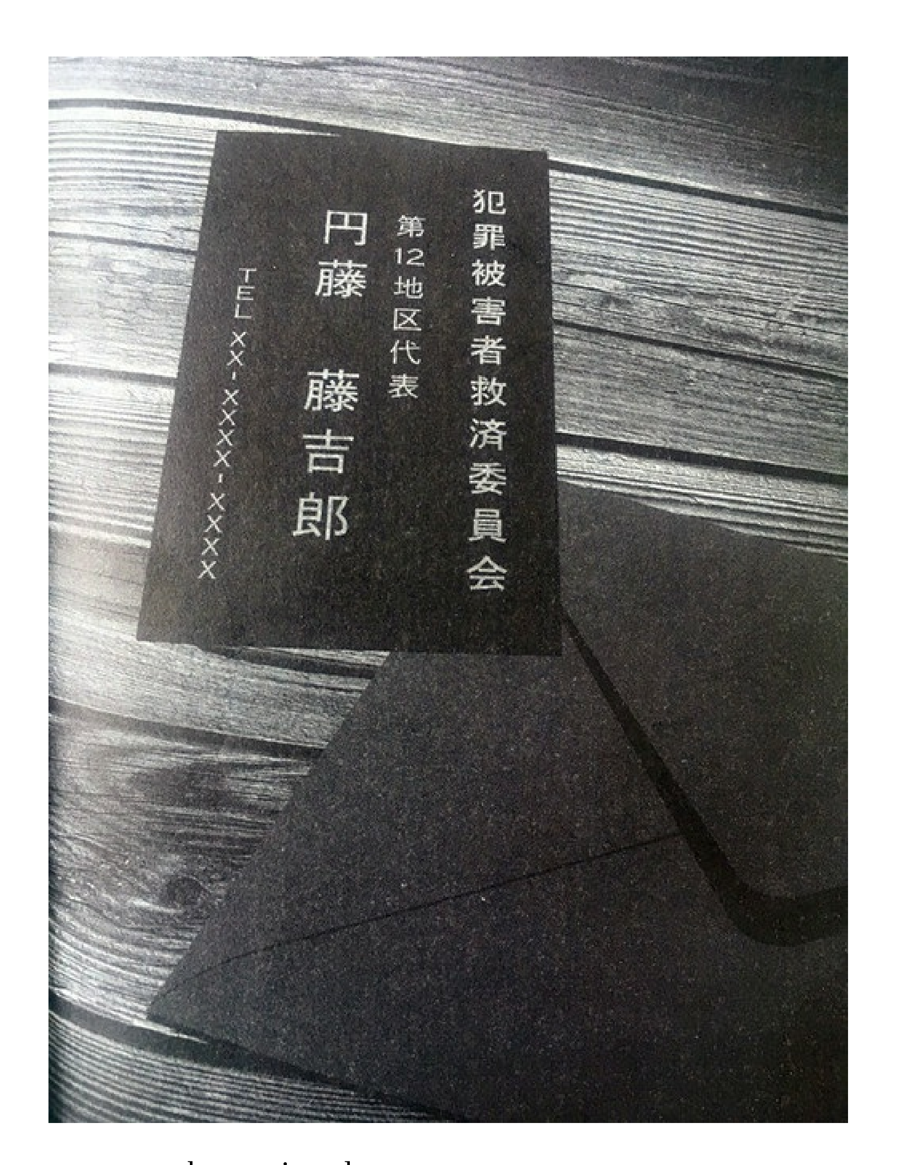
这正是我理想中的幸福时光。

然而。

我胸前的口袋里却装着黑色信封。

有种愧疚的感觉。

装在信封里的东西，那是——



——to be continued.

＜第六巻·完＞